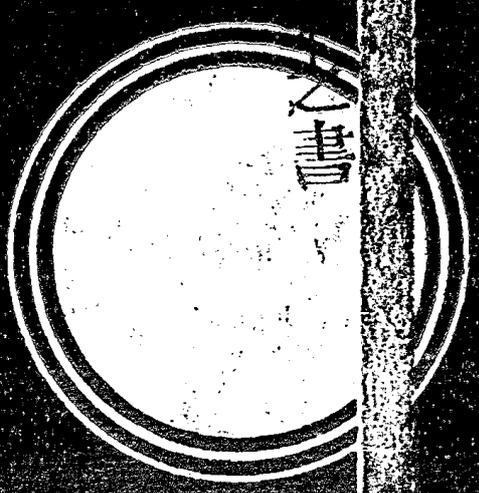


太平洋戰爭

蔡其斯所見之

蔡倫采夫著
方天白·徐穆翔合譯

呈繳之圖書



578.1
563
(627) / 2

國際經濟政治批判
會叢書之一

蘇聯所見之太平洋
爭霸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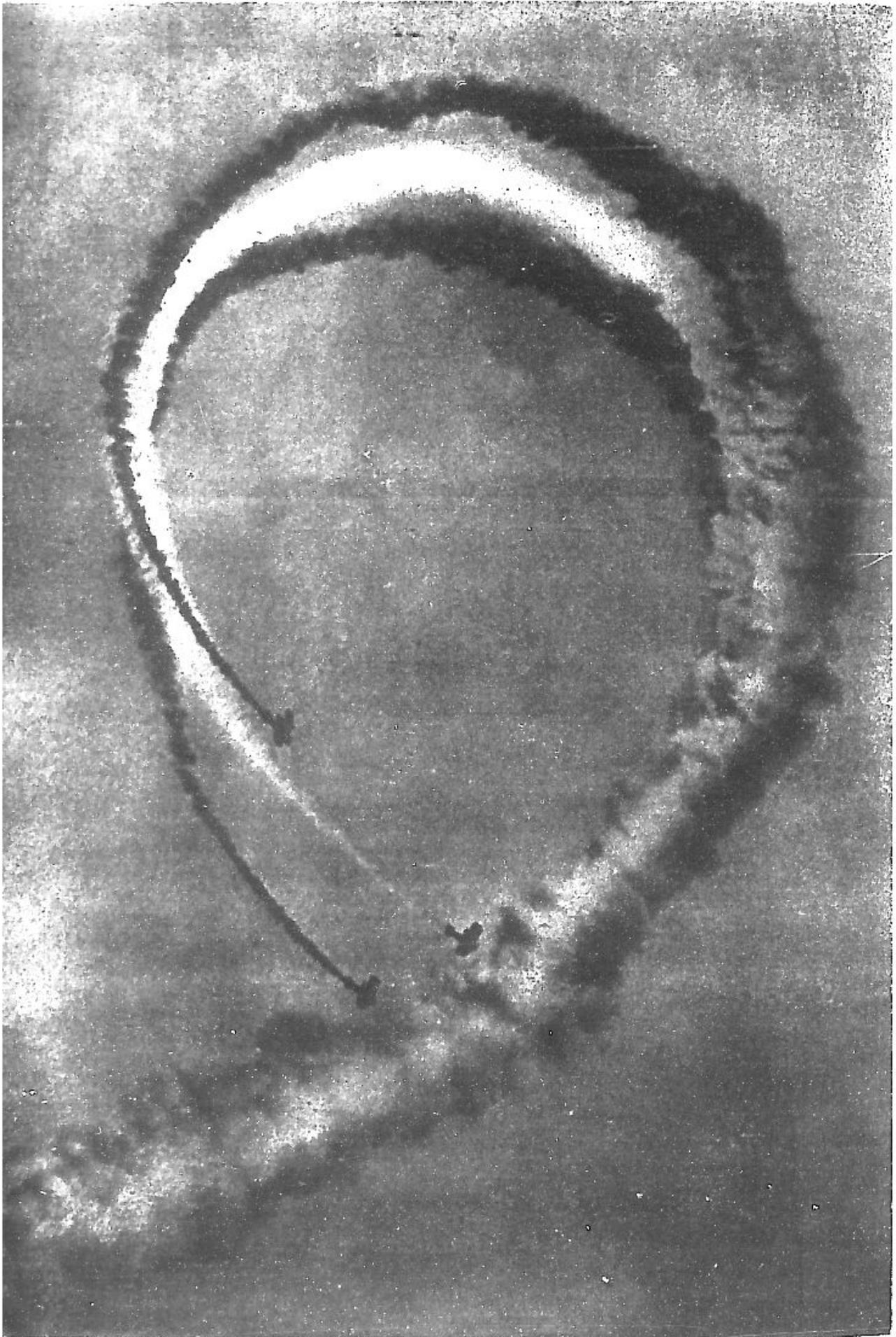
蔡倫采夫著

方天白·徐翔穆·合譯



3 0663 886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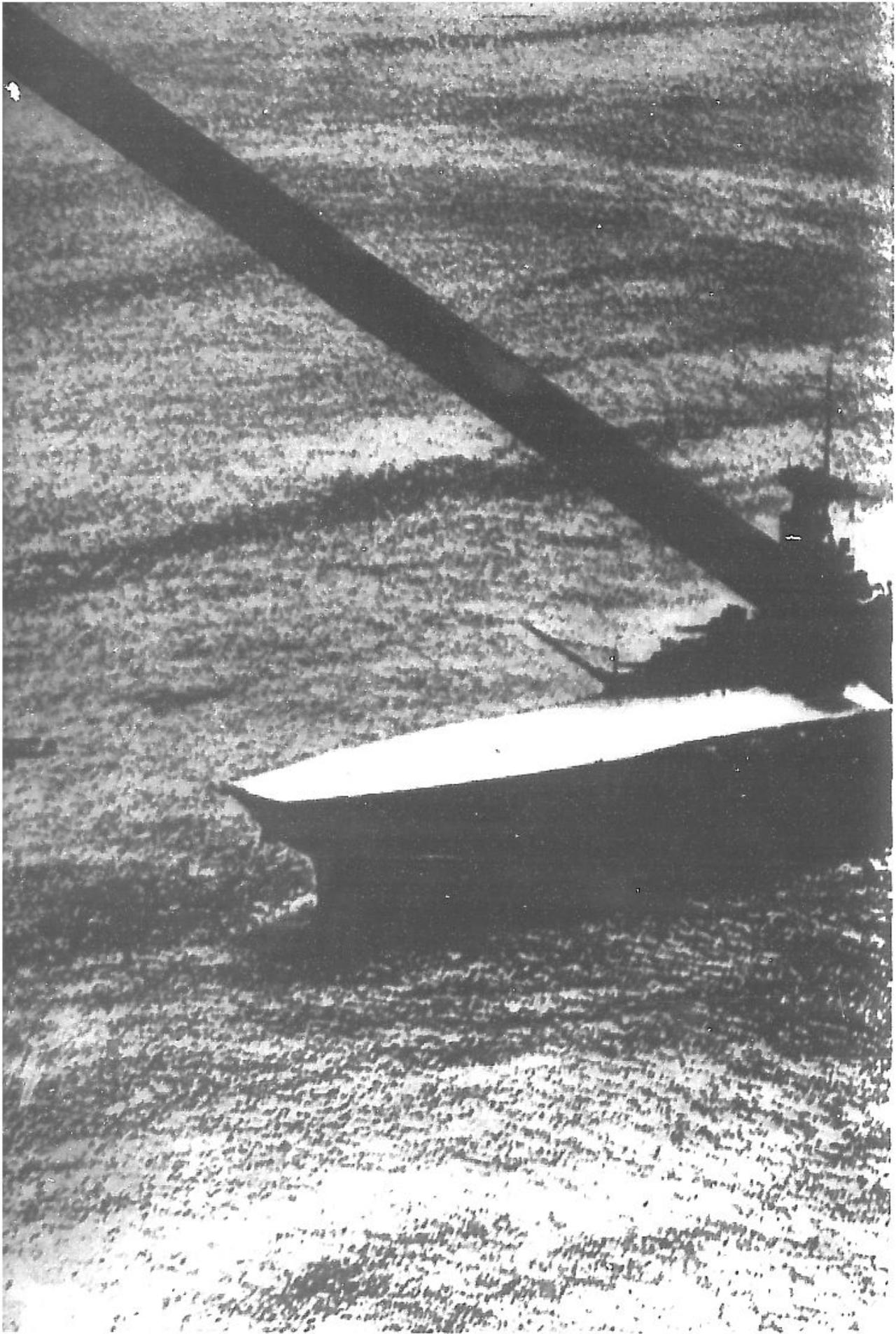
國際經濟政治批判會叢書之一



險惡的太平洋上之風雲



空母艦撒拉特加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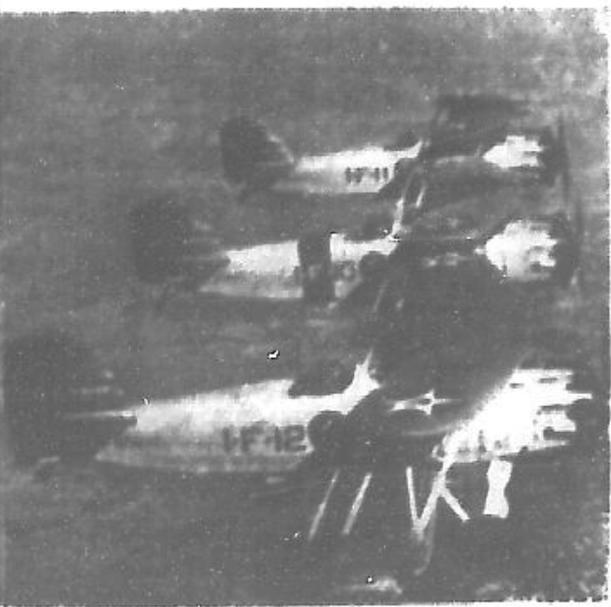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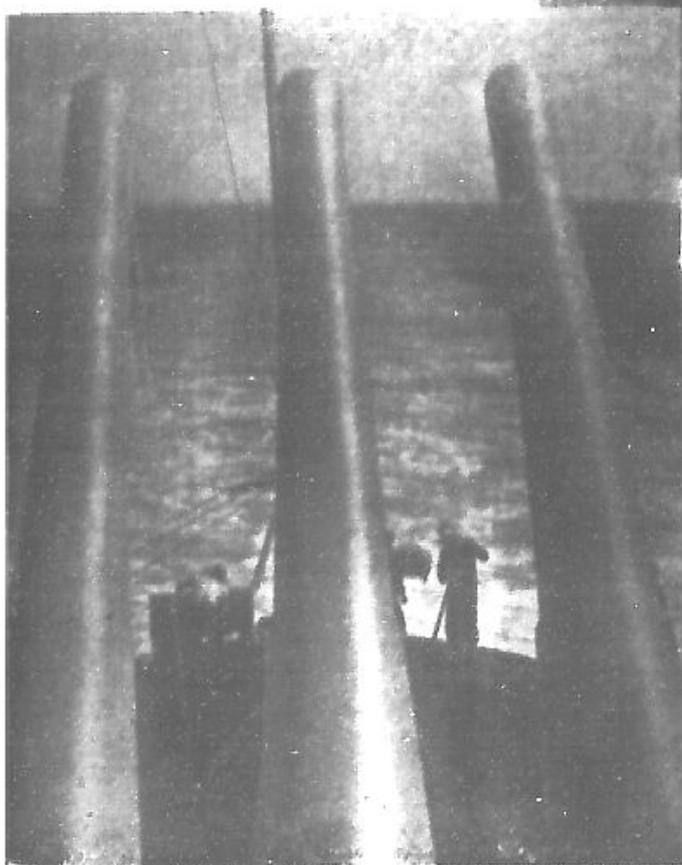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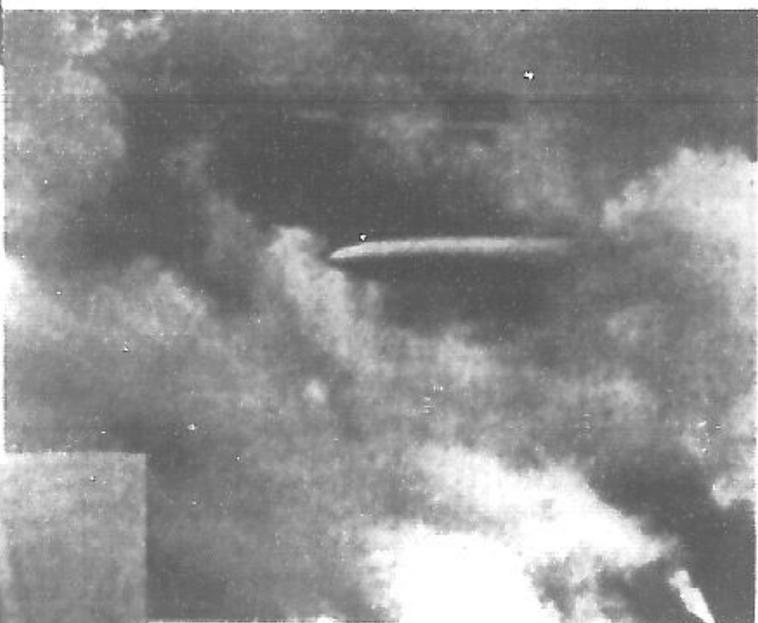
太平洋上之怪物——美國海軍航



海軍空軍大演習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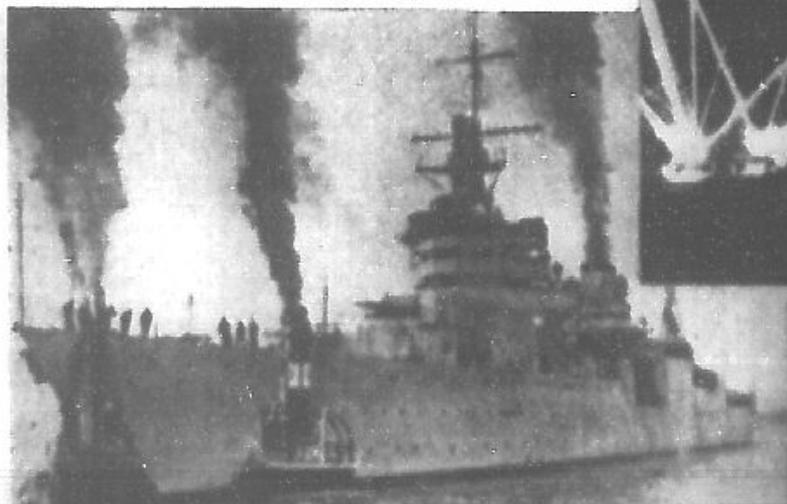
戰鬥艦上之巨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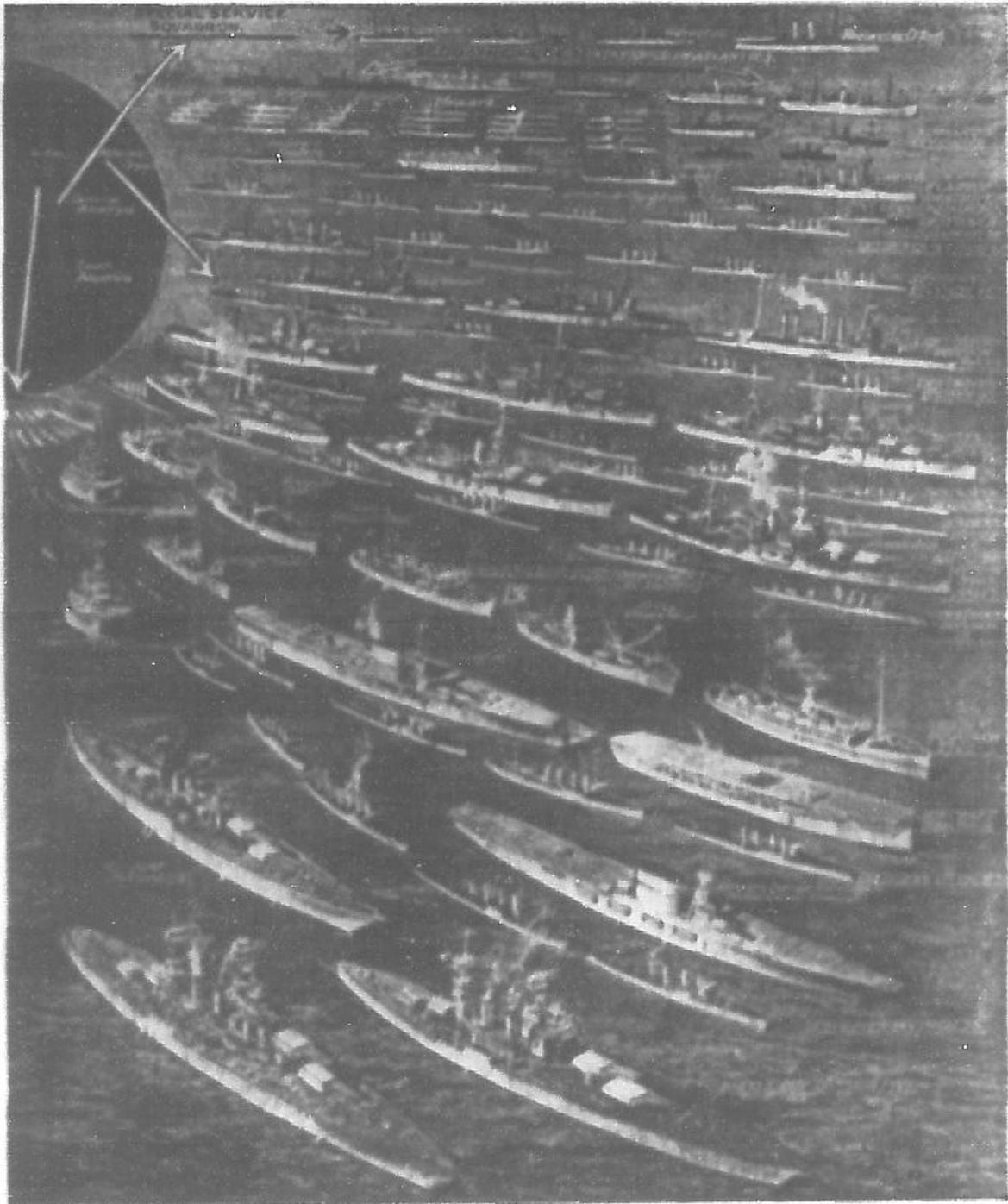
美國海軍夜間大演習

美國

最新一萬噸巡洋艦印第安拿波利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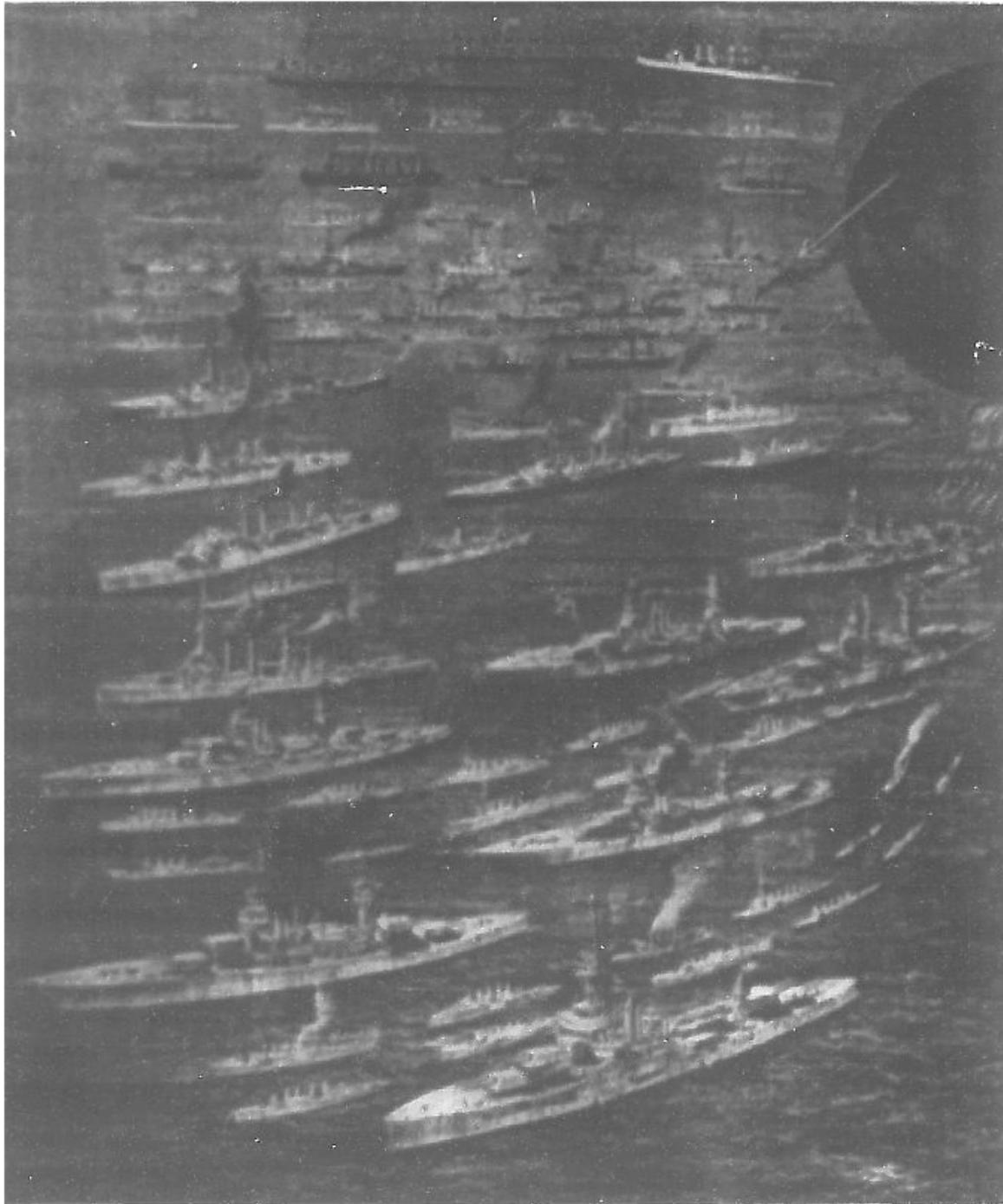


太平洋上美國海上飛機之煙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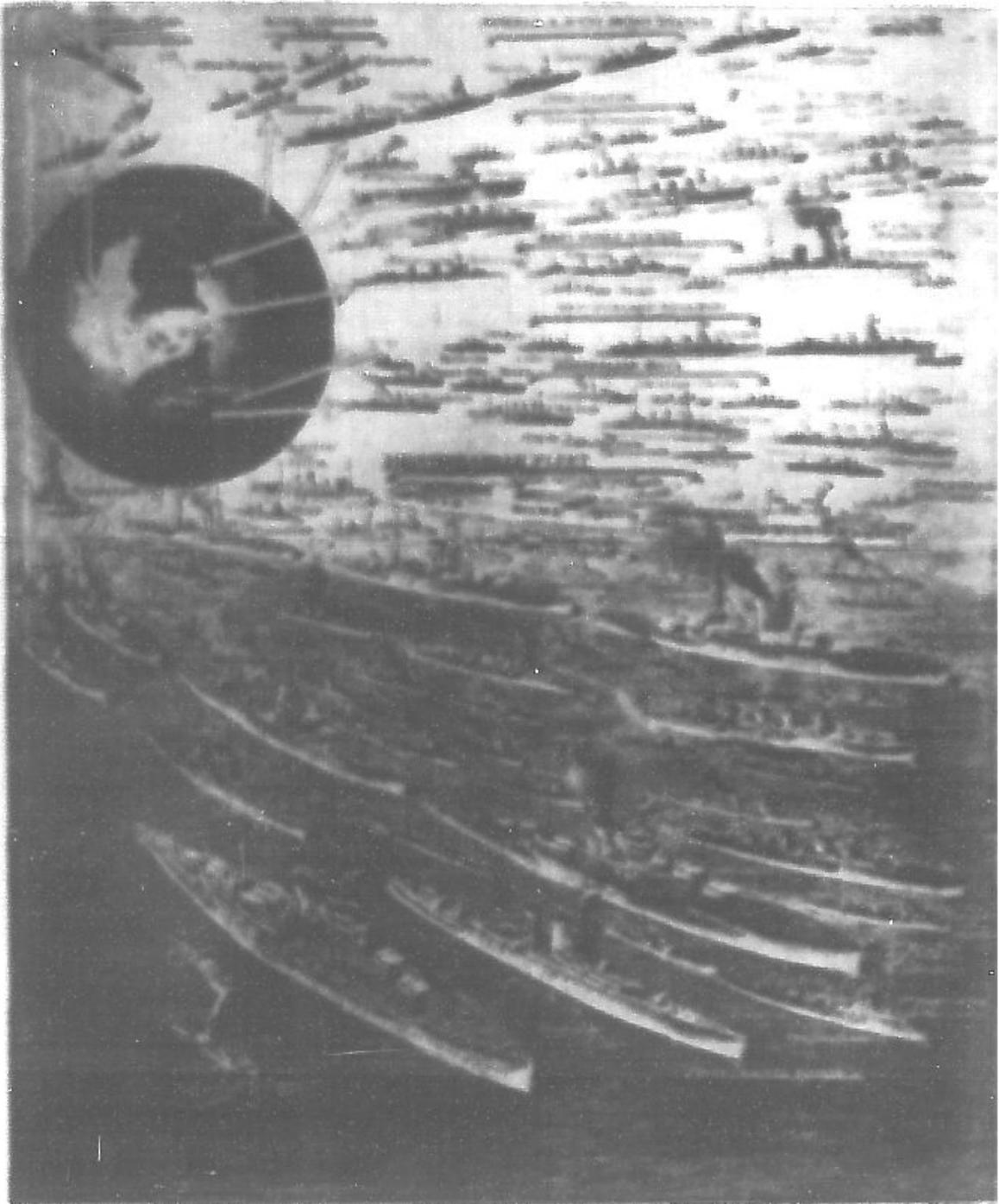
軍 陣 容

*八吋砲巡洋艦八艘，七二・九〇〇噸：(Pensacola, Salt Lake City, Northampton, Chester, Huston, Louisville, Chicago, Augusta) 輕巡洋艦一〇艘，八〇・五〇〇噸：(Omaha-Milwaukee, Cincinnati, Raleigh, Detroit, Richmond, Concord, Trent, Marblehead, Memphis) 驅逐艦一九〇艘，二一六・五二〇噸；潛水艇九〇艘，七〇・七四〇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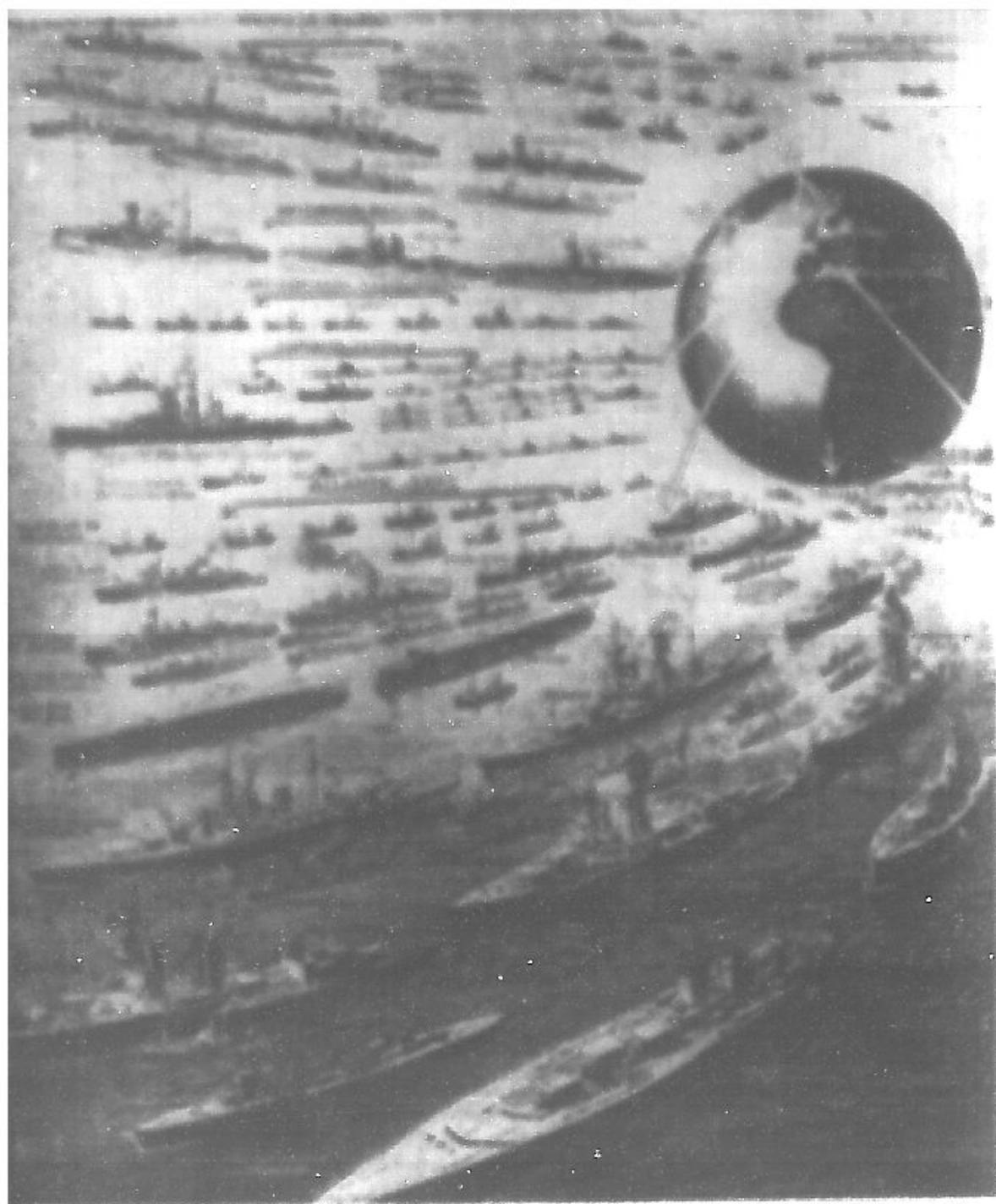
美 國 海

第一線艦隊,戰艦一八艘,五二三・八〇〇噸:(Florida, Utah, Wyoming, Arkansas, New-York, Texas, Nevada, Oklahoma, Pennsylvania, Arizona, New-Mexico, Mississippi, Idaho, Tennessee, California, Maryland, Colorado, West-Virginia) 航空母艦三艘,七七・五〇〇噸:(Saratoga, Lexington, Lang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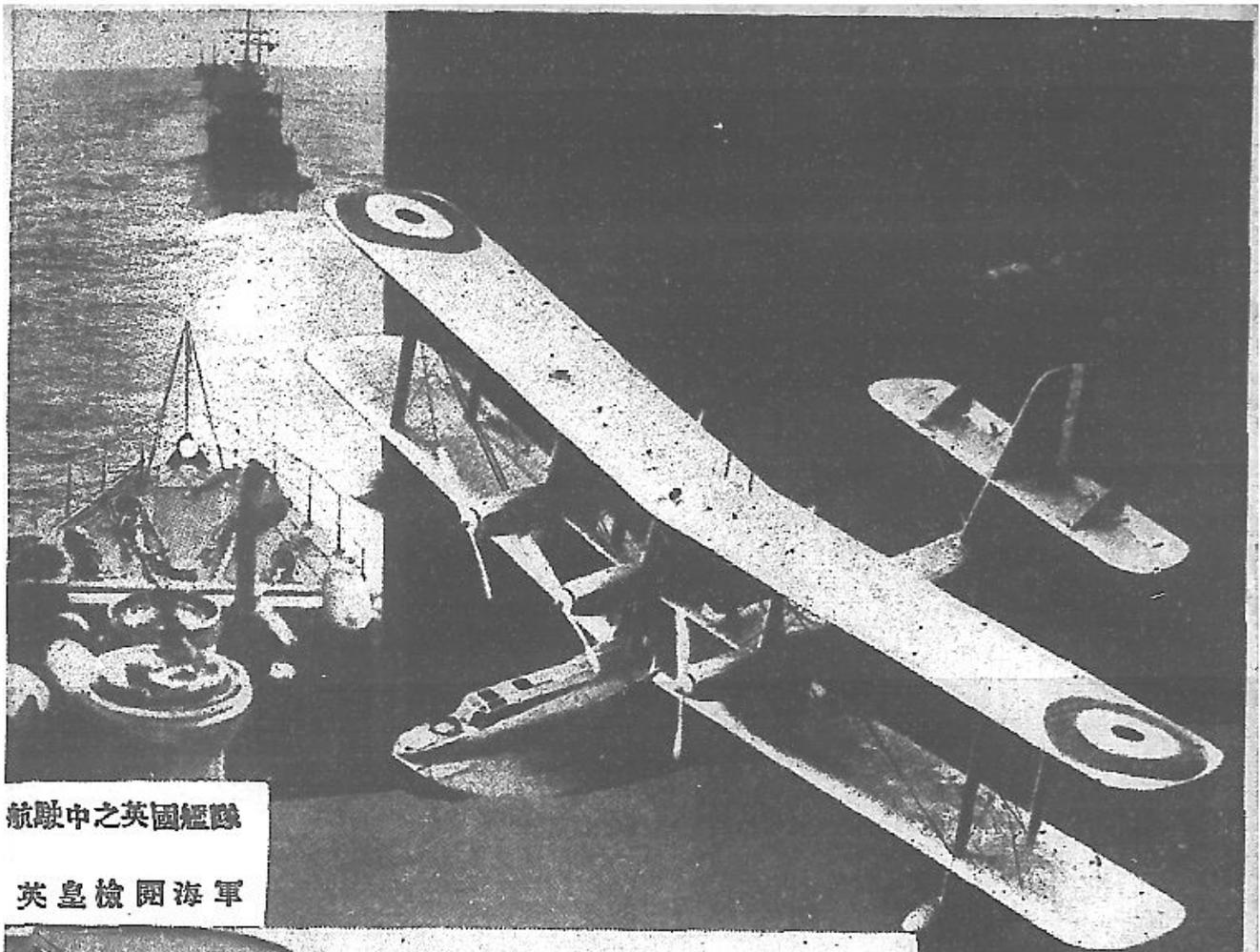
軍 陣 容

*八吋砲巡洋艦一五艘，一四六・八〇〇噸：（Kent, Australia, London, Camberra, Berwick, Success, Norfolk, Dorsetshire, York, Berwick, Devonshire, Wexiter, Suffolk, Siropshire, Conwoule）八吋砲以外巡洋艦三八艘，一九四・一九六噸；驅逐艦六八艘，一〇一・二七一噸；潛水艇五九艘，五六・六二九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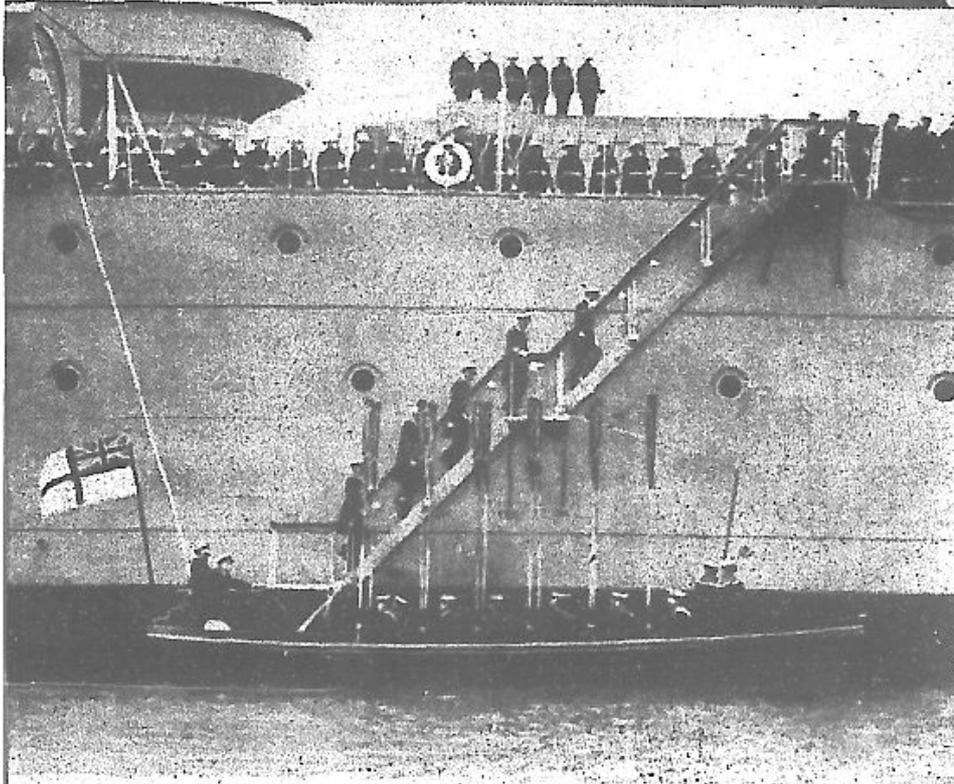
英 國 海

第一線艦隊，戰艦一二艘，三五七·五五〇噸：(Queen Elizabeth, Valiant, Ramilies, Royal Sovereign, Royal Oak, Resolution, Nelson, Rodney, Barham, Wausp-ite, Maria) 巡洋艦三艘，一〇六·一〇〇噸：(Hood, Renown, Repulse) 航空母艦六艘，一一五·三五〇噸：(Courageous, Eagles, Argus, Furious, Hermes, Glo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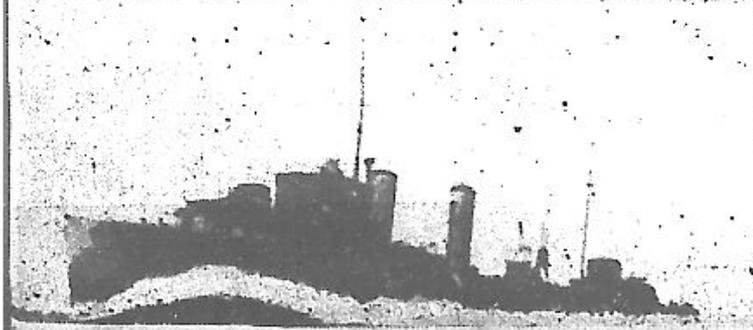
航駛中之英國艦隊

英皇檢閱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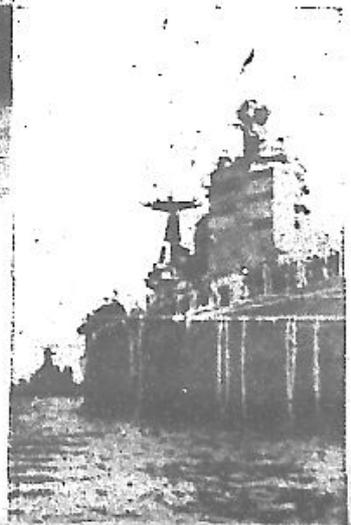
英國新造之大戰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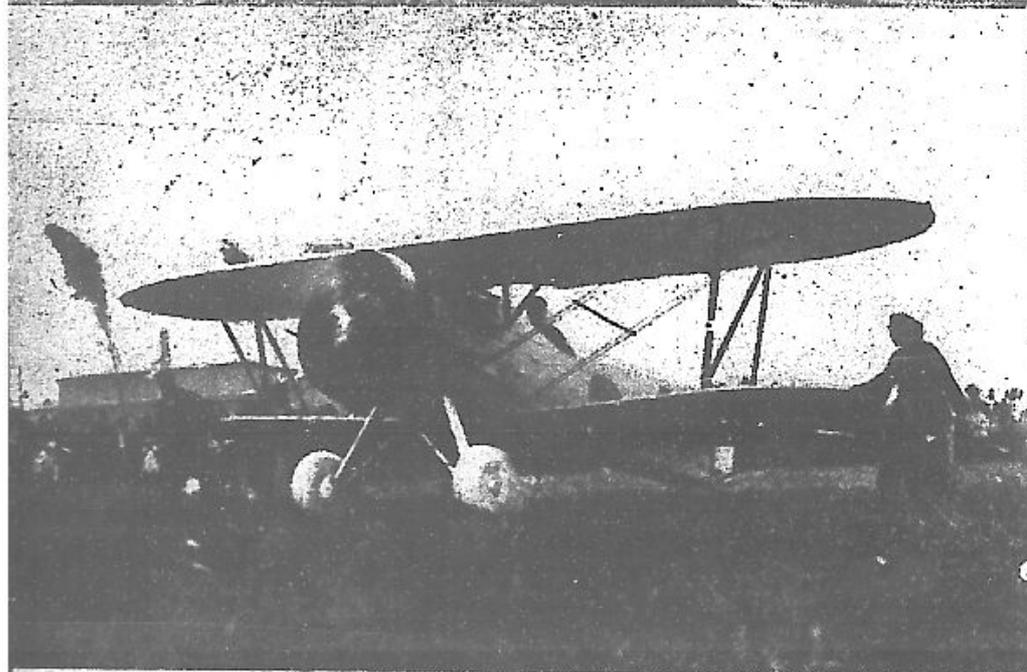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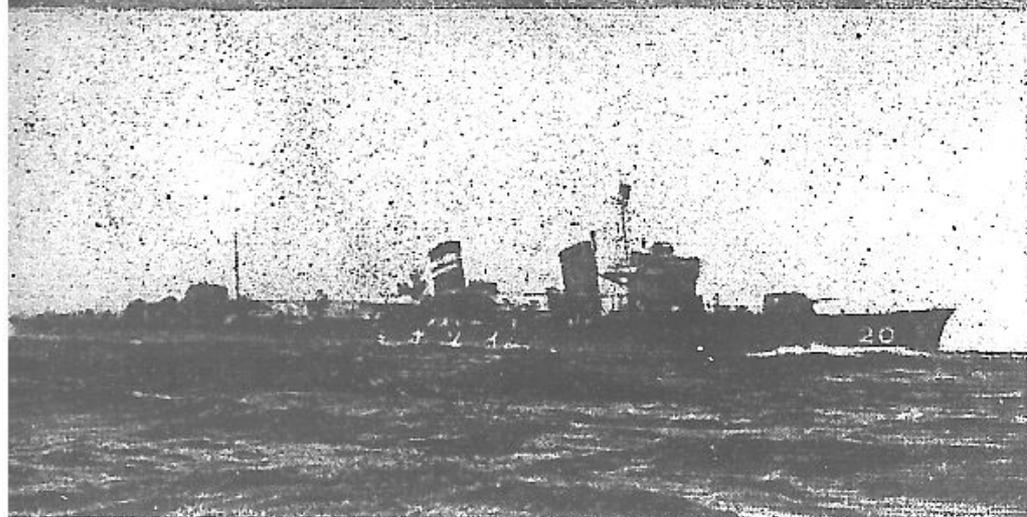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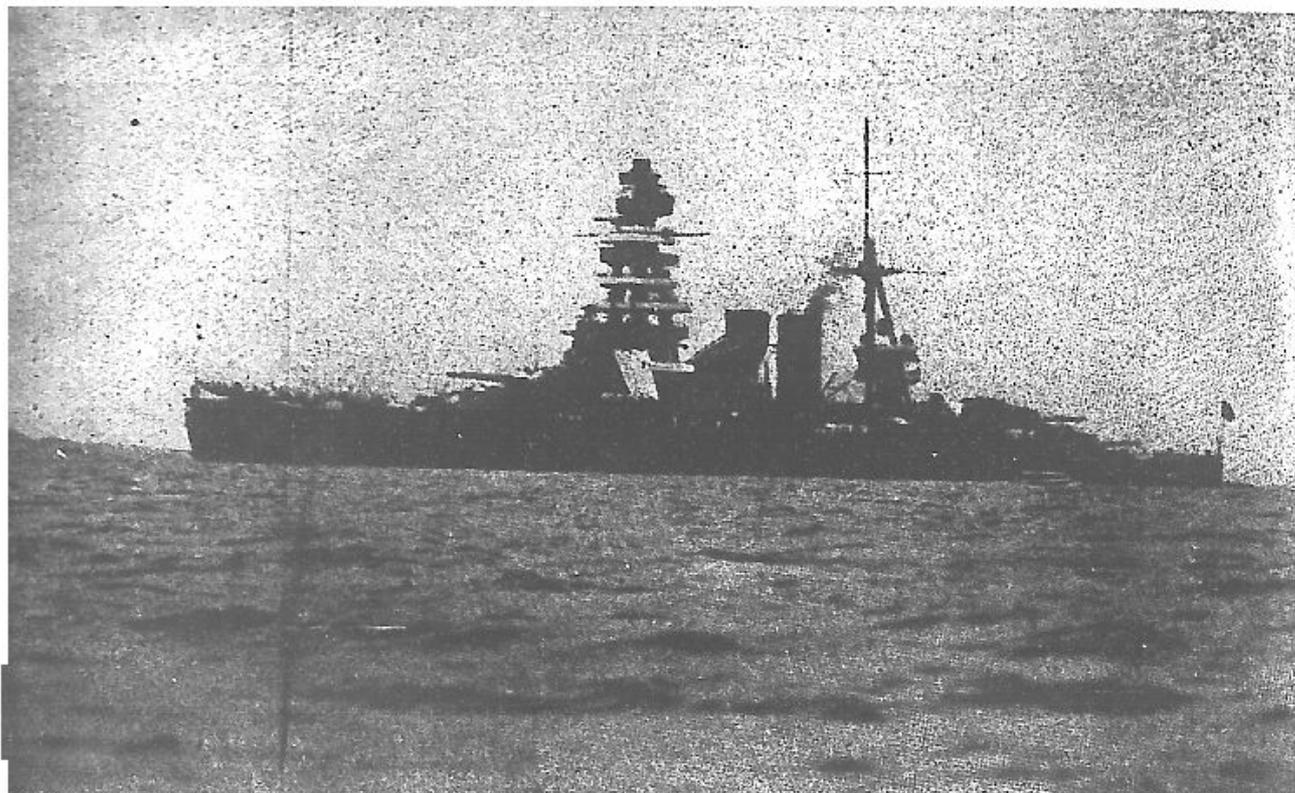
英



林特艦逐驅新最國英

英國最大戰鬥艦納遜





日本
海軍之陣容

上——一等戰鬥艦長門

中——一等驅逐艦 Isosami

下——日本之空中戰鬥機

紅軍砲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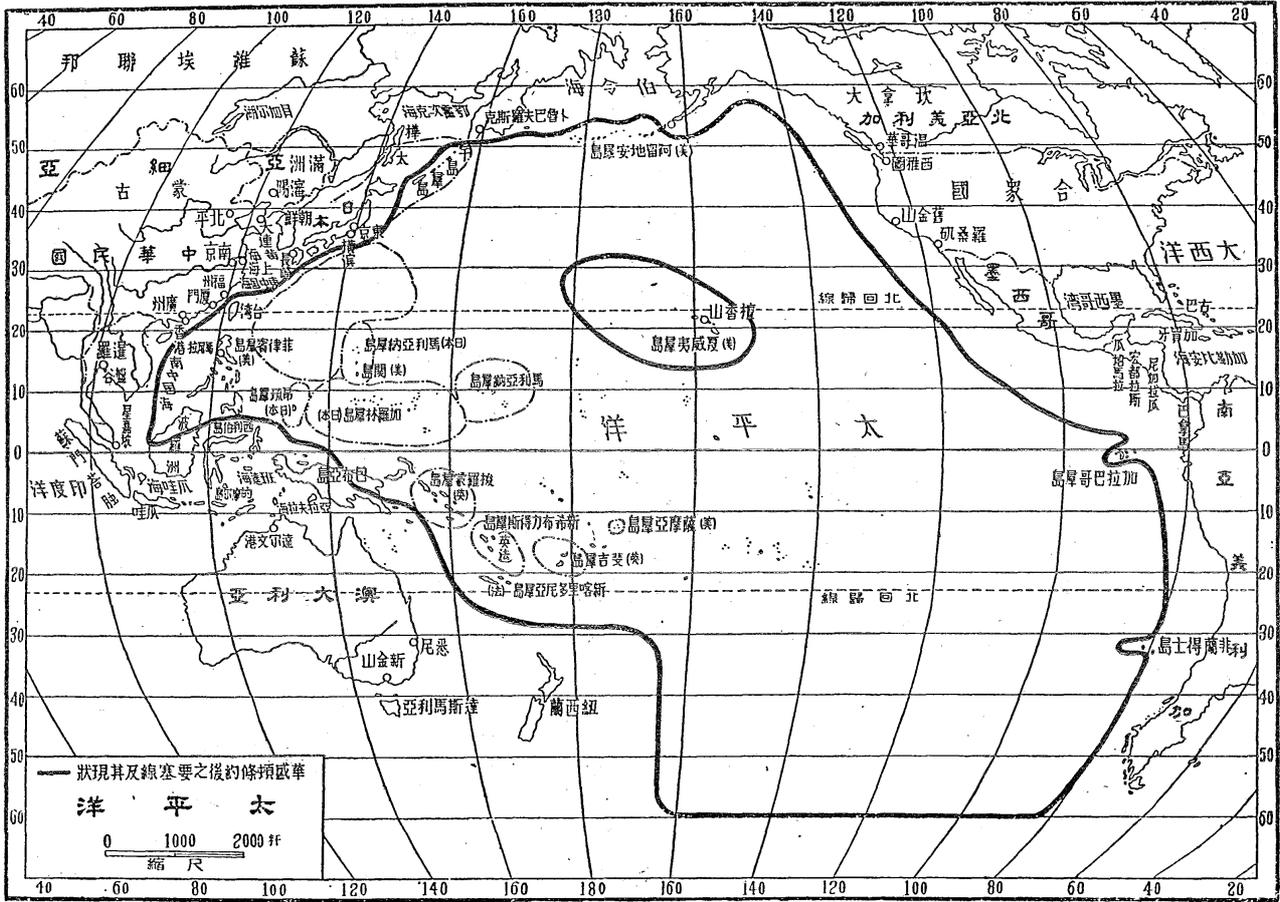
武裝勞動者



武裝之婦女



蘇聯
之
軍容



王禮錫序

這本書，對於在太平洋沿岸的我們，是很可重視的，因為牠不但把太平洋鬥爭的現勢分析得異常清晰，同時更把造成這種現勢之遠因也正確地詳加臚述了。

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太平洋的問題成爲世界政治的一個最主要的中心點。所謂太平洋時代在我們眼前展開，一九三一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醞釀成熟，烽火已起，大爆發只要適當的機會。

在太平洋沿岸，一方是帝國主義的爭鬥，另一方是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衝突。這固然使太平洋的第二次大戰爆發期間不免延遲，但却使形勢更爲複雜，而沒有其他較好的解決危機的方法。

戰後新興的金元帝國主義，既侵犯了太平洋沿岸的英帝國勢力範圍，復急足更向日

帝國主義所視為禁樹的中國發展；老大的英帝國雖然不免有時懷恨日本小鬼偷佔便宜，而向美國低首，但有時也甯可於拉日本，給世界霸權競爭者以一種打擊。

日本小鬼雖為英美所不滿，但牠是東方反蘇聯的前哨，這未免令英美對牠有所愛戀；因此，牠保證安南的安全而獲得法國的援助，印度革命運動劇烈和對美仇恨使英帝國不敢向牠開罪。美國當然不願也不能妨害昔日西伯利亞出兵合作的友軍。在這種形勢之下，日帝國主義才敢發動滿洲事變。然而九一八以後的事實，證明了日帝國主義的至要目標是在獨佔中國，在足以形成對蘇聯之挑戰上，是各帝國主義者所一致贊成的；在對美威脅上，又是英法所快意的事，因此，英法助日，因此美國只有消極反抗了。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底，這種形勢沒有大變。所以九一八以來從無日美聯合反英之事，甚至過去以至將來，沒有形成這形勢，也沒有這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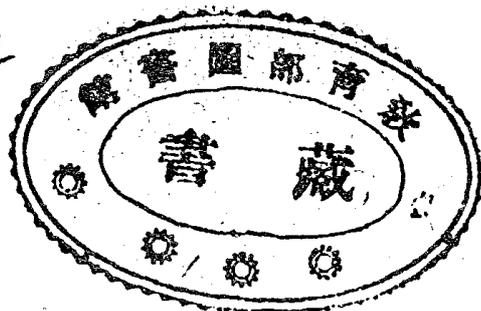
因英法與美國對立之深，使日本有所恃而無恐。美國的對策，不外三種：第一，使遠東戰爭變為反蘇戰爭；第二，拆散英日法戰線，最後，蘇聯。至于英國，自然也決非無條件援日的；第

3

一，要日本有反蘇之決心；第二，要日本不侵入他的勢力範圍；第三，以英國爲中心的中國（共管李頓報告書的精神）；第四，或者也乘機瓜分東南，建立東南版的滿洲國。最近隨英美戰債談判之進行，日內瓦就有所謂「驚人發展」，然隨希特拉之登台，必濃厚反蘇之氣運。現在，日本之軍事準備不待說了，美國大會操，蘇聯也大會操。太平洋的戰爭，在這二重危機——日美戰爭與反蘇戰爭——中將更進一步的緊張了。

這本著作，不僅對於一般要了解太平洋問題的人，給予一種真切的解剖，就是對於許多國際政治學者，也可供給若干參考。日在戰爭威脅中的我們，爲準備應付生亡的危機，而想瞭解事件之真相，無疑地不能拋棄這樣的一本書。

R3927



二十二年徵集之書

梅龔彬胡秋原合序

現在世界的重心，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面：一是東方的太平洋問題，一是西方的德國問題。現代世界的幾個基本矛盾，都在環繞着這兩個問題渦動。

而中國，又是太平洋問題的焦點，尤其是滿洲問題，更形成太平洋問題重要的一環。帝國主義時代的各種矛盾，在這裏銳角地展開，帝國主義的陰謀，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地的衝突，美—日—英—法之對立與妥協，帝國主義與蘇聯之糾葛，都在這裏散布鬥爭的火花。

因此，對於，爲帝國主義侵略對象之中國，對於爲帝國主義角逐下之犧牲品的中國民衆，世界政治之動向，以及太平洋問題之將來，是自己將來命運之所關的事，在第二次大屠殺將來的今日，尤其是對於在將爲第二次大屠殺之屠場的我國，明白太平洋上帝國主義強盜們的政治經濟的衝突與妥協，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錯綜的關係，是最迫切的常識。

而蘇聯蔡倫采夫之太平洋爭霸戰一書便是分析太平洋問題的最簡明而通俗的書物之一。與太平洋爭霸戰關係密切的蘇聯之東方問題專家之透視，尤其是興味深長的。我們不僅在這裏可以洞見太平洋鬥爭之真實之姿，而對於被毒害的我們，誰爲友誰爲敵也應該可以分明。翔穆天白兩兄將它譯出，應該是一般讀者所觀迎的。

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曾不斷指出這事變之國際關係，雖然有不少的異議與非難，然而一年半以來事變之發展，無不證明我們分析之正確。而著者之分析，也是與我們一致的。我們說這事實者，并非在被蹂躪被殘害之日，還以這點常識之見自滿，而是覺得只有正確了解遠東戰爭之關係，才能找出全民族之前途，雖然關於後者，我們是未能盡言。至今還有許多人以為我們是忽視滿洲事變之反俄意義，其實從文化評論到讀書雜誌以至國際經濟政治年報，我們都不曾忽略遠東戰爭之反蘇聯意義，與反蘇干涉之危機和要素，我們也還指出帝國主義者都企圖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反蘇戰爭，而且有這危機之嚴重可能性。然而誰忽視遠東戰爭中之基本對立——日美對立者，畢竟是忽略太平洋爭霸之內容與中

國政府之性質的。我們只要看最近兩月以來國際的事實者，當可明白非難者之雄辯是未免輕率的。而本書著者之簡明論正確的解剖，也不是予我們非難者有利的論證。

然而太平洋的對立，與整個世界對立聯繫着。隨戰債，軍縮及整個經濟問題上英美與法美衝突之劇烈，英日法的同盟是更加緊密。最近英國對於日本之支持，已達無比的露骨。法國之暗助日本，更是長期的堅決。凡爾賽體制對美對蘇對華的戰線，是日益鞏固了。於是太平洋的戰雲也日益瀰漫了。最近日本之瘋狂軍事行爲，更將很快地將第二次大戰之幕撥開。受日本之殘辱而始終向積極援助日本的國聯乞憐呼籲報告者，是如何冥頑而又昏庸的可恥啊！

正因日本之願作反蘇之先鋒與美國對於反蘇戰線之失望，中蘇復交了。因反蘇反美之必要，希特拉登台了。如果在最近英美兩帝國主義之戰債談判能得到暫時的接近，將逼日本對蘇挑釁，否則，恐將形成美蘇之復交。總之戰爭的危機，將更進一步的緊張了。

最近，東北義勇軍孤軍血戰而慘敗，日本獸軍又佔領榆關而進攻熱河了。不僅華北將

益動搖而英法兩帝國主義者正期待日本佔領熱河以後襲擊蒙古的英雄行為哩受日帝國主義殘殺屠戮污辱的民衆啊，除了全國一致奮起，結成鞏固而廣大的武裝抗日反帝戰線并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外，還有什麼解放於奴隸命運的保證呢？！

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 胡秋原同記
梅麗彬

譯序

本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五月，爲莫斯科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刊行通俗叢書中的一篇。著者蔡倫采夫（L. Tcherenchev），是蘇聯研究遠東問題的權威。著者將近世紀圍繞着太平洋的日美—英美—日英—英日之政治經濟上的利害關係衝突，以及各國對蘇聯，蘇聯對各國的關係和態度，解剖極精闢透澈。因爲前面已有王禮錫，胡秋原，梅龔彬諸先生的序言，後面并有譯文，這裏無須再加介紹了。

我們此譯原係根據去年十一月日本改造社出版「赤露日中的太平洋爭霸戰」重譯。譯成後適接到由俄寄來的原文本，乃由賀費陀兄對照一遍，修正日譯上的錯誤數處。於去年年底，交由神州國光社印刷出版。原定今年一月十五日出書，那知印至一半時，下部譯稿在印刷所中突告遺失。澈查了兩三個星期後，到本月初始行尋得。而本書乃因受此來去

無踪之失稿事件之離奇之厄，遲至今日出版。因已有同書譯本出版，原擬停出，因為既經譯出，并為應一般讀者及本會會員之需要起見，仍照原定計劃印出，特此申明一下。

附錄二篇，一載讀書雜誌九一八專號，係胡秋原先生所輯譯；一載文化雜誌創刊號，係蘇聯達特所著（天白譯）；因為兩文對於本書所論多所印證之處，特錄載於後，以供參考。

徐翊穆
方天白
記于國際經濟政治批判會研究部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目次

插圖	卷首
王禮錫序	一
梅龔彬胡秋原序	一
譯序	一
第一章 太平洋爭霸戰之沿革	一
商戰時代——爭奪殖民地之時代——列強之分割中國——世界大戰與日本的活動——美國之反攻	一
第二章 太平洋問題告急	一五
太平洋時代——列強勢力關係之移動——英美對立與日本之活動——殖民地爭奪戰之強化	一五

第三章 太平洋問題與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三

第四章 太平洋上英美之對立……………三六

南美中美之對立——亞細亞沿岸的對立——英美在中國的競爭——英美之政治對立

第五章 太平洋上日英之對立……………四七

受壓迫的英國貿易——日英之政治對立和提攜——作為東方赤化之助力的日本

第六章 日美之對立……………六五

基於經濟鬥爭之政治的對立——爭奪獨占支配權的兩國——美國的武器門戶開放主義——

門戶開放主義之發展與變質——日美戰爭可能乎——滿洲事變與日美關係之惡化——美帝

國主義與外交關係——史汀生外交與日美之關係

第七章 太平洋上法帝國主義之政策……………九五

第八章 對蘇聯戰爭的威脅……………九九

第九章 滿洲事變與太平洋問題……………一〇五

日本外交在滿洲之成功——美國外交之反攻——華盛頓會議與日本——日本外交之轉換與
 滿鐵借款問題——列強在滿洲的投資——日本的特殊地位——滿洲事變的意義——滿洲事
 變與日本之經濟情勢——滿洲事變與列國之立場——滿洲事變與蘇聯——滿洲事變所投的
 漁紋——蘇聯之極東政策

第十章 太平洋上帝國主義列強的海軍勢力……………一三七

英國的海軍勢力——美國的海軍勢力——日本的海軍勢力

附錄一 遠東戰爭與帝國主義列強之支配太平洋的爭鬥……………一六九

附錄二 帝國主義對立與遠東戰爭……………一九三

578.1
563
(627) / 2

1

太平洋開始在歐洲航海家的地圖上出現，是十六世紀的初葉。麥哲倫最初環繞地球一週的旅行，爲一五一七—一五二二年之間。從那以前，葡萄牙人便已發現繞道好望角的航線，達到了印度和中國的海岸。不久，太平洋就成爲一個巨大的掠奪的舞臺及對象，載於歐洲的歷史。直到現世紀以前，太平洋事實便像這樣的存在着，祇是這掠奪形態有些變化，範圍不絕擴大起來罷了。歐洲諸國（其後有美國）和東洋間的交通方面，當大發現以後的最初世紀間，是歐洲的商業資本在支配，而用直接的原始的形態來從事這掠奪。半海賊的商人們，主要爲想發掘東方的富源並獲得東洋特產的高貴的外國生產品——茶，絲，香

第一章 太平洋爭霸戰之沿革

商戰時代



料等，乃掠劫東洋的沿海城市，建築堡壘，設立工場，以作貿易——同時就是強奪。他們為維持這種強奪的霸權，便佔領許多領土（如英國在印度之東印公司），以奠定將來殖民地帝國的基础。

但到十九世紀初葉，自商業資本在東洋也失其獨立的意義，將其霸權讓給工業資本，而成為後者的工具以後，於是，代原始的掠奪，便有採取複雜的商業形態的掠奪出現，行了一種基於特權的商業制度和顯明的不同價物品交換的掠奪。而以替歐美的工業去獲得新市場為最重要的任務。從前之獨佔的商業公司，在這新的條件下完全破產了。這時代是確保並充實前時代所獲得的殖民地的時代。正是這時代，因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之掠奪的鴉片戰爭，以及同屬掠奪的一八五六——一八五八年並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的結果，中國便為和外國通商而開放了。日本之為外國資本而開放，也屬於這個時代。一八五三年美國提督彼利有名的遠征，打開了日本的鐵國。一八五八年，日本乃不得不和美國締結最初的條約。這時代並且是一八六八年所謂革命維新後的日本之急速發展的

時代；並且，這時代也是英國的自治殖民地由白人所形成而發達了的時代。恰恰是這時代，在中國樹立了隨着最惠國待遇的不平等條約（以一八四二年八月中英南京條約爲其嚆矢）的體系，開闢了數十處商埠，設定了治外法權，設立了海關，外國商船在中國內河的航行也日漸發達——而由這一切的結果，外國貿易便發展了起來。

在中國和在其餘的世界上一樣，這時代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列強政策上之一般的「最惠國待遇」的自由競爭時代，是歐洲各國和美國對中國的共同戰線的時代，是對一切外人俱形成了一樣的特權商業制度的時代。

爭奪殖民地的時代

但是在十九世紀將進二十世紀之頃，

「……資本主義諸國之殖民地政策便成了佔領地球上所未會佔據的土地的政策了。」（列寧）於是世界同時便走進帝國主義的時代了。帝國主義是

『……獨占與金融資本之支配成立，資本輸出有了顯著的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這個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列寧帝國主義論）

自由競爭之轉向獨占，並轉向這些資本主義獨占之激烈的鬥爭，就是說明東洋及太平洋上諸強國的侵略已重新強化，並採取了新的形態。因為這侵略帶着更深刻的性質，而殖民地世界的分割，事實上已經完了，於是那再分割的問題，便以非常之勢，上了世界政治的日程。

美帝國主義之出現於鬥爭場裏，在太平洋成了最大的問題。

『一八九七年，美國就開始了帝國主義之勝利底進行。』那是以前就『有好多次告訴了她的接近』的。（註一）

『國家產業之發達，財富與人口之增加，大量工業生產品之增加及其他等等要因，使生產擴大，其結果，不獨能供本國的需要，且產生了爲輸出的剩餘。』（註二）

（註一）E. 堪本美國之帝國主義政策，三頁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註1) 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896, p. 749.

一八九六年，美國輸出總額之二〇%以上，已是工業貨品。而這比率，到後來更加顯著地增大。

「變化了的經濟狀態，使美國對外政策發生影響。」 (註1)
(註1)同上，七六〇頁。

參加世界分割殖民地較遲的美帝國主義，很想以較弱的競爭者為犧牲，在東洋來獲得領土。如一八九七年美西戰爭的結果，菲律賓羣島及關島，為美國併吞。同年，美國又併吞了夏威夷。

太平洋上的帝國主義時代，和在其他舞台上同樣，其特徵是互相爭奪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之激化。這些強國，為要得到對亞細亞、南美及中美羣島等廣大農業原料地的獨佔底支配權，得到這些地域內的勤勞大眾之獨佔底榨取權，並確保原料資源、販賣市場，及主要之投資市場的獨佔權，遂在猛烈的鬥爭中互相角逐。這鬥爭及矛盾，在中國特別

表現得強化。

列強之分割中國

中國，殘留爲遠東的豫備市場，而在變化了的情勢之下，受到了強制與掠奪的新的行爲——這些行爲的目的，在一切的外國人，不是擴張共通的條約上的特權，而是要確立某一強國對中國領土之一定地域的獨佔支配。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之中日戰爭，因爲中國戰敗的結果，從中國分割了臺灣、澎湖羣島及朝鮮（朝鮮在一九一〇年日本併吞以前，爲「獨立國」）。日本爲要想將南滿洲也加入這些戰利品之中，於是抵觸到帝俄的抵抗。俄國極力想把滿洲作爲自己的領土。又因中國有償付賠款的必要，在中國又開始了法國資本的侵入。和中國締結最初的大借款。

同時，爲取得礦山及鐵路的開發權和建設權，又開始猛烈的鬥爭。帝俄在一八九六年得到南滿洲鐵路的建築權，德國在一八九八年前得到山東鐵路的建築權，法國也得到了

雲南鐵路的建築權。各國的國外資本，以英國資本爲先鋒，與中國以財政的援助，代之而奪取了許多關於建築和利用「商埠」鐵路的條約。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各國，用「租借地」的名義，佔領了中國沿海的軍事要塞。德國借山東之膠州灣，俄國租滿洲遼東半島之尖端（旅順及大連），英國租山東的威海衛及九龍半島——這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對岸中國本土的地域，最後，法國也佔領了華南沿海的廣州灣。

因爲設定了租借地和割讓利權的結果，在中國生出了外國人的「權利範圍」和「勢力範圍」，準備起了對華的分割。美國雖然在當時就已經取了要支配全中國的政策，但是從當時的勢力關係看來，還不能獲得自己所欲得的分兒。於是，爲了對抗歐洲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政策，美國便高唱「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的政策。但是，中國在一九〇〇年，由義和團的暴動，反抗了瓜分中國的威脅和外國資本的支配。這亂事，因外國的干涉和外國軍隊的幫助而鎮壓了下去，在一九〇一年，又締結了強盜的議和條約（要中國對各國償付賠款，在北京設外人居住區域，并在華北駐紮外國軍隊。）然而這次的干涉，正是

在帝國主義各國間之矛盾日益增大的期間。英美日反對有法國支持的帝俄。俄國藉口平義和團之亂，佔領滿洲，想把這個地方據爲己有。一九〇一年，日英締結同盟，這是爲了直接和俄國對抗之故而結的，日本因此纔有了積極準備和俄國開戰的可能。一九〇四年勃發的日俄戰爭，是歐戰以前的帝國主義國間最大的武力衝突，而且是世界戰爭的準備。大家知道，這次戰爭的結果，是俄帝國主義的一敗塗地，俄國從此失去了在遠東活動的能力，而滿洲便分成了兩個勢力範圍——即俄國與日本的勢力範圍。

在這次戰爭上，日本不獨得到英國，並且得到美國的後援。美國的資本，在財政上幫助日本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並且出任和議談判的裁判人，但美國是決不肯支持日本最大限度的要求的。遠東和議的締結，便是美國資本在中國，特別是在滿洲活躍的先聲。想和日本及俄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一樣打下根基的美國之固執的嘗試，特別是建設橫斷滿洲的錦愛鐵路，使滿洲鐵路國際化的美國之計劃，使昨日的敵人重行接近。於是來了日俄接近的時代。（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六年之祕密條約）因此之故，

於是第一爲要打破日俄在滿洲的獨佔，更爲要奪取中國經濟的指導底地位，而想將英法德的利害關係結合到自己指導之下的美國的企圖，（建築粵漢鐵路，國際借款，四國銀行團之形成，）全盤崩壞。美國在日俄加入四國銀行團之後，即行退出。美國在外的五國銀行團，即於一九一三年供給中國以『善後借款』，這可說是世界史上最掠奪的借款。

世界大戰與日本的活動

世界大戰造出了新的局面。在戰前便努力扶持其在南滿之地位的日本，隨着戰爭的開始，得到了無上的良機，而能在遠東任所欲爲的伸展了她的勢力。和德國宣戰的日本，不但和其他的協約國佔領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且在中國的領土上和德軍作戰，于一九一四年，佔領德之租借地，膠洲灣和其在山東省所經營的鐵路，獲得那地方的獨佔支配。翌年，日本又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之要求。這表示日本不僅要扶持其在山東及滿洲的勢力，並且想對全中國加以事實上的保護的企圖。（如『聘請』日人顧問，在中國

駐紮日本警察軍火百分之五〇須由日本購買，與日本以在中國土地上建築若干重要鐵路幹線之權利等等。）

日本的企圖，因為遇到其他帝國主義諸國的牽制而未能實現。然而，日本由於一九一六年的條約，仍舊獲得了在滿洲的許多重要的特權，鞏固了她在山東省的支配權。這支配，因為日本和歐洲的聯盟國之間所締結的一聯的密約得到承認，而山東省的德之領地，也交給日本的手中了。而在一九一七年，日美間締結了石井藍幸協定，由這協定，美國便承認了「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權利，尤以在昆連日本領土的地方為然。」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日帝國主義者，乘着安福派在北京握了政權的機會，強借給中國以許多強盜的借款，作為那借款的抵押，便得到了重要鐵路的建築權及礦山的開發權。（這借款是用來援助安福派的。）而在這時代，日本又和這派組織了「反赤大同盟。」帝國主義者之反蘇干涉，給了日本以向西伯利亞出兵的機會，因此，日帝國主義便在和共產主義鬥爭的口實下，想侵佔遠東蘇維埃地域。日本之進攻遠東，在其規模和活動上，無疑是當時反蘇干涉中之最

大的行動了。

但到戰後的數年間，情形又一變而於日本不利了。遠東又生起了猛烈的貿易上的競爭。其結果，日本在歐戰特殊的情形下所佔到的地位，便開始動搖了。在英美的外交界上，對於日帝國主義威脅之加強的恐怖，是日益增大了。美帝國主義，開始以合衆國之龐大的國力爲背景，改弦更張地加強了奪取太平洋支配權的鬥爭。美帝國主義轉爲反攻了。因爲英國自治領的地位接近美國，而且因爲英國在財政上還須仰賴美國，於是英美間生起了短期間的協約。

美國之反攻

給戰後太平洋以最大影響的，是巴拿馬運河建設之完成。美國從大西洋海岸到遠東的航線，因爲這運河的完成，縮短了一萬英里有餘。美國爲了開鑿這條運河，在一九〇一年的從中美哥倫比亞共和國攫取了這塊土地，而在其上建立了巴拿馬共和國。運河是一九〇

四年開始開鑿的。一九一五年，運河在事實上雖已開通，但正式通行是一九二〇年。從這時以後，「遠東在美國就成了不遠的地方了。」（洛克福）

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在關於組織國際新銀行團的商議上，受英國支持的美帝國主義，就已經強迫日本，要日本放棄想把滿洲撤除到這新銀行團的活動範圍之外的日本最初的要求。在遠東作着國際反蘇干涉的時候，也表現了日美矛盾的激化。日美的關係，是益加緊張了。事情看來好像即刻就會引起戰爭。在這樣的情形下，便在一九二一年召集了華盛頓會議。這在美國在遠東反攻的發展上，劃了極重要的時期。日本因被美國壓迫的結果，便不能不從山東撤兵，並且不得不放棄在滿洲所獲得的若干特權了。更且在華盛頓，簽訂了關於中國的九國公約，更加廣汎地確認了美國二十年來所主張的「門戶開放」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原則。這原則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之一。美國之侵略中國，不是由于領土的佔領，而是由于獲得全中國經濟上政治上之支配底地位來侵略的。九國公約之直接目的，在牽制日本在滿洲的積極政策，並且防備全中國之動亂無常的狀態。日本作

爲承認這條約的代價，便約定了限制那在日本覺得價值太高而且難於建造的艦種（戰鬥艦和航空母艦）的噸數，此外又禁止其他各國在太平洋兩部方面擴充并武裝其海軍根據地。因此，日本在這方面的軍事關係上，仍然沒有失掉她的支配勢力。

在華盛頓所恢復過來的勢力之均衡，自然不是能延長得很久。華盛頓協約，可以說是更激化了各國的矛盾。但在某一期間，日本在遠東只行了比較溫和的政策。一九二三年，日本軍隊從遠東蘇維埃地域除北樺太外完全撤退；一九二五年，日蘇締結條約後，在北樺太的蘇維埃地域上，日本軍也撤退了。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也受到相當的影響，顯著地減弱了日本的國力。雖然這樣，日本仍舊徐徐地發展其在滿洲的地位，并且次第地扶持了她的勢力。

一九二〇年代之中頃，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澎湃而起，帝國主義全體的地位與特權，都爲之震動。這種威脅，暫時使帝國主義矛盾之發展發生了滯澀。但是隨着中國反革命勢力的勝利，日本的攻擊（滿洲的許多干涉行爲，炸斃張作霖）更以及美國之積極的進攻，

又同時復活了。美國之進攻，成了美國資本對中國的投資，特別是美國在中國的政治勢力之增大，以及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之政治底結合。（在南京的美國顧問，專門家及其他許多美國人的出現。）美國資本，便斷然地向滿洲反攻，但是她并不是直接地來和日本之獨占底支配挑戰，而是採取了援助并唆使中國政府去動作的方法。于是日美衝突，便以中日衝突的形態而出現了（如一九二八年末，關於承認東北國民黨政府，土地，鐵路，及其他問題之日本與奉天當局之衝突等等。）

第二章 太平洋問題告急

太平洋時代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情——尼可拉·羅斯福在其著不安的太平洋序文中說——就是世界政治的重心從大西洋移到了太平洋。爲太平洋沿岸強國之一的美合衆國，現在是在和遠東亞細亞的政策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之上。」

說政治重心要從大西洋移到太平洋，這話從它成爲事實的好久以前便已經預言過。今日這個預言，在世界貿易上所生起的變動中，成爲明確的數字而出現。這世界貿易的變動，自一九一五年巴拿馬運河開通以來，是特別顯著地激化了。因此，從紐約到美國西部海岸的航線，便縮短了一萬英哩，利用太平洋航線的船舶，便急速地增加了起來，一九二四年

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貨品，早就凌駕在蘇彝士運河之上了。上述的洛斯福，根據國際聯盟的統計資料比較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五年的世界貿易，據他看來，大西洋貿易是一落千丈，反之，太平洋貿易却確實地增大。下表就是以一九二三年貿易額為一〇〇所計算出的一九二五年之貿易額的比率。

大西洋貿易

輸出 輸入

北美合衆國——歐洲 九二·六 八一·一

坎拿大——英國 九四·六 九四·九

澳洲——歐洲 九五·七 八三·二

日本——歐洲 八三·三 八六·七

中國——歐洲 九五·一 九二·二

太平洋貿易

輸出 輸入

北美合衆國——亞洲	一〇三・七	一一四・五
北美合衆國——大洋洲	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
坎拿大——亞洲	一〇四・八	一〇一・四
澳洲——亞洲	一〇二・九	一〇四・七

他方，世界大戰以後，在戰後資本主義之一般底混亂的情勢之下猛烈地發展的帝國主義列強之矛盾，是以太平洋爲中心而相搏持相錯綜了。

『將來的太平洋問題決不可以視爲隔岸之火——英國著作家福克斯(Sir Frank Fox)在其著太平洋之爭霸(The Mastery of the Pacific)中說——這問題即歐洲文明之扉，而促其解決。』

列強勢力關係之移動

太平洋問題的意義，是重大化而且告急了。那大約是由于以下的五件事情：

(一) 爲支配世界而相爭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領土分配上的變動。世界戰爭的結果，特別是德國戰敗和衰頹的結果，歐洲全體都完全疲弊不堪而巴爾幹化，更因爲帝英國主義漸趨衰弱的原故，在自然的數理上，歐洲在世界政治上的地位，因而就是大西洋全體的比重，便日益低落了。

「從來自負爲地球重心的舊資產階級底帝國主義底歐洲，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便像一個發惡臭的濃結開始腐爛而且破裂了。」(列寧)

「經濟重心移到了美國，所以其帝國主義侵略性的增大，不能不看做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一般的最重要之要因。」(Cobbett's 報告，一九二八年)

美國經濟力之如何強大，只要用這些事實，也可以容易地窺知：就是在這次世界恐慌之前，美國所生產的煤炭佔世界產額的四二%，煤油佔六八%，電力佔四二%，鋼鐵佔五〇%，鉛之三五%，而美國的機器製造，實當美國以外的各國機器生產之兩倍。更且：

「美合衆國的國外貿易，比之其他各國，比較不振。一九二七年我國（譯者按美國自稱）的輸出，按國民一人計算，每人是四十金元，遠不及坎拿大的一百三十二金元；輸入是三十一金元，也趕不上荷蘭的一百三十四金元。美國人所平均消費的外國商品數量，恐怕只不過其全體的百分之五罷！」（註）

（註）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936.

但是上述的美合衆國經濟力之龐大的進展，是和爲今日世界最大的債權者的美國資本之向海外的發展相結合着的，而美國的利害關係，幾乎遍佈到全世界的各個地方。美國的資本，是大規模地計劃着去獲得最重要的資源，美帝國主義，便採取着戰鬥的攻擊政策。

「……美帝國主義，從所謂和平侵略政策，漸漸移到直接的武力的殖民地佔領政策。」（Commintern 報告，一九二八年。）

但美國與其說是大西洋的強國，勿甯說是太平洋的強國。而美帝國主義今後的發展

及膨脹，便是越過太平洋——而向着遠東亞洲及大洋洲的海岸。美國在這方面的外國貿易的任務，在不絕地增大。將美國和亞洲及大洋洲貿易的消長，和其與歐洲的貿易相比較，則如下表所示。（對美合衆國輸出及輸入總額之百分率。）（註一）

	由美輸出 (註二)			對美輸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亞洲及大洋洲	九·四	一六·四	一四·四	一七·六	三〇·四	二九·一
歐洲	六〇·四	四四·七	四七·八	四八·二	三〇·三	二九·七

(註一) Commerce Yearbook, 1931

(註二) 一九三〇年輸出入之一致趨落者，是因爲恰當世界經濟恐慌第一年的原故。

又美國和亞洲及大洋洲貿易的實數，則示如下表（單位一百萬金元）。

由美輸出		對美輸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亞洲	六四三	四四三	一・二八〇	八五七
大洋洲	一九三	一六六	五七	三三

一九二九年，合亞洲及大洋洲二地，美國共總吸收了輸出原料全體的一五・九%，食料品輸出的八・八%，半製品輸出的一六%，完成品輸出的一八・五%。該兩地在同年，對美供給了輸入原料之五六%，食料品輸入之一四・三%，半製品輸入總額之一二・一%，完成品輸入總額之一五・五%。

美國遠東貿易（從印度到蘇維埃遠東地方及大洋洲）的狀態，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知道。一九二九年，美國輸出為八億二千萬金元，輸入為十三億二千萬金元，一九三〇年，輸出為五億四千四百萬金元，輸入為八億六千四百萬金元。

「從遠東的九國及南美諸國之對世界市場的輸出，除美合衆國外，一九二三年雖只不過增加了八七%但這些國家對美的輸出，却增加了三〇二%。」（註）

（註）L. Denny, "America Conquered England," Moscow, 1931, P. 89.

一九二四年美國政論家密拉德曾寫道——作爲世界進化之必然的結果，現在世界的問題，集中在遠東及太平洋，而第一是集中在美國之對外政策。（註一）『在二十世紀美國對外關係上，無疑地，特別重大的要素——無論其爲好壞——是太平洋西海岸，即亞洲海岸和我國的關係』（註二）美國現國務卿史丁生，在日本侵略正酣時，曾這樣聲明過。

（註一）Milford, *Conflict Policies in Asia*, No. 41924, P. 1

（註二）史丁生致參院議員賓賓姆書，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發表。

英美對立與日本之活動

（二）英美對立的激化。世界戰爭後的數年間，表現了英美協作的某種傾向。這是因爲就中日本在中國的地位急速地強大，英美的利害開始受到了威脅，而爲了對抗日本而生的。但是，這協作，僅只很短的期間就破裂了。於是英美的對立，突呈激化，成了戰爭上的主要國際帝國主義底矛盾了。

「比較只有很少的殖民地，而極急速發展的金元共和國，和一面有龐大的獨佔殖民地而又在日見喪失殖民地的英帝國間的矛盾，是現在國際矛盾的樞軸。而正是在這裏，就釀出了殖民地世界（不，不僅殖民地而已）之新爭奪戰的情勢。英美之協作，轉移成猛烈的英美競爭，在最近的將來，當有莫大的衝突發生。」（*Commintern* 報告，一九二八年。）

這競爭發展的舞台，仍然是太平洋，或者，無論怎樣也是結連太平洋的各國。

（三）日本之昇到第一流世界強國的地位，自然促進了世界政治重心日見移轉到太平洋。世界戰爭中，日本在中國，特別在滿州，建築了堅固的基礎，蓄積了莫大的準備基金，（但這現金到戰後十年間，又逐漸消費，特別是今次滿洲事變開始以來，更急速地流出，）（註）擴充了她的軍備，到可驚的程度。這樣，日本在亞洲及太平洋爭霸戰上便成了威脅底勢力，成了英美唯一的敵人。

百萬元，到一九二〇年末，更達了二十一億八千三百萬圓。但到一九二三年七月，便減低到十七億三千萬圓，到一九二六年六月，減到十三億六千五百萬圓。一九三〇年一月，減為十億七千三百萬圓，一九三二年一月，竟減到四億乃至五億圓了。

可以稱為太平洋爭霸戰之最重要的要素者，就是日帝國主義之極其激烈的進攻之積極性。

這積極性，是由于在封建殘餘和許多先資本主義關係上發達起來的日本資本主義之特殊的發達條件以及其特殊的恐慌而發生的。日本資本主義之『×××底性質』地主與封建領主的合體，官僚及軍閥之掌握大權——這就是世界戰爭後猛烈活躍過的本國之特殊的積極主義之組織底要因。日本的地主和資產階級者，就在這空洞的積極主義的方策上，來求現在震撼日本的強大的矛盾（註一）之出路。他們由這積極主義，空洞地探求着脫出日本之特殊恐慌——表現在因農業上之封建殘餘與勞動者之殖民地底生活水準的結果而生的國內市場之極度狹窄，以及依賴國外市場之日甚中——的出路。并且

立在地主和資產階級者集團上的日本之軍部政府，也站在這積極主義的途上，求着維持并鞏固其統治的手段。（註二）日本積極主義的這實際的目的和要因，不過是被所謂日本「國內缺乏自然資源」的呼號所掩飾的確，日本土地的七分之六，不適用於農業，而且日本對食糧也不能自給。并且日本連最重要的動植物原料——棉花及羊毛——也沒有，鐵也幾乎沒有，煤炭和木材也都缺乏，採取的煤油，也只夠消費的二〇%。

（註一）「高度發達的金融資本與發達較遲的封建底農業間之矛盾……是根本的矛盾」森喜一著，恐慌裏的日本主義經濟解剖，東京，一九三〇年。

（註二）「和美國作戰以及中國的復興，從外部威脅着日本。」——一九三二年英國急進思想家羅素這樣說。（*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P.114*）「日本是一個鍋，其中有內部的壓力在不絕地擴大。若不在適當的時候將保險機打開，戰爭終久是避免不了的。」——俄國白軍首領，研究太平洋問題的哥洛文，在今年也這樣聲明。（*Golovin, The Problem of*

The Pacific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23. P.21.）資產階級報紙日內瓦新聞，於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對上海事件正酣時所作的聲明，也有引用來解釋這事的價值：

「……在若干點上，日本與其說是像德國，寧說是像帝俄。日本無疑對於相當的變亂是有準備的。在經濟破產並且預佈了革命勢力的國家內，因這新的戰爭的結果，或者有很可怕的事務發生也未可知……我們決不想什麼戰爭。但是神精錯亂的狂風，如果將國人吹到像一九一四年德國及帝俄之途上的話，他們怎麼能逃脫呢？中國國內的狀態是很令人悲觀的。戰敗將驅使這國民走到絕望之途，更且會驅使他們走上××主義之途也未可知。日本的狀態，無疑是不會比一九一四年德國的狀態好，或者也不會比帝俄好。這就是我們之所以憂慮的地方，就是九一八之滿洲事件之最後的結果，世界的一半或許會赤化。這是我們所決不能容許日本軍國主義的地方——雖然我國簡單的人們，把他們看做是社會安寧的擁護者。」

但這些事實，只有在日帝國主義主張積極政策的場合，並且意識到太平洋『大戰』之不可避免性的時候，纔有決定底意義。只要日帝國主義不放棄積極主義，這種戰爭總不能避免，正因為日本已經預見到這危機的原故，所以纔像熱狂似的極力鞏固并且擴張其

隣近大陸上的食料上，原料上及燃料上的根據地。

殖民地爭奪戰之強化

(四) 帝國主義列強之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爭奪戰之激化。

「帝國主義之顯著的特徵——列甯在第二次大會關於殖民地及民族問題之報告演說中說——是全世界之被分成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在多數的被壓迫民族和極少數的壓迫民族。」

這特徵在世界戰爭後特別明顯地現出。但在太平洋上，橫着有帝國主義列強之最重要的殖民地，作着爲分配并再分割那殖民地的鬥爭。不僅祇包括朝鮮及臺灣的日本的一切殖民地，不僅祇包括菲律賓、關島及夏威夷的美之殖民地，不僅祇法國的印度支那、次殖民地的暹羅、荷蘭之東印度羣島、英之馬來羣島及大洋洲，更以至印度——「英帝國最豐富的金鋼鑽」——也屬太平洋。太平洋上，並且有爲世界資本主義最重要市場的中國，佔

其中央的部份。因為中國爭奪戰的歸結，在某種程度上是決定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間勢力關係的根本問題的原故，所以這爭奪戰會更加激烈起來罷。（參閱本書所插地圖）

（五）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這爭奪戰，現在是在新的條件之下作着的。

「佔地球人口大多數的殖民地及次殖民地諸國之勤勞大眾，從二十世紀初葉，便已注意了政治生活。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以及俄國的蘇維埃權力，使這些大眾化成了帝國主義之×××的世界政策之積極底原因了……」（列甯）

「本國和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在日益增大。作為戰爭結果的歐洲帝國主義之某種程度的衰弱，殖民地上資本主義之發達，蘇維埃革命之影響，最大的島國而為殖民地強國的大英帝國內部之遠心底傾向等等……都使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上的大眾的反抗日見容易。使數萬萬的中國國民動搖的中國革命，說明帝國主義全體系上之一大潰口。」（Comintern 報告）

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上世界史的革命運動事件——其最重要的就

是中國革命——互東洋殖民地的全體表現出不絕動亂和干涉的狀態。

『市場及投資領域之爭奪戰……已引起爲分割龐大的中國市場之一大干涉戰在帝國主義者之前，要有榨取的對象……存在時，一般的帝國主義底集團，便極有形成的可能……但同時，對分割中國的這共同鬥爭，在帝國主義集團的內部，又會使其利害關係的最深的矛盾加深……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國民之事實上的戰爭，有在帝國主義間引起極大的衝突之虞。』（Comintern報告）

29

這樣地要再分割殖民地世界的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便以殖民地及次殖民地諸國勤勞大衆之×××底解放鬥爭之昂揚爲背景而展開，在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上，也和這相交錯而作着。帝國主義者間的矛盾，和『其本國與殖民地』間的矛盾不絕地錯綜着，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世界的支配便愈加動搖而更趨狹小。但是不用說，帝國主義全體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之勤勞大衆間的矛盾，以及更加熾烈的鬥爭，和作着現時代主要內容的世界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間的鬥爭——即兩個系統的鬥爭，是不絕地相

依從着的。所以太平洋上帝國主義者間的鬥爭是和帝國主義世界全體之對蘇聯的鬥爭，極密切地接合着的。太平洋沿岸所發生的最近的諸事件之發展，滿洲之強佔和中國的內戰——也都和這鬥爭接合得極緊密。

第二章 太平洋問題與世界資本主義恐慌

遠東的帝國主義矛盾之發露，發展及激化，以一九二九年中發生起來的世界資本主義恐慌為背景，帶了異常顯明的性質。

這裏或者沒有去論敘這世界恐慌之徵兆或結果的必要，但只要指摘出那恐慌在太平洋上比其他任何地方表現得更尖銳而且深刻，便很夠了。這是因為：一方在遠東各國有劇烈的農業恐慌（這是因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之支配而發生的）和經濟恐慌相併而起，他方帝國主義者又極力想將恐慌的一切負擔不單祇轉嫁到『本國的』勞動者及農民的身上，并且還想轉嫁到殖民地諸國勤勞大眾之身上的原故。這恐慌的影響，由于表示太平洋上三大主要帝國主義強國貿易額之低落的數字，便可以窺知一斑（註）

貿易額之減退（對一九二九年之百分率）

輸 入

美國

英國

日本

一九三〇年	三〇・四	一三・九	三〇・二
一九三一年	三一・九	一六・六	二一・五
輸 出			
一九三〇年	二六・七	二一・七	三一・六
一九三一年	三六・九	三一・九	二二・〇

(註) “Economist”, 13/1, 1932, 關於日本之數字, 係由著者計算出的。

在這樣的恐慌之下, 不單是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壓迫激化, 并且他們間對殖民地之爭奪戰, 也當然激化。

『世界經濟恐慌之最重要的結果, 就是世界資本主義上固有的矛盾之顯露, 和激化。主要帝國主義諸國間之矛盾, 表現為奪取販賣市場, 爭奪原料及投資等鬥爭而

激化。現在，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滿足他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之從來的分配。他們承認力的相互關係已經變化，而為適應這變化，便不能不將販賣市場，原料資源，勢力範圍等等重新加以分配。」（斯塔林）

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上的解放鬥爭，以及這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的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與侵略，在以上的情勢下，必然會以益加擴大的規模循環不息。

世界資本主義恐慌，極度地激化了日本資本主義之特殊恐慌，其結果，日本的資產階級者及地主，便要更加加強她在中國以及亞洲本土上的剝削。他方，美國的資產階級者，因為這次的世界恐慌，明白地知道美國及他們個人的幸福，係由世界政治經濟的事件及外國市場的狀態所左右。——於是，恐慌便促進了美合衆國進攻式的外交政策之更加一層的積極化。同時這世界恐慌，自一七一四——一九一八年戰後，日本之活動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造出了極好的局勢。確實，德英的財政破綻，及美國的恐慌之激化，震撼了世界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全體。因為這原故，不僅歐洲列強，連美國也不得不對日本加以顯著的控制了。

同時因爲世界恐慌深化的結果，世界資產階級者對中國的侵略傾向益形尖銳，而列強對日本在滿洲的行動之反抗，也更加強厲了。而這是最重要的——然而也是世界恐慌發展的結果，世界資產階級者之反蘇傾向，也愈加激化。而夢想日本之侵略滿洲便是擴大對蘇干涉的最積極的世界反動份子，遂左袒了日本的方面。

這一切事情的結果，以及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之直接產物，便是目下遠東所發生的諸事件——如滿洲的事變及事實上的佔據，在中國本土上戰爭之開始，國際在對中國革命之干涉的形態下繼續作着的內戰等等。在中國五大重要商埠上設立中立區的日本之提案，以及想將「上海問題」轉移爲關係各國之「圓桌」會議的日本外交的努力，無疑是說明日本實際是覬覦中國的瓜分，然而努力想得到獅子（即最多的）的分贖部份。各帝國主義者將日見增多的軍隊集中到上海，就是表示事實上已經發生國際的干涉。不待言，隨着這干涉的進展，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便更加激烈，而終於不免有衝突的危險。

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爭霸戰上的勢力之分配，它本身是極其複雜的。那是因爲那

勢力的配置，不能離開世界的規模，而且太平洋問題是和世界帝國主義政策之其他極尖銳的問題及矛盾緊密接合着的原故。但是現在且將次要的要素及次要的要因暫置不談，這情勢在大體上，總會歸結到三個居指導地位的太平洋強國——英美日——之三角衝突的罷。不用說，這衝突是一面互相發生作用，而一面是以現代根本矛盾的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矛盾為樞軸而展開着的。

第四章 太平洋上英美之對立

南美中美之對立

『這些（帝國主義的——著者）矛盾中最主要的，是英美的矛盾，無論在精製商品之銷售方面，或在投資方面，主要在英美間也作着鬥爭。如果想知道這事，無論把什麼經濟雜誌，或者是關於商品或資本之輸出的任何文獻拿來一看都行。主要的鬥爭舞台，是南美，中國，老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及自治領。在這鬥爭上佔優勢者——然而，是佔顯著的優勢者——是美合衆國方面。』（斯塔林）

像上面說過的，這英美的鬥爭，是在太平洋一切的国家內作着的。所以這就是太平洋問題之本質的要素之一。福克斯說過：

「這太平洋的爭霸戰，極顯明地，是在英美間展開着的。兩大強國雖然都想獲得太平洋，但實際上，無論那國都不能夠把它保持。」（註）

（註）Sir Frank Fox, *The Mastery of the Pacific*, P. 20.

在英國的自治領上，這門爭大體上是經濟鬥爭。但是侵入了英國外圍的美國資本，在英國之太平洋自治領上，就中在坎拿大及澳大利亞上，確握着莫大的勝利。一九二九年美合衆國在坎拿大輸入中所佔的比率，就有六八%，而英國所佔的比率，只不過一六·八%；在澳大利亞的輸入中，英國的部份，減低到四三·四%，而美國的比率，則增加到三四·六%。在紐西蘭的輸入中，美合衆國的比率，從一九一三年之一〇%增加到一九二九年之一九%。（註）

（註）*Commerce Yearbook*, 1931。

在南美及中美，也作着同樣的經濟鬥爭，但這已經轉化為政治鬥爭。在這鬥爭的過程上，英美兩國都利用了土着的封建底資產階級底要素，造成并顛覆了政府，同時又組織了

「革命。」

在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南美四國——智利祕魯厄瓜多爾及哥倫比亞上，美合衆國和英國之貿易上的競爭，極形激烈，一九二八年兩國在其輸入總額中所佔的比率如下：

	祕魯	厄瓜多爾	哥倫比亞
美國	三二·六	四六·二	三二·四
英國	一七·二	一五·六	二二·六

美國在這些國內投資之劇烈的增大，由下面資料可以窺知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在智利從一千五百萬金元增到五億二千萬金元；在哥倫比亞從二百萬金元增到二億一千一百萬金元；在祕魯從三千五百萬金元增到一億五千萬金元；在厄瓜多爾從一千〇五萬金元增到三千萬金元。（註一）據最近的資料，美國對智利的投資，在今年初頭，即已達七億一百萬金元，在哥倫比亞達三億二百萬金元，在祕魯二億金元。（註二）

April, 1932.

無論在墨西哥（美國在這國家輸入總額中的比率，從戰前的五〇%增至七〇%，英國的比率，則由一三%減為七%）或在中美諸共和國（巴拿馬，科斯特里加，桑撒巴多爾，尼加拉瓜，及瓜第馬拉，在最近十年來，都變成了美國的咖啡及香蕉農場了）美帝國主義都佔有絕對的優勢。雖然這樣，但仍繼續作着激烈的鬥爭，而在接近巴拿馬運河的地方上，英美間對於保障這運河的安全問題，正在作着領土上和戰略上的競爭。前面講過，這運河對於美國之支配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

亞細亞沿岸的對立

在亞細亞沿岸，英國以龐大的殖民地帝國印度為始，有錫蘭，緬甸，馬來半島，波羅洲，香港等地——並且在顯著的程度上支配着有五千萬人口的印度。泥細亞在這裏荷蘭帝國

主義，

『在事實上不得不日漸演着所謂「代理人」之從屬的任務。同時這代理人在這裏又必須盡着劊子手和憲兵的任務。』（CORNHILL 報告）

印度對英帝國的任務，這裏無須講也會知道的。說起馬來半島及印度泥細亞，這兩處地方上，便集中有世界橡皮生產之壓倒的部分。（在印度泥細亞即有三分之一。橡皮生產之獨佔，雖在英國資本的手中，但這却成了英國和橡皮主要消費國的美國間之劇烈鬥爭的對象。這兩處地方，並且有東亞細亞唯一重要的煤油資源，以及巨大的鐵——僅印度泥細亞一國，即有日本之十倍，中國之四倍以上的鐵礦——和錫的礦山。（註）英國立腳在那多數的根據地和在長期間的殖民底發展過程上所獲得的那「殖民地獨占」上，在這裏當然是維持着她的現狀，反之，至今還沒有佔領領土之野心的美國資本，却向着全線作積極的進攻，努力想侵入馬來及印度泥細亞——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想侵入印度，以造成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勢力關係。

(註) 馬來的錫之採掘，從一九二三年之三萬九千噸，增加爲一九二六年之四萬七千噸。在荷屬東印度，則自二萬九千噸增加到三萬二千噸。波羅洲的錫之採掘，一九二六年爲三萬二千噸，在尼格利爲七千噸，在暹羅及中國，亦各有七千噸。(鄧廷著美國征服英國，一九五——一九六頁。)

英美在中國的競爭

最後，在可以說是英美抗爭之最重要的舞台的中國，美國資本，在許多重要貿易部門上，不單祇和英國資本猛烈地作着競爭。(註)(這競爭在棉花，煤油製品，鐵路材料，機器，電氣裝置等等市場上，特別來得激烈)並且在許多最重要的投資對象方面，也努力想獲得最重要的原料資源。(如絲，皮革，植物性脂肪等等。)美國資本，更想獲得中國政治及經濟之支配地位，便廣汎地利用其政治勢力，在中國軍閥中物色自己的提攜人，給這些提攜人以軍事技術上及財政上之援助。(如供給美國教官，顧問，軍事材料，飛機等等)以與英日對抗，并且想由援助他們而獲得中國的整個市場。

(註) 一九二二年，英國本身在中國輸入總額中的比率，爲一六·〇七% (據中國的統計) 一九二

九年，這比率便減低爲九·三%，到一九三〇年，更低落到了八·一五%。然而奧合衆國的比率，則幾乎是停止在同一水平線上的，即一九二一年—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年—一八·〇二%。一九三〇年—一七·五%。

一九三〇年，英國輸入到中國及其他一切殖民地（香港除外，香港不過是華南的外國貿易之集散市場）的商品，總額爲二億七千一百六十萬關兩；美國連菲律賓羣島在內，爲二億三千六百八十萬關兩。香港對中國輸出（一九三〇年，佔中國輸入總額之一六·四四%）中的四〇%，是英國的商品；美國商品，如果估計爲二〇%的話，則英國及其殖民地對華的輸出總額：一九三〇年，爲三億五千九百萬關兩，美國及其殖民地對華的輸出總額，爲二億八千〇五十萬關兩。

自然這計算是極其不確實的。但是比起將一九一六年以前英國的比率，估計爲二〇%，將美國的比率估計爲六%，而將這年以後估計爲一二%的中國著者（Pan Shulin, %

算時，想來還略近於實際。

英帝國主義，因為戰後經濟上及政治上俱趨衰弱的結果，經不起美國資本的強襲，便不能不整個地退却，而在一切點上，非採取防禦戰術不可了。

英美之政治對立

在政治方面，太平洋上英美的對立，自大戰以後，是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來了。美國以中東鐵路國際共管為目的來干涉中俄衝突而未成者，其原因之一，也就是因為有這種對立，就是因為英國不願意幫助反對日本的美國的原故。並且這對立，也就是圍繞着今日日本行動所釀出的國際情勢之決定底要因之一。

英國的報紙，雖然總是不變調的唱着英美親善，但是毫無容疑惑地，這對立給與了日本以佔據滿洲侵略中國本土的餘地，而且因為沒有英國的支持，美國的反攻便屢次失挫。英國政府之曖昧的消極的，雖然這樣說，但大體上對日本有利的政策，決不是說英日帝國

主義在中國的利益關係實際上是共通的表現。那只不過是在得不到解決的英美對立和英帝國主義之反蘇政策上相結合了的。美國資本之深入英國自治領，而在其上發揮着莫大的政治勢力的情狀，以及因此自治領所取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會阻止英國之反美政策的事情——這些只不過使英美的對立更加深刻化激烈化罷了。

第五章 太平洋上日英之對立

受壓迫的英國貿易

雖然英美的對立在顯著地推進，然而英帝國主義和日本之間，是不能結成堅強的對抗美國的戰線的。英國雖然切望這樣，但是日本和英國的利害衝突，也是很顯著的。

在東亞細亞的貿易的競爭，和在航海業上的競爭同樣，恰恰是日本和英國之間，最形劇烈。但對於其他許多重要商品，也作着競爭。在這門爭上，日本取了決定的攻勢，而特別在最近數年中，更給了英國在東亞洲貿易地位以重大的打擊。（註）

（註）表示這門爭者，仍是在中國的狀態。英國以數十年的期間，握得了中國國外貿易的霸權。（在一九

〇四年，英帝國和香港，就已經佔了中國輸入總額的五成以上。）英國（除殖民地外）及日本在

中國的輸入上所佔之百分比如下。

	一九〇七至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英國	一一·九	一六·〇七	九·三〇	八·一五
日本	一五·六	二二·五五	二五·二二	二四·六三

一九三〇年英國及其殖民地（除香港外）輸入到中國的商品，為二億七千一百六十萬兩。然而日本，連朝鮮就輸出了三億四千一百二十萬兩。如前所述，從香港運到中國的商品中，假定英國佔四〇%，日本佔 〇%（前述中國的著者，各將其估計為二〇%和一〇%），則一九三〇年英帝國輸入到中國的商品，總額為三億五千九百萬兩，由日本輸入的有三億八千四百九十萬兩。

纖維生產品的輸入狀態如下：

中國

英美日對華棉布輸出之百分率（%）（註二）

英國

美國

日本

一九一三年

五六・三

七・八

一八・一

一九二九年

二一・八

〇・三

六六・五

香港棉布之輸入(%)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三〇年

由英國

五五・五九

一三・四一

由日本

三三・〇五

六六・四七

印度泥細亞

每年秋季(七月—九月)棉布之輸入(單位百萬碼)(註二)

由英國

由日本

一九二九年

三五

七〇

一九三〇年

二一

七〇

一九三一年

一一

七二

(註一) 滿洲通報，一九三二年，第二號，七九頁。

(註二) "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s," 16, IV, 1932.

一九三一年秋季，與一九二九年比較時，輸入總額減退二二%；從英國的輸入，減退七〇%，然由日本的輸入，則增加三%。

英屬馬來半島

每年秋季中之棉布輸入(單位百萬碼)(註)

	由英國	由日本
一九二九年	二四·七	一一·七
一九三〇年	八·五	一五·四
一九三一年	四·三	一五·〇

(註) 塔斯通信社電報通信集，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三一年秋季，與一九二九年比較時，輸入總額減退五〇%。由英國輸入者，減低了八二%，由日本輸入者，則增加一八%。

英屬印度

每月平均棉布輸入（單位百萬碼）（註）

	由英國	由日本
一九二五年	一〇七	一八
一九二九年	一〇六	四五
一九三〇年	六六	三二
一九三一年（九個月）	三三	二七

（註）同上。

51
 一九二五年，日本輸入印度的棉布，比英國少六倍之多。但至一九二九年，日本便已輸入了英國的四〇%以上。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二九年比較一看，英國輸入者，減低了七〇%，

但日本之輸入，只不過減低了四〇%。(註)

(註) 這競爭不單限於遠東市場。從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六月，英國合其五個「帝國殖民地」——馬來，錫蘭，斯坦，倭坎大及克尼亞——合計輸出了三千〇八十萬碼，日本的棉布也輸出了八千九百六十萬碼。『日本在西非洲，也是織品市場上英國之可怕的競爭者。』(“Morning Post”, 11, III, 1932.)

英國在織品及其他市場上的狀態，直到最近纔略見起色——這在部份上雖然因為是印度及馬來諸國採用了不利於日本的高率關稅之故，然而根本上，是由於英國之放棄金本位制，以及因日本干涉中國之結果而生的反日抵貨所致。(註) 這抵貨運動，不單遍及於中國，並且在部分上遍及了其他的遠東市場。(在印度支那，印度泥細亞，馬來半島及緬甸，商品配佈網，悉在中國人的手中。)

(註) 日本對華輸出，因世界恐慌的結果，已經比日本之干涉以前顯著地減少。去年下半年來時起時伏的抵貨運動，對於日本貿易是致命的打擊——比中國從來一切的排日運動更較致命的打擊。這

抵貨運動的影響，只要看一九三一年度日本對華輸出比一九三〇年之四億〇三百萬圓激減爲二億五千八百萬圓，就可以知道。這減少率是三三%，而比之這年日本輸出總額之減少率二二·三%，尤遠在其上。在這同期，由中國輸入，也減少了一六·八%。在維持日本國家收支之平衡上，演着莫大任務的中日貿易差額，是從一億二千萬圓，一舉而縮減爲二千二百萬圓了。而減少得最多的，是日本對華中的輸出，其減少率竟佔四四%。而對華北的輸出也減爲三〇%，對華南的輸出，減少了三五%。日本對滿洲的輸出，也減少了一二%。日本對華輸出的棉布和糖（一千二百萬圓比二千五百萬圓）一樣，減少到五成以下。（五千五百萬圓比一億一千四百萬圓）至於棉紗的輸出，則幾完全杜絕。（九十萬圓比五千六百萬圓）

但這數字，決不能充分說明日本貿易便在中國受了大的打擊，據一月中旬所發表的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代表米里之計算看來，至那時止抵貨運動，與日本工商業的損失，是一億八千八百萬圓。在中國商埠上，「屯積」有八十萬噸以上的日本出口貨品。（僅在上海，所查封的中國商人購進的日貨數額，便有六千萬圓之多。）在這鉅額的商品之外，還有不少的商品停滯在日本

的商港。

這些數字，可以說明日本本身商業的損失，但是情形最惡劣者，則爲日本在中國的工業。據日本紡織業者聯合會的資料，他們在一九三一年末，只能夠銷出了他所生產的二〇%。就這也還是爲運出到中國領土之外而賣給了日本商人的。其餘的八〇%，則完全堆積在日本的工場堆棧之中。據這些計算起來，日本紡織業的損失，僅在上海，在日本佔據上海以前每月，就不下二百萬兩。……此外，還須把日本航業之莫大的損失，加算上去。這據上述的米里計算，爲三千五百萬兩。日本輪船公司，常停止或縮短航線，並有時停駛，現在停駛輪船噸數，已超出一百萬噸。

二月以後——上海最初的戰爭以後，日本在華貿易，是完全停頓了。日本的銀行，對滿洲以外的中國各埠，連期票也發不出來了。

在中國及其他貿易市場上，英日間既有如上所述的激烈的競爭存在，則日本這樣的損失，自然就是英國的利得。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雖然在英國找不出轉佳的徵兆，但在一九三一年最後的幾個月後，却不斷地指出中國排日抵貨運動爲英國輸出及產業活動的原因。遠東事件對英國貿

易影響的這樂觀的估價，到一九三二年二月，又早成泡影了。隨着滬戰的開始，這最重要的中國商埠上一切的交易便都完全瀕於杜絕了。

英國在這猛烈的貿易戰之外又遭逢了猛烈不劣似前者的和日本商船的競爭。這競爭不僅在太平洋航線及歐亞航線上表現出來，並且在中國沿海岸航線及內河航線上也發生了起來。（一九三〇年中國商船參加了中國對外貿易以及各商埠間來往之運輸的比率，為一八·七七％。同樣，英國的商船為三六·七九％，日本的商船為二九·三三％，美國的商船為四·七七％。）

他方在中國及馬來半島日本和英國是投資上的主要競爭者在馬來半島和印度泥細亞日本資本握有鐵礦和油田。特別在中國，兩國的投資額，據最近調查，（註）合計達十二億五千萬英鎊。英國的資本在中國建設之鐵路及鐵路材料，在中國的紡織工業（日本在中國形式上雖有四〇％以上的紗廠，但事實上却握有中國紗廠的大半，然而英國到現在還只有三家大工廠）在郵政設備及信用貨幣流通方面（在中國的英國銀行和日本銀

行之鬥爭，也和日本資本相衝突。不錯，日本投資的大部份是集中在滿洲的，而英國主要的投資範圍是華中和華南，但是日本對於華中及華北，也極其注重，所以在這方面英日之銷貨及投資的競爭，也激烈萬分。尙有必須附加說明的，就是英國對日本本身的直接投資，爲數之少是不足取的。

(註)“Blakeslee in Foreign Affairs” Oct. 1931.

日英之政治對立和提攜

但有不差似這之重要的意義的，是日英之政治對立。渴欲國外市場的日本，想由國外市場來解決其資本主義經濟之深刻的構成底危機。遲於其他各國而參加了殖民地之選擇及分配的日本，在其一切政治經濟的條件壓迫下，負着××太平洋西部方面既存領土上之狀態的任務。然在這方面，與其說美國勿甯說英國是維持現狀的衛兵，所以日本又勢不能不和英國衝突。

『太平洋上，雖說各國有互相衝突的傾向——我們的羅斯福說——但這件事實是有決定底意義的。就是，英國爲了英帝國，或至少爲了自治領……要維持這整個領土的現狀』（十一頁）他又在另一個地方說：『大英國……是努力想維持她現有的的一切的一大保守主義者。』

英國的行動和日本的行動之衝突，首先必表現在中國本身之中。討論過解決中國問題，和除去『中國無政府狀態』之問題的佛蘭克福克斯，斷定解決這問題的方法之一，是要日本統治中國。他舉述許多事情以作其論證，并像這樣的明言道——就是，如果允許日本統治中國：

『……從日本之組織能力和日本之國家權力來說，或許日本會統治不單祇中國更及於亞洲全體，并且即刻就會左右整個的世界，想來恐怕會弄成這樣的罷』（二八八頁）

這在英國，是太大的犧牲。

「日本想由武力來解決這問題。（中國問題）但是那……會危害全世界的和平罷。」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目標，不單祇在中國，對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日本覬覦這地方的，是其中的煤油，錫，鐵及橡皮，以及有榨取那多數的土人之可能性）也是這樣，甚至還想支配英屬印度及太平洋上的自治領。（所以印度和那些自治領土，都抱着顯明的反日的態度。）這樣，日本之擴充殖民地政策，祇有把英帝國主義拿來犧牲纔能實現。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日英利害的調和，（一切資本主義世界上，所謂調和也者是不會有的，）兩者間連幾分鞏固的緊密的永久的協作，也成不了問題的。（只是兩強國為實現具體的反中國的反蘇聯的行動，纔有協作的可能，但這行動，不獨不能排除兩國相互的矛盾，反而促成那矛盾更加激化。）要重新來締結日英同盟等等，是不會有的。因為這樣的同盟之締結，非要在英帝國主義承認了對她全然受不了的日本之要求及日本之擴張殖民地政策時，是不可能的。

「如果日本企圖實行完全統治中國的政策——中國及香港英國商會書記福爾聲明道（據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倫敦自由黨機關報 *New Chronic* 所載論文）——英國恐怕會處在祇用外交手段是不能擁護其利害的那種狀態上的罷。這是因為在這樣的場合上，不僅「開放門戶」，並且太平洋上我國通商航線以及澳洲和紐西蘭的地位也都會受到威脅的原故。」

作爲東方赤化之防壘的日本

但緊要的事，是日英的矛盾，展開在這些事情之下：兩個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鬥爭，維持帝國主義在東方動搖着的支配權之鬥爭，以及英美之對立等等。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實質上爲敵人的日英間，生起一定的——雖然是暫時的——接近和妥協。特別在中國，英日的相互關係，不僅爲英美之對立，並且爲英國對中國革命之極強烈的恐怖所左右。在亞洲領有世界最大之殖民地帝國（印度）和非常廣大的領土的英國，從中

國革命受到和日本同樣的直接威脅。

這革命的狂濤日見高漲，然而英國獅子的爪牙，早已不似以前。日本戰後一變為強大，而成了英國有力的競爭者的事，是使英帝國主義的地位益見困難的情勢之一，但同時英國在這競爭者中，找出了在和中國革命之鬥爭上的貴重的同盟者。不管英日間有深刻的矛盾存在，但這鬥爭能使兩者結合。衰頹的英國努力想利用日帝國主義做國際的砲壘。這件事，作為決定英國對日關係的主因，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中國蘇區的發展，愈加威脅英帝國主義之殖民地的支配權。英國在這種威脅的壓迫之下，雖不願意，也非得歡迎日本在中國獨佔支配強化不可。尤其是英國在某種程度上，得承認欲瓜分中國的日本之意志。於是，對殖民地革命的鬥爭，以及全體欲維持并強化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理論，和帝國主義者相互鬥爭的理論相衝突。（註）

（註）對這點上有非常特徵的，是英國殖民地政治家在華著名的 Woodhead 當最近上海事件之際所抱的態度。他承認日本積極政策的結果，會有侵害英國權利之虞，但仍這樣聲明：只要日本訴諸武

力，「一切的外國人」的權利，都希望這武力勝利。

但是對殖民地革命鬥爭之理論，和封鎖蘇聯政策之論理是一致的。這政策自蘇聯成立以來，英帝國主義便不絕時時暗地實行過。英國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不但積極援助了日本的干涉，並且援助了日本之侵略遠東的計劃。蘇維埃沿海州之美國派遣司令，美國的格列夫斯將軍，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引用許多事實和文書，曾明白地加以立證。近來英國保守主義者對日本在滿洲之侵略政策的寬大態度，也無非和他們對蘇聯之侵略政策相關聯的。在這次英帝國主義對日本之干涉之態度上，那反蘇政策，也演着最大的任務。這因為作為日本之××的機能，是英帝國主義反蘇陰謀上之不可缺的要素之故。

這樣，英日帝國主義間尖銳的矛盾，把前者推進到一個方向，而其反美的，反中國的，尤其是反蘇的政策，又把後者推進到另一方面。所以英國對日政策之以迂迴曲折為特徵，是毫不足怪的。日帝國主義者，在英日同盟存續的二十年來，便立脚在這上面，而且在其庇護下強大起來了。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上，這同盟在美國及英國自治領土

的壓迫之下消滅了。不久，英國便在星嘉坡從事建造了強大的海軍根據地。這在客觀上首先對日本是個威脅（『星嘉坡根據地的目標，只在和日本開戰』）（註）自然這是爲防備美國的。其後數年間，英美維持表面的妥協，日本在某種程度上是孤立了。但隨英美對立的激化，和東洋革命的威脅之增大，更隨着英國對蘇侵略政策之重新強化，英日之間，又重新接近；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關於對華問題的協調，締結了一種協定。英帝國主義者對日本在滿洲和中國之侵略，事實上似乎取了容許日本自由行動之態度者，或許是這協定的結果也未可知。英國拒絕支持美國，而將英美之對立曝露到青天白日之下者（不管華盛頓幾次提議合作，倫敦總是加以拒絕的事，至今可以說明是見解的不同）無疑是使美國在某期間陷入孤立無援的重要原因。不僅此也，英國在國際聯盟上所取的立場，英代表者之積極參加『調查委員會』遣赴中國的喜劇，以及英外相西門關於滿洲問題之演說（在這演說中，不絕用這些話來搪塞：報告尙付闕如，在未接到國聯委員會報告以前，不能發表什麼意見等等）——這一切都證明英帝國主義承認日本在滿洲的行動（雖然其結果，

特別因北平山海關鐵路之讓步，致英國資本受到莫大的損失，）并且此刻現在的英國，在中國內地，對日本也不拿出什麼積極的行動。

（註）當時日本報知新聞曾載稱，「吾人可以聲明，星加坡海軍根據地之以莫大的犧牲來建設，係說明英

國之對日本的敵視。……并明白我國在此計劃實現之際，即為其念頭上之擬想敵。」一九二四年十

二月，Nation 雜誌所載。

但這事不是意謂遠東之現實的反日矛盾，會漸漸緩和下去。恰恰相反，隨日本攻勢的發展，這些矛盾，也必然激化，所以今後日本更對中國侵略之時，不限定美國就不會在英國自治領土援助之下，使英國脫離日本。

第六章 日美之對立

甚於經濟鬥爭之政治的對立

這是事實，日美太平洋上的對立，是立腳在現在最形深刻的英美對立，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的矛盾之上，而且是在和這相關聯的世界諸矛盾之一般體系中——雖說只佔次要的地位，但近年來突趨緊張了起來。

日美這對立的本質，其激化及發露的原因，不僅限於經濟的競爭。美國對中國及其他市場上的貿易，與其說是和日本貿易競爭，勿甯說是補充日本貿易的。美國對這些市場輸出的顯著的部份（四〇%）都經過日本的經紀人之手，還有許多部份——約一半——則經過日本的銀行。（註）此外，輸出到中國的日本商品的大部份，特別是纖維生產品，都是

由美國的原料或半製品製造成的製品。美國不獨對日本，并對中國的日本企業家供給鋼鐵和機器。（據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資料，該社由美國採辦的材料，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總額為一億二千九百萬圓，由日本購辦的材料，總額達一億九千三百萬圓。）

(註)“Japan Times” 6/X, 1931.

在纖維生產品和大衆消費品的領域上——這是日本輸出到中國巨大市場上的重要商品，美國的輸出并不積極。反之，美國特別重視的煙草、煤油生產品和木材，日本却不輸出。同樣美國的商船和日本及英國的商船不同，在中國和東亞洲方面的運輸上，并未演重大的任務。美國實際對華的投資，也比不上英日。（據前述“Foreign Affairs”中 Blakesle 最近的資料，一九三一年十月止美國投資總額，為二億五千萬金元。）然而這些資本和中國鐵路的關係異常薄弱，并且和中國重工業及纖維工業——即和日本資本特別重視的領域，全無關係。最後須力加說明的，是美國和日本本身的貿易，顯在和中國的貿易之上，美國對日本市場貿易上之重視，比其對中國市場的關心尤為顯著。這事只要看下面的表就

可以知道。(註)

美國對中日輸出入總額的百分率

	由美輸出		對美輸入	
日本	一九二二— 一九二六年	三〇年	一九二二—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〇年
	五·五	四·三	九·五	九·一
中國	二·九	二·九	四·四	三·七

(註) Commerce Yearbook, 1931. Vol. I.

其次還要說的，就是美國佔外國對日投資的第一位的事——據今年二月美國商務部發表的資料，美國對日投資，總額為四億五千三百五十萬金元。其中對傳道事業之投資為八百萬金元，對產業投資為六千一百五十萬金元，對日本國債投資為一億六千一百九十萬金元，對日政府保證之有價證券投資為三千五百四十萬圓，對地方公債為四千三百萬金元，對日本私人公司之股票及社債之投資，為一億四千二百七十萬金元。

爭奪獨佔支配權的兩國

雖然這樣，但目前太平洋爲什麼是尖銳的日美對立之舞台呢？那是因爲日美在遠東的衝突，是兩種進攻的勢力——兩個帝國主義強國之衝突，而兩國均不滿足其現存的領土上經濟政治上的勢力關係，爲擴充其支配範圍而積極地鬥爭着的原故。如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的目標，在以武力強佔滿洲及中國的全部或大部份，更以此爲根據地而將來必定會爲支配全遠東及太平洋上多數的島嶼，而更擴大活動，同時更會危及英自治領土（這些地方，在經濟方面——一部份在政治方面，正日漸歸併於美國的勢力範圍）和中美南美的美國之重要利害。日本活動的方向，是這樣和美帝國主義發展的路程相交錯着的。美帝國主義當九十年代之末（美西戰爭）告成之時，首先就將其鋒尖向了遠東，於過去十年來，在中國實行對日帝國主義之組織的侵略的反攻。

日美的矛盾，是覬覦着遠東全部及西部太平洋之獨佔的支配而互相排擠着的進攻

得最積極的兩大帝國主義勢力間的矛盾，這事情說明這矛盾極尖銳而難於和解。這矛盾在中國表現得益加尖銳，而且特別顯露。『現在中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重要，美國政府及政治家們，這樣估定着中國的意義。』（代尼，八一頁。）

日本利用其接近領土的軍事上的優越，從世界戰爭當初時，就公然實行佔據滿洲和統治中國（對自己有利的獅子的賊品）的侵略政策。

日本的文件和日本的出版物中，可以看出關於這的種種聲明，有的用了極漂亮極曖昧的外交言辭，有的則用了露骨的軍隊式的用語。其第一種樣本，可以看日本半官的著述河上清所寫的東西；第二種樣本，可以舉田中義一之著名的奏章。

『日本在華之生命的利權，如被侵害——河上在一九二八年婉轉的說——即使日本是自由主義政府，也不能拱壁坐視。姑無論好壞，日本人——除少數外，決不肯讓這些生命的利權，尤其是在滿洲的利權，任命運播弄，如果這些利權能和平保護，就不會有越軌的事情。但在用親善的政策還不能加以保護時，就必須找些其他的什麼

方法。』(註)

(註)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28.

『日本若不以「鐵血」政策，不能拔除東亞之難局——一九二七年時之首相，政友會總裁之田中男爵在其奏章中稱——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美國的武器——門戶開放主義

自然，分割及佔領的政策，在一切帝國主義者都是共通的。但只美國和在華的其他帝國主義者的不同點則在想獨占支配中國市場的美國，絕對反對在日本的指揮下，或在日英的協定下來分割中國的事。遲於歐洲列強而登於奪取殖民地之舞台的美帝國主義，沒有閒暇在適當的時機來確保在亞洲大陸上的適當根據地及「勢力範圍」。

「菲律賓之佔領，和美國最初在東洋的世界政策上演了顯著之任務，其所以一
致者，并非偶然的。」（註）

（註） 洛克福：不安的太平洋，一八九頁。

但爲「侵略」亞細亞大陸之領土根據地的菲律賓，當然比不上英日甚至法國的殖民地根據地。由於這情勢，乃有「門戶開放」政策發生。這政策不外是反對中國將不利於美國而被瓜分的事。

「美國人把門戶開放政策當作對抗中國貿易將被美國以外的列強所分配的
傾向之唯一方法來提唱了。」（註）

（註） 同上，二四二頁。

這主義隨着美國在華及遠東一般之貿易上的利害而生——至少美國的著作家是
主張。但這主義在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氏發給各國的通牒中，纔顯明而且明確
出。這通牒內祇說到貿易，和在中國領土各部上，即在列強所宣言的「權利範圍」之

界限內，亦應保證爲自由市場。具體上，美國則向其他列強提議，在其權利範圍及租借地內，應遵守以下的事項：（一）不准侵犯既存的通商口岸（開放給一切外國人的）及外國人的「既存的權利」；（二）不可設定于本國有利的關稅特權；（三）對第三國的商品不能徵收高過本國商品的起貨稅或鐵路運費。

從海氏的通譯來判斷時，門戶開放主義之適用範圍，看來像只限於比較狹小的貿易政策的範圍。

「隨着美國生產力的增大和完成品在外國市場上競爭能力之增進，美國的貿易政策是非常變化了。相互原則，特權及最惠國待遇之狹小的解釋，全都放棄，代之而出現了世界市場之機會均等的要求。」（註）

（註）William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of the U. S. of America, P. 265.

但這貿易政策是有所望於將來的。

「美國政府，最初就和計較現在貿易上之利害的政策同時樹立了遠大的政策，

注目到廣大的遠東貿易之發展。」(註一)

「對美國貿易之差別的待遇，被視為阻塞將來的成功之道的可能的障壁，而選均等主義為最適宜的鬥爭手段。」(註二)

(註一) 洛克福：前著，一七四頁。

(註二) 同上，二六五頁。

更其緊要的事，就是海氏的通譯只不過是出發點。因為：

「作為政治上的主義看來……門戶開放主義是必然地帶着動的性質，無論怎樣解釋都能自由伸縮的原故。」(註)

(註)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 in China*, P. 99.

不待言美國是時常與這以最廣義的解釋，而且完全超過通商制度的界限，把它當作觸到對中國及其各地的政治經濟支配的基礎的本身來處理了的。特別在後來的美國文
件——在美國指導下的華盛頓九國公約中特別明確——「門戶開放」的原則，便

包含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原則。這保全領土的原則，是美國最初當作對歐洲列強『蠶食』中國的防塞，其後又當作主要而且第一的對日本行動的障壁來提倡的。華盛頓條約的全部，本質上可以說是日本在中國所被禁制的事項之一覽表。例如，應尊重上述之中國之『完整』，應尊重『中國全領土上的各國人民工商業上之機會均等主義』，以及如爲獲得特殊權利或特權，不得利用中國的政潮等等。

和『門戶開放』政策有密切關係的，是美國對抗對華分割之傾向所再三提倡的國際管理之計劃，就是使中國最重要的鬥爭對象國際化的計劃。美國在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對於滿洲鐵路就已用極具體的形態提議這個計劃；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時，更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時，對於中國之財政及外債（戰前及戰後之國際銀行團）也提出了這個計劃。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團美國人，非正式地用更大的規模提議了這個計劃。（即所謂中國道威斯計劃。）一九二九年，美國又以中東鐵路『國際化』的提案，揭出了這個計劃。在戰前，這些計劃還能當作防禦的阻止的政策來觀察，但由於阻止他國

之佔領領土及擴大勢力範圍。美國也進于由保護她的將來而移至緊決的進攻之途。洛克福以爲『門戶開放』主義，雖說基于最高原則，而原係弱國之手段，（註一）而說以下的話者，只在上述的意義上纔是對的。

『美國力求得到他國民對其政策之擁護，并爲制止另一強國之積極的個別行動，更力求得到消極的共同行動。』（註二）

（註一）洛克福：不安的太平洋，一四二頁。

（註二）同上，一八〇頁。

但至戰後美國遂發生了有利的勢力關係，而美國的活動性，遂突然增大了。

門戶開放主義之發展與變質

75
無論是『門戶開放』的政策，或國際化的計劃，都暴露了那極顯明的進攻的侵略的本質。就是，美帝國主義將這些政策開始用爲確保其對中國全體之獨占的支配的手段了。

不待言，說門戶開放主義是從一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來擁護中國的這些話的，只有革命陣營中的叛徒，和國民黨的御用評論家。一九二二年英國的羅素曾寫道：

『美國人爲貿易和投資的安全，希望在中國成立一個鞏固的政府，并望其國民購買力的增進，而無其他強國之領土的侵略。可是他們決不想使中國變成強而有力以自行經營自己所有的鐵路和礦山。他們將反對欲使中國之經濟獨立的一切企圖。』(註)

(註) Russel, *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 P. 183.

這樣光冕而好聽的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表現爲美國之掠奪，美國之膨脹，以及美國之貪而無厭的手段。並表現爲美帝國主義只爲了獨占獲物，并爲妨制這獲物分割的政策的手段。

這手段在最近十五年來，針鋒之特別擬向日本，是不待多說的。何以呢？因爲日本是現在『堅決底蠶食』政策之最積極的侵略的實行者，日本是從正面和美國對華積極進攻

相衝突的原故。美國資本對一切好的機會，總主張這體裁適合的原則，以妨制日本的進攻，同時在他方，更實行對華的反攻。就是，美國資本特別向運輸和通信（航空，無線電）等方面侵略，并利用南京政府和其奉天的同盟者爲反日政策的工具。近年來滿洲中日關係的惡化，就是美國資本的這反攻之直接的結果和反映。美國資本鼓勵并援助奉天當局，使其對抗日本之更深的侵略。這方面的中日衝突，在顯著的程度，是日美衝突的反映。

日美戰爭可能乎

太平洋上日美矛盾之緊張的程度，首先在太平洋軍備問題之激化上現出。關於問題的這個方面，當於另一章中補充，這裏且不詳述。這矛盾的緊張，甚至在日美兩國幾次『和平的』『和平主義的』聲明中現出。世界上沒有像帝國主義者和平論那樣滑稽的東西。倫敦海軍會議當時，特別派遣到日本的威廉卡塞爾，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威廉斯頓之國際政治協會上所讀的報告中，這樣說道：（註）

『談到海軍問題時，日本人常預想着和美國艦隊——然而只和美國艦隊的衝突。』

(註) 'Pacific Affairs', Honolulu, Dec. 1930.

(還有要講的就是美國的海軍主力在世界戰爭完結後，不久就從大西洋移到太平洋的事。)

卡塞爾又說道：『但是日本非和美國戰爭不可的理由却一樁也沒有。』

據卡塞爾說，貿易不能成其理由，因為戰爭就是說貿易的破壞。此外所謂日本要佔領菲律賓的謠傳——『也不過是關於黃禍的嘗有的道聽途說罷了。』於是剩下的只有中國，在這裏『我國實際上的政策，也是盡力於領土之保全和門戶開放。』卡塞爾更進而論道：

『日本用條約來拘束這二個原則。而如諸君所周知的很少有像日本那樣嚴格履行其條約上之義務的國民，不僅此也。對華的一般政策，就是現在最接近我們本身

的政策。」

換言之，美國只要日本不侵犯美國對華政策的諸原則，并不想和日本生事。將這事說得最明瞭的，是洛斯福。

『所謂爲引起太平洋諸國民間之敵意的原因，不是解決不了的原因，——他在其著作中述着。但是，『海軍專家都以爲日美間的戰爭，在一九二一年有實現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日本用些什麼勝算而與以打擊的最後的機會。』『現在幸而日美的戰爭，看來像完全沒有可能……只要日本不破壞現狀，恐怕美國人和日本人在太平洋上不會礙事。』（註）

（註）洛斯福前書，二八〇，二六六，二八一頁。

但這附有條件的和平公式，因爲最近十餘年來日本的膨脹和日本大陸政策全歷史以及日帝國主義之不隱諱世界的企圖，屢被否定，而轉化爲其反面。日本對這公式之露骨
的答覆，在今次事件發生以前，海軍中將佐藤綱次郎，給與在其著如日美開戰（五——六頁）

之中。這書是一九三一年日美關係最緊張的當時出版的。

「我帝國無論在地理上或在歷史上，都負有應以一切手段向大陸發展的使命。那決不會是侵略罷。如果帝國在大陸上的發展被阻止，其存續的本身便會受威脅罷。和花鉢中的植物一樣，帝國只有將其根種到大陸上，纔能續存，纔能生長。如從大陸分離，帝國將致死滅，然而美國却極力想拔去這根，代日本而在東亞大陸上以實現其帝國主義。」

一九二七年，田中義一以其武人式的態度，更明瞭地更露骨地說：

「當實現此政策（「征服」政策）之際，我國當不辭與美一戰……將來如欲征服支那，必先打倒美國……」

滿洲事變與日美關係之惡化

日本之佔據滿洲和目下日本在中國內地所作的戰爭根本推翻了美國不絕在外交

官的正式演說中，并在極大膽的著述家之著作上所高唱的『和平』前提。今次的事件，將過去數年來不絕蘊釀的日美之衝突完全暴露，而且極度地現實化。在這種情勢之下，好久以前即已載于世界政治日程的太平洋問題，成爲雖不是今日世界政治之決定的問題，然總之是最緊急的問題之一。

與日本以大陸上之新的重要根據地，而保證莫大物質資源（原料，食料品，燃料，重工業）的滿洲佔據，僅此亦即說明日帝國主義之非常增強，并說明太平洋爭霸戰的接近。美國對這發展是不能默視的。因爲太平洋爭霸戰的條件，由是變化成對日本顯爲有利。不僅此也，在另一方面，滿洲之佔據，在日帝國主義還不過是新的侵略的一個階段。日本現在不僅佔據滿洲，并且還在進攻從戰時及政治經濟上講都極其重要的上海地方。然而上海交涉的經過，暴露出日本想把持扼長江咽喉的這新的根據地。于是美國便立在既會失去滿洲又會失去其勢力最雄厚的華中的危機之上。

此外，隨日帝國主義之發展，要將華盛頓九國公約和這條約內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

的原則（照日本外交家說，中國是『非統一的國家』）再付審議之聲，乃喧囂塵上。換言之，日本是直接來侵略中國，并且進行佔據新的練兵場了——這在最近的將來保證這分割的。美國對於日本這種政策，不但完全不會容許，現在也沒有容許的道理。日本的這種政策，不但會使太平洋上爭霸戰的勢力關係根本變更，在最近的將來，更會使美國今後之活動完全失效，打破美國之一切侵略遠東的計劃，并且會使美國讓出現在的地位，而不能不退出中國市場。自然，僅用日本的財力，是不能實現這發展計劃的，所以日帝國主義便需要美國金融的援助，而在暫時之間，或者會勸誘美國來做日本在華企業之無力的投資者或者『默契的提攜者』罷——就是要把美國資本投作日本本身目的之用——這樣的勸誘，最近也曾作過。例如：一九二七年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便想募集鉅額的美國公債。那在政治上的意義，不說便知，就是不要美國在滿洲自由活動。和日本，特別和法國的財政有密切關係的莫爾根財閥，雖明明答應來共同投資，但以美國內務部（外交部）決定拒絕此項公債之故，遂不會實現。美國財閥雖有若干人的見解不同，但是覺得做日本在華企業之

投資者，爲不利美國資本之整個立場的事，是很明白的。和這同樣明白的事，就是說日美各大資本家間，再如何成立部分的協定，但總是不能抑制并緩和兩強國間相互排擠的帝國主義運動，以及相互矛盾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水火不相容的衝突。

美帝國主義與外交關係

自然，能抑壓太平洋上日美衝突勃發——特別是公然的爆發——的許多要因，并非沒有。從美國政治經濟上之特殊性來看，也可以這樣說，并從今日政治經濟上之具體的情勢來看，也有這種要因存在，但只是兩者都沒有決定的意義而已。

依美國之特殊性來說，有稱爲美國之「各州自治主義」的東西，但這在其活動上，因受強烈的打擊，特別受世界經濟恐慌的打擊，在急速消滅。這時代落伍的各州自治主義，現在在某種程度上還支配美國人的氣質，但自然是沒有鼓動大資本家的力量，而只不過支配美國中小資產者的較廣汎的一層。它之所以成爲時代落伍之思想者，是因爲美國國際

地位變成爲世人注目的樣子，而美國升到世界資本主義列強之指導的地位，以及到比較最近止，幾全未和本國的資源地和領土之佔領相提攜的美國資產階級者，急速去征服外國和獲得海外市場的原故。所謂各州割據的意識，遂不能合着經濟領域上的這樣激變的步調而前進。

在美國國內市場至今猶有遠過其競爭諸國的重大的意義。這看下面的事實便很夠。

▲美國全體擁有不過地球百分之七的人口，現在消費世界產鐵額之四二%，產銅額之四七%，煤油之六九%，橡皮之五六%，錫之五三%，咖啡之四八%，糖之二二%，生絲之七二%，汽車之八〇%以上。』（註一）一九三〇年，美國之輸出率（對生產額之輸出率）棉花爲四四·七%，煙草爲三九·三%，小麥爲一八·九%，機關車爲二〇·八%，機器材料爲二八%，打字機爲四〇%，農業機器爲二三·三%，煤油爲三三·九%，顏料爲二八·五%，及其他；關於其餘的生產部門，其輸出率均顯著減少。（肉類五·四%，煤炭三·五%，鐵軌五·一%，汽車七·一%）美國輸出總額對生產總額的比率，一九二七年爲九·九%，

至一九二九年則爲九·八%，（註二）不待言，這比較僅少的減少數之所以重要者，是因爲輸出狀態是顯著左右『景氣』與『不景氣』之境界的原故。和這同樣日明的事，就是說美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上的對外利害，決不限於貿易二百四十七億萬金元的美國對外『投資』額，（註三）即自行說明這之間的事情，就是因爲外國公債和在海外的美國商社之股票，廣遍在美國資產階級中間層的結果，『在美國，乃有比英國更多部份的人口，對於擴張外國財政感覺到直接的利益。』（註四）美國不是由昔日的資本輸入國急轉而變爲資本輸出國了麼？在這樣的歷史的經濟的基礎之上，而謂民主主義的美國，是和周圍卑賤不道德的世界獨自孤立以保守政治上的安全的這種幼稚的幻想，如果今日還存在，豈不是滑稽麼。

（註一）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國財長梅隆之播音演說。

（註二）商業年鑑，一九三一年第一卷。

（註三）這數字未將短期借款算入，但包括總額七十億金元之戰時公債。美國投到本國的資本，爲四十

五億金元（紐約時報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

（註四）代尼，前書，一五二頁。

所以，如說美國在作侵略戰爭時止，決不去行施積極對外政策，來支配外國市場的話，完全是出乎事情的真相之外。今日的美國，是比其他任何國更想來作積極政策的。但只因和外國市場的關係比較微少，而這關係又不十分顯明，所以美國的資產者——至少的其中間層的戰爭熱，要比英日薄弱。加之在美國既無像日本的軍閥官僚，且無有組織的戰爭宣傳，而對其比較重要的，雖有從美帝國主義現代的要求看來毫無作用的屬於十八世紀遺物的憲法，但這憲法的根本原則，不是權力集中主義，而是權力分散主義。『美國的國家制度，還沒有達到所謂世界仲裁者的地位——這廣大共和國應有的地位，還在後面蹣跚着……使一七八七年之憲法硬化，而今只是冥冥地作螺旋的迴旋，艱辛地掙扎。』（註）

（註）J. Phayre, "Who Rules America", "Fortnightly Review", London. April, 1932.

外交條約應受上院三分之二的批准的這種憲法規定，對於現今美國對外政策為如何的

障礙。是一般周知的事實。

最後，事實上現仍保守這各州自治主義的人們，不外是一羣職業政治家，他們構成美國之公共的國家機關，（這裏所謂國家機關者，結局并不是集中在金融資本家代表人手中的現實權力，）並且總像餓犬似的貪求着屋爾街所投給他們的僅少的利益。美國參議院當遠東風雲緊急之時，來討論菲律賓羣島之『漸進的獨立』——雖然是名義上的獨立——者，亦不過是這種各州自治主義的殘餘罷了。（註）

（註）菲律賓羣島獨立案，大半是因為乘目前總選欲以煽動民衆，主要則因為憚于今日免除關稅的

菲律賓出產品之競爭，由于美國煙草和糖的地主之利己心而提倡的。這獨立案，於一九三一年

四月四日，經四十分鐘之討論後，以民主黨員一八六票與共和黨員一一九票之差，遂告通過。上

院議員史汀生乃提出嚴重抗議，在致上院議員賓堪氏書中稱：此舉將變更美國在遠東勢力根

據地的菲律賓羣島之地位，係『對這勢力之無力挽回的打擊』。在實際上講來，這只是偶然的

議決，據共和黨系報紙紐約通報（五月五日）載道：這是『將關於菲律賓羣島運命問題』的

本身，當作了次要的東西，「自然是沒有什麼實現的機會的。因為這決議案將由參議院修正，並受大總統之否認的事，是確實的。」

此外，美國還有工業家的利害和地主的利害之對立關係。不用說，地主對於以遠東農業為目標的侵略，是沒有什麼多的利害關係的。但是再重覆說，這些要因，雖然在知道太平洋上日美正式衝突比較進于緩和的事情之後，便須加以考慮，但決不是決定的要因，且毫不變更這衝突的事實，以及今後這衝突將進展以至難於避免的預測。今日支配美國的金融資本，將不會更改太平洋上的計劃和政策。美國的金融資本，雖然必須將以上的條件加以考慮，但一旦事起之際，為實現其太平洋政策而舉國動員時，多少將使那運動延長，是可以預料到的。

以上的要因，對美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和軍事問題都有關係；目前具體的政局，則生出將其打消的作用。

這種傾向，就是日本之對華侵略和佔據滿洲，和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反蘇運動有關係

的事，美帝國主義對這反蘇運動，也肯在和其對抗國同樣的程度上來接受的。美國的反動，和英國的反動相同，以爲今日日本之對華侵略有反蘇的意義，並且預見到會進展到反蘇戰爭的。美國的反動，是在事實上指導欲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鬥爭，作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鬥爭的先鋒，所以從他們看來，反蘇戰爭，和對於歐洲的反動同樣，有重大的意義。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各帝國主義者相同，以爲摧殘中國是有利于己的。如果中國革命成功，世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頃刻都會革命的漩渦之中，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之不同，可舉以下各點：第一，美國的資本，不似英日那樣直接感到從遠東殖民地諸國革命所受的威脅。第二，美國的資本，希望雖有防『赤』戰爭發生，但那戰爭同時不使日本的勢力擴大，並且太平洋上現在的勢力關係，根本上并不變爲于美國不利。

翻過來一看，美國自身上經濟全體及金融財政上的恐慌，也是抑制日美衝的要因。年有鉅額的預算虧損（二十五億金元弱）以及恐慌負擔之分配問題，發生激烈宣騰的內爭，所以美帝國主義，對於對外政策當然不能不有以戒備。但和日本在遠東之發展相關聯，

決定美帝國主義今日之戰略（所謂戰略，並非說某一期間的戰略）之最重要的要因，已如上述，是陷美國外交于孤立的事，這在現在在于日本佔據滿洲之前後，曾明顯地表現出來。三月末日本各報，曾一同發表日本政府當局發出的關於日本目前外交政策的消息，這消息中有如下的聲明：「除美國一國外，英、法及其他各大國，均承認日本在遠東之立場，并暗中讚同日本對滿洲問題所採取之指導的（獨立的）行動。」所以現在的日本，可以毫不畏孤立，也無須像以前那樣對美國有所猜忌，逕採取完全獨立的立場，向有利的前途邁進。日法間交換一種協約，那雖不十分確定，但日英間也有某種協約，這無疑的事實，由日本這種有自信的聲明中可以看出。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是急行開始戰爭麼？或者，美國尚不能完全準備，採取觀望形勢的立場，以待形勢對本國有利時，乃出而反攻麼？而後者的方針，纔是今日美國所採取的立場。

史汀生外交與日美之關係

這立場，無懷疑現在美國對日本之侵入中國及滿洲的斷然的態度的餘地。事實上，日本侵入滿洲開始不數天，美國政府致日本的通牒中，明瞭地表明對這事變的「極其遺憾」之意，確認日本該負這事變的責任，力說對這問題的最後的決定，中日兩國以外的列強有參加的必要。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日本兵占據上海之後，即——滿洲在軍事上及政治上俱從中國分離之後，日本接到美國的新的警告，其中更明確地如次聲明：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的狀態之為正當；同時，不論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或兩者的代理人之間所訂的一切條約和協定，美國政府是不能承認的，因為那樣的條約及協定，是與中國的主權和獨立以及保證其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的原則有關，並破壞美國在中國的條約權及其市民權。再者，美國政府也不能承認違背中日美三國同為調印國的巴黎協定（凱洛格格公約）的決議及義務的方策適用的結果所發生的任何情勢，以及任何條約和協定。這斷然的警告，更明確而強有力地反覆一九一五年美國對日本逼中國承認二十一條件的抗議；同時，這警告，在上海事變當中，國務長官（外務大臣）史汀生致上院議員波拉氏的公開

信，更補足了美國的新的抗議。在這信中，史汀生要求重新審議保證中國領土的安全的華盛頓九國公約，以及這條約所確定的「門戶開放」的原則，斷然排斥日本的提案。不特此也，史汀生且對日本以直接的威嚇加強這斷然的聲明。即是，以廢止決定海軍五大強國的戰鬥艦及航空母艦的制限噸數，同時禁止太平洋西部的海軍根據地的建造和增築——換言之，是保證日本在東亞沿岸的支配權的——華盛頓軍縮條約來威嚇日本。如果廢止了關於中國的九國公約，同時美國對日本的軍備的制限也同樣可以廢止。

所謂廢止華盛頓軍縮條約的威嚇，不僅對日本，同時也對英國。蓋因為英國從財政上看起來，其海軍軍備無制限的建造到底不能與美國相比，而且前信也包含有對關於滿洲問題同意于美國的立場的英國及其他列強的直接的勸誘，暗示爲了使日本撤兵可以採取國際的共同行動。『史汀生的信——上海發行的中美合辦的雜誌寫着（註）——我們是可以認爲其中包含有美國正着手于必然會到來的戰爭的準備的意味。那，雖然不是說美日間的戰爭來週或來年就發生，但是，如果日本不停止其行動，那樣的衝突必然會

發生吧。」

(註) “China Weekly Review” 一八三二年第三號。

史汀生本人也居然公然述着這意見。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所發表的致上院殖民地委員會議長濱堪的信止，史汀生指出目下的形勢說：『極東的事態是在極其混沌的情狀中，安定的要素皆受着威脅，在極東再引導全世界于不安的歷史時期之到來也未可知。』

隨着極東的日本進出的開展，未來的日美戰爭之展望及其技術問題，美國的報章雜誌爲之議論騷然。前美國的軍事航空長官米查爾將軍發表戰爭記事，描寫美國空軍——米查爾明白地主張擴充空軍——打破日本的戰爭的光景；自然，這記事，究有多大價值尙是疑問。政治方面的問題，對米查爾並不惹起什麼疑問，他自己隨便那樣描寫。『日美的對立及互相猜忌的根本原因，是非常簡單。因爲美國是太平洋上唯一的白種人的最大強國之故。我國事實上，與其說是大西洋上的強國，實可以說是顯著的太平洋上的強國。我國在

東邊，日本在西邊。我國要着手于亞細亞的貿易，日本也同樣想染指。我國較之日本有許多植物和礦物的資源。于是，他以為若不占領這資源的補充地，必然會遭失敗……日本知道與美國戰爭終不可避免，不惜以自身之存亡作孤注之一擲。『這勇致的將軍最後對軍備擴張作如次的煽動。』我們雖然是通常被認為和平的國民，事實上，美國的國民是世界中最好戰的大國民，然而，同時美國却是戰爭準備最薄弱的國家。』（註）

（註）·Liberty，講上的論文，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

第七章 太平洋上法帝國主義之政策

法國在太平洋上並不站在最前線。其國的太平洋貿易和航海比率數無足輕重，簡直不能與太平洋上的三大主要強國的貿易利害相較。然而，法國在太平洋上有豐富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對暹羅和中國南部有很大的利害關係，在太平洋的南部有無數的羣島。

法帝國主義，曾為帝俄的金融上的後盾和提攜者，而活躍于極東。（在其以前，在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在太平洋上與英帝國主義連合，參加次第發生的和中國的兩個戰爭。）最近，法國金融資本的勢力頓增，法國資本重新渴望在極東求其投資地。法國在太平洋上還沒有充分的海軍力和根據地，所以不能不伺着重新締結如過法俄同盟似的同盟，借外國槍砲之助力使法國資本伸張于極東的機會。現在，那樣的提攜者確實是日本，法國與日本在貿易上不致於發生角逐，也沒有演着殖民地的爭奪戰。（日本同意于把己國擴張的

主要綫離開印度支那）同時，在華盛頓會議之前，世界的新聞界已風聞日法間有那樣的同盟。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是要直接靠賴法帝國主義政治的援助，——如果是可能，還想得到其金融上的援助而活動的。法帝國主義特別在國際聯盟內保證日本的立場，同時，壓抑英國和對抗美國的干涉。

法帝國主義積極的支持日本瓜分中國的政策，從自己方面主張對以前是己國勢力範圍的中國西南數省的要求。（可以使人連想到法帝國主義對廣西蘇維埃區域和赤軍之武力干涉的行動）

極東及太平洋，自法帝國主義看來，不待說現在是第二的鬥爭舞臺。法國的主要利害是在歐洲。日法間的一種秘密協定，很明顯的締結在日本出兵滿洲之稍前不久，在這秘密協定內，日本帝國主義有保留所謂充分支持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和軍縮會議中的法國的立場的義務。同時，再方面，極東在法國的二重政策上有很大的意義。法國的二重政策，一方

面是開始法國資本與美國資本（法郎對金元）的鬥爭的計劃，他方面，是法帝國主義的反蘇聯的計劃。特別後者的計劃是法帝國主義主要的方針之一，直到現在，也還是如此。牠和英國同是最初的反蘇聯戰爭的鼓吹者，最近數年來牠為實現反蘇聯戰綫的事實上的盟主權，在極東支持日本帝國主義。那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極東的進出，是使日本成為鎮壓殖民地運動和反蘇聯的戰綫上的前哨部隊。和日法間的一切協約同樣，有反蘇聯的協約。

大體上，法帝國主義在現今的極東事變，是採取支持日本的攻擊，支持中國的國際的干涉，以及積極支持隨着這事變的反蘇聯計劃的立場。這立場，使極東的戰爭和干涉的暗雲益加濃厚，同時促成日美衝突的激化。

第八章 對蘇聯戰爭的威脅

以上，只考察到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太平洋爭霸戰。然而我們不能不作更進一層的考察：這爭霸戰，不是只在那樣的情勢之下進展，而是以其他的深刻矛盾——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的主要矛盾為基礎，在和其密接的相互作用之下進展的。現在極東的事變，是使這矛盾更加尖銳化。

「……包括統一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早已不在這世界中存在。世界是分裂為以英美資本為陣頭的資本主義的陣營和以蘇聯為先鋒的社會主義的陣營的兩個陣營。國際情勢，今後是依這兩個陣營間的勢力關係來決定……」（斯達林）

不待說，太平洋在戰後時期的這主要矛盾的發展線上也保有非常大的意義。甚至在太平洋，這矛盾，即使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兩個體系還比較的和地共存着的時代，也

使人感到一種特別的逼力。就是因爲××黨及社會主義世界是帝國主義的眼中釘，所以在帝國主義看來，沒有比從資本家的殘酷的剝削中得到解放的蘇聯的勞苦羣衆與爲自身的解放而鬥爭的殖民地的勞苦被壓迫羣衆之間相互提攜更爲可怕的。

「如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國家全體是站在我們國內的各種民族的友愛的一致共同的基礎上；所以，在東方並無需加以什麼特別宣傳的必要。不論什麼樣的中國人，埃及人，或印度人來我國參觀的，要是能停留下半年，便能夠很容易確信我國是世界具有解放被壓迫民族的精神的唯一的國家……」（斯達林）

所以，環視宇內世界資產階級的反蘇聯政策皆沒有表現得像極東那的樣顯露；同時，反蘇聯的直接行動，也沒有像極東那樣露骨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回想起中國的蘇聯全權代表之遭襲擊，廣東領事館員之被暗殺，中東鐵路之被占領，一九二九年中俄衝突時對蘇聯人民之恐怖等等）

最後，我們應該考慮的是：與蘇聯本部遠離，在敵人看來，非常容易受攻擊的我們（蘇

聯)的國境,也在太平洋的領域之內;而且在新的反蘇聯的行動和冒險之下,從帝國主義者和中國的他們的先鋒們所豢養所利用的有組織的白衛兵有許多散居于這國境附近。然而,遠東決不能成爲世界資產階級對蘇聯戰爭的主要舞臺。對蘇聯戰線的決定底場,而不待說,是在接近蘇聯國家的生活中心地的西歐。不過,以上所舉出的要因,在某種程度上,把遠東蘇維埃作爲對蘇聯的最初的襲擊的最急迫的目標地,是很充分的。然而,這對蘇聯的冒險戰爭如果開始了的話,接着,據這冒險戰的組織者和教唆者的觀察,必然會波及蘇聯的國境全體而轉化爲帝國主義各國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世界大戰。

101

從以上的事實看來,現在滿洲的事變是充分可以使我們感到對蘇聯戰爭的重大性。這戰爭,首先第一,是由對蘇聯憎恨的資產階級地主及軍部一部分的直接侵略政策——如日本帝國主義對富有魚類,石油,森林,石炭的遠東蘇維埃,以及對蘇聯所有物而在中俄共同管理之下的中東鐵路的既定的侵佔計劃——的結果而發生的。這事變的重大性,從日本政府拒絕蘇聯提議締結不侵犯的條約的事實看來,是非常明白的。再方面,看起如

蘇聯報紙所發表的一部分文書來也很明白。有滿洲事變的責任的代表者們，公然發表進攻蘇聯和從蘇聯手中奪取沿海州和貝加爾湖以東之地的問題在其文書的某處地方說：「日本認為對蘇聯有以確定的政策邁進的必要無論何時也該有開戰的準備這戰爭的中心目的較之說是防止赤化毋寧說是占領蘇聯極東及東亞細亞」日蘇戰爭——在另一文書中言明——必須儘力作速促其實現。我認為滿洲問題應以盡力作速促成和蘇聯開戰端為目的且有實行那樣的政策之必要……自然有突進貝加爾湖的必要不過向西進擊是以那時候所發生的一般的情勢特別以從西侵入的國家的情勢如何來決定在階上貝加爾以西的鐵道線路的時候日本完全可以把極東的占領地帶納入帝國的版圖。」

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野心和計劃在現在極東的事變中決不完全是對蘇聯的威脅。因為日本向中國內部的侵入，加增了帝國主義諸國家間的矛盾的激化，惹起日美衝突有馬上爆發的可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暗雲更加濃厚。這相互爭太平洋上的霸權的帝國主義列強，在這一點上——只這一點——多少是一致的。全世界的反動者都企望日

本的中國干涉變爲反蘇聯的干涉，滿洲的占據轉化爲全世界反蘇聯的冒險戰。不僅此也，帝國主義各國家間的矛盾今後愈是激化，而暫時藉進攻蘇聯的協定壓抑這矛盾的發展的傾向也愈強。帝國主義各國家間的爭鬥的論理，是辯證法底地加強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個體系的鬥爭。

蘇聯是在帝國主義者戰爭威脅和侵略政策之下，作其爲平和的積極的鬥爭政策和對企圖侵入這領土的一切計劃的防禦的準備。

「我們不想人家一塊土地，但是我們自己的土地，一塊也不能讓送給任何人。」（斯達林）

第九章 滿洲事變與太平洋問題

日本外交在滿洲之成功

日本帝國在滿洲確立獨占的支配地位，確是頗不容易的事，牠是一步一步地邁上來的。初與俄羅斯對抗，接着和俄國及法國協同而抵制英美——後再與美國對抗。日本以外交手段獲得許多特權，然而，在九一八事件之前，即使日本在滿洲確保任何其他強國在中國任何地方也沒有享有的那行動的自由——但是，日本不能完全支配滿洲，並不能使滿洲完全脫離其他列強的影響。這點，不待說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在滿洲有最大的弱點之故。因為日本如果可以容易地擊破奉天政府及滿洲之中國土著資本之脆弱無力的抵抗，事態是完全不同的；其他的關係列強，第一美帝國主義不會如現在一樣牽制日本。

在滿洲之行動吧。所謂從這方面確保滿洲的自己的地位的問題，無疑義地，是日本的支配階級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日本拚命想法解決這問題，他以日英同盟爲橋，擊破俄國，遂不僅得到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且把俄國從敵國轉爲同盟國了。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六年之日俄條約在保護從第三國之侵害這勢力範圍的時候，得到沙皇政府支持之保證。美國哈利曼等一九〇九年所計劃之滿洲橫斷的錦愛鐵路敷設之設計，接着美國所提議之滿洲鐵道中立化之提案，俱逢着日本及帝俄之強硬反對而挫折，美國的『金元外交』受着第一步的敗北。

二十一條件中關於滿洲部分，也沒有受其他列強之任何抵抗而實現了。美國政府關於二十一條件要求之提示，表示過兩次意見。美國之國務長官，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三日，在致華盛頓的日本公使的通牒上，美國政府反對日本要求派遣其政治、軍事及財政上的顧問到中國，同時，美國宣言：『基于最惠國條約的日本將要求中國確立爲其臣民。』（註）但是，美

國政府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的日本「特殊地位」的要求，以及對關東洲租借期限及南滿洲鐵道使用期限之延長，絲毫不加以抗議。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經過駐塔東京的美國大使之手而交給日本外交大臣的聲明中，美國政府附有如次的保留——美國政府不能承認在中日兩國政府之間所締結或沒有締結的協定及義務一切有侵害美國及其人民在中國的權利，以及中國的政治底及領土底保全和在「門戶開放」之原則下的國際對中國之政策。這保留具有一般的性質，自然也適用於滿洲，不過是特別關於滿洲來說的。

(註) Lo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anchuria*, P. 190, 這聲明，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在華盛頓會議席上美國國務長官旭慈氏反覆聲明的。

不特此也，二十一條件之要求提出兩年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日本獲得不少之外交上的勝利，和美國之間結着有名的石井藍辛的協定。由此，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領土接壤的地方有特殊利害。(註一)這接壤的地方，自然是滿洲，關於這協定締結之交

涉本身，由于美國國務長官交給華盛頓的日本大使的聲明書開始的。美國政府在這聲明書中，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利益。美國雖然沒有特別作這意味的聲明，但是却聲明了反覆證明實際上承認這事實的『決不想牴觸日本的利害』（註二）的意思。然而其後美國國務省說明這聲明，而說在那裏所謂日本之特殊利害者，是單指日本由條約從中國及俄國所得的關於滿洲的租借地及利權的日本的權利而已。因為石井藍辛協定是使用着非常不明確的曖昧的文字的文書。然而日本却由此而得到在形式上及實質上對全世界特別對中國證明日本在滿洲的地位獲得美國政府之完全承認之可能性。

（註一）亞華林所著之帝國主義與滿洲（一九三一年）把這協定解釋為美國外交之勝利，是謬誤的。

（註二）Lounsbury, P. 175.

美國外交之反攻

然而，日本此後不久又不能不感到其在滿洲之國際地位之不安定了。企圖在國際上

獲得滿洲特殊地位的承認的日本的野心，在先于一九二三年石井藍辛協定之形式底破壞的關於第二次國際銀行團的組織之交涉，受着很大的打擊。這交涉，是一九一八年六月由于美國的提議在英、法、日、美政府之間開始的。照美國的提議，列國有讓渡中國一切政治底及經濟底借款之優先權于這新國際銀行團。日本政府雖然聲明原則上贊成這提案，實際是對這銀行團組織怠工，而要求關於滿洲之借款不列入這銀行團活動的範圍之內。日本的這個態度，是等于「和滿洲的經濟上及政治上的膨脹的獨占權結合的特殊利益」的要求，所以，美國政府對這是不願加以同意的。（註）

（註）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Vol. I. 1034.

對日本的要求，英法雖未明言但也不表贊意，因之議論沸騰而新銀行團使由是停頓了。日本不曲其主張，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華盛頓的日本大使，發通牒，反覆說明「日本接受關於財團設立的決議，不該解釋為日本容許南滿洲及東部蒙古所有的特殊權利之侵害。」（註一）然而，列國在美國影響之下，採取非妥協的態度，日本終至于不能不讓步，

僅僅加入所謂南滿鐵道及其支線的七條滿洲鐵道以及日本爲敷設其鐵道，或以敷設爲理由借中國以大宗款項的鐵道計劃，不在這新銀行之活動範圍的條件。除此之外，新銀行團之活動範圍和中國其他各部分同樣也影響及滿洲那樣。『日本事實上，以與其他列強同樣的條件加入銀行團。換言之，日本是不能得到對確保借款方面之優先權乃至獨占權的滿蒙特殊地位及特殊利益之承認。』(註二)

(註一) Willoughby, P. 1029.

(註二) Willoughby, P. 1034.

然而，日本好像從其他列強得到明確的某種口約似的。至少，關於新銀行團調印不久之後，日本政府所發表的聲明書如次的言明：『調印這協定的三國政府聲明他們不僅沒有任何違背日本的緊密利害的措置的企圖，且毫不躊躇地給與足以擁護日本的利益之一般底保障。』據日本政府的主張，日本竟然同意于加入新銀行團者，是因爲有這保障的緣故。當時，日本的原首相(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六日與新聞記者的會見)聲明日本大體

上是固執關於滿洲及蒙古之保留條項。這聲明喚起美國銀行團代表拉蒙特之反駁的聲明。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給紐約時報的書信中，痛烈反駁這原首相之主張，指摘日本放棄其最初的要求。

華盛頓會議與日本

一九二三年的華盛頓會議，確是拘束日本在中國的行動的會議，然而，這會議的結果，對滿洲的日本具體的地位絲毫也沒有搖動，從來日本在這地域上所獲得的權利及特權一點也沒有剝奪，而且絲毫也沒有削弱日本在滿洲之獨占地位。那怕是滿鐵守備隊及在滿洲各地活動着的日本警察的問題——這問題，日本的要求特別沒有任何的或類似的條約上的根據，日本絲毫也沒有讓步的必要。同樣，對於以一九一五年的條約為根據的日本的「贓物」一點也沒有觸到。可是，在華盛頓會議，及在其後所形成的一般狀勢，自然是对日本不利的。

華盛頓會議，取消了日英同盟。這二十餘年爲日本在中國及滿洲侵略的基礎的同盟之取消，對日本是感着不少的棘手。華盛頓會議之後及爲這會議的結果，也取消了石井藍辛的協定。關於中國的九國公約及在會議所採用的各種決議，把滿洲和中國其他部分站在同一的根據來處理，而日本的特殊利益，在其中絲毫也沒有反映到。九國公約中所着重的中國領土保全的原則，給美國及其他列強以可採取阻止日本侵略滿洲政策之更一層的進展的外交手段的具體的口實。換言之，華盛頓會議對從來日本在滿洲所獲得的利權雖絲毫也不過問，但却力說對這利益之更進一層的發展，各國是不能承認的。

華盛頓會議及石井藍辛協定取消以後，日本不惜以任何方法，及利用一切機會公開地主張滿洲的特殊利益主義。不僅此也，這些利益數年來且常常呼爲『生命的利益』或『緊密的』利益。而這主義並沒有特別受到其他各帝國主義的反擊。日本關於既得利益及特權，不受其他列強的干涉是明白的。然而，一九二八年秋間，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干涉威脅奉天政府阻止中國的統一的時候，美英發表公開的聲明書，力說英美依然把滿洲看

爲與中國不可分離之一部。一九二七年所謂滿洲交涉失敗的事實，是說明日本在這時代至少是不能不顧慮美國的妨害。

日本外交之轉換與滿鐵借款問題

日本想把這對滿政策的根本問題藉英美資本與日本資本之合作使列強能對日本在滿洲的工作有直接的關心來解決。從經濟方面看來，這計劃絲毫不新鮮。因爲日本已經在很久以前從海外大規模地吸收低利的資本，而再把這資本投資到中國。日本在滿洲在某種程度上是實行這共同政策，而且非常有利地實行。對於南滿鐵道諸企業，所負于英國資本的援助實非常之多。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二年滿鐵在英國金融市場曾借過四次總額有千四萬磅的債務，在一九二三年締結四百磅的第五次借債。（註）他方面滿鐵爲其必要的鐵道材料如鐵軌等從美國大批的購入（到一九二七年總額達一億二千五百萬金元）然而上面所云之合作，是企圖使那合作更發展和深化，以解決使國際上承認日

本在滿洲地位的「難題」

(註)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manchuaria", P. 71.

一九二七年滿洲『積極政策』的失敗，重證明日本在中國失敗之主要原因是在外交上的孤立。所以，日本不能不講求使這問題有利的手段。日本的執政者是想利用當時在美國大資本家之間活動着的他們的計策實行上的良好的機運。這機運是帶着幾分『修正主義底』性質。美國的金融資本家的一團開始消極底表示對美國在中國傳統的政策之不滿。這消極政策的根據是所謂中國如成熟了的果實一樣遲早都會落入美國之手中的見解。這美國金融資本家的心境的變化，很明顯地是反映着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增大的資本主義美國之反動，以及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之成長的恐怖。

把這新的傾向加以具體化的，是美國鋼鐵公司的代表者格雷所唱導的提案。格雷提議美國把在中國所有一切的未完債權讓給日本，而在美國適當的支持之下使日本收回這債務。那樣，這提案不外是企圖日美在政治上合作來侵略中國罷了。日本對滿洲特別希

望利用這提案，所以很快的接受了。結果現在美國的商務大臣爲美國最大的莫爾幹系的資本家拉芒特遂有日本之訪問，而在這訪問中接受了滿鐵向美國大借款的計劃。如果這借款計劃實現了的話，美國成爲日本在滿洲的幫手，對日本在這地方支配擴大與深化有直接關心了。美國資本既是提供這借款，那麼，對日本在滿洲所採取的或將採取的行動當然必須負政治上的責任，以及承認日本所企圖的侵略中國的新的行動，或甚至不能不參加這行動了。他方面，日本由此可充分地向滿洲伸展，並開始對這地方的中日關係之全線作決定底攻勢。結果必然地會發生中日紛爭，那美國無疑義地會以其巨大的政治經濟的勢力幫助日本吧。這麼一來，日本的滿洲問題可以看爲忽然得到最後的解決了。

然而，美國的滿鐵借款在中國方面喚起激烈的反對運動。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固不待說，不論南京政府或北京政府，而至于當時如張作霖的參謀長似的比較接近日本的人們都參加這借款的反對運動，輿論全體動員著論反對。這反對運動同時必然會引出不可避免的排美的杯葛的結果，因此刺戟懼怕影響到貿易上的損失的美國的貿易商人和自

由正義者以及恐慌日本之強大化的美國的愛國主義者們。然而更重要的，是這莫爾幹與拉芒特的提案不能得到美國大資本家決定底層之間的承認，所以這案結局不能不逢着否認的運命了。在華盛頓及紐約，當考量答應這借款之各種不可避免的政治的結果，選擇兩個政治的方針的時候，決定美國如從來似的不參與日本在中國及滿洲的政策，保持美國行動的自由。這決定給日本以很大的失望。當時政友會系之滿鐵總裁，企圖把滿鐵事業的各部門分成爲獨立的企業，而極力加以宣傳，希冀吸收外國資本于這些企業以收回一的結果。然而那樣拒絕從正門而入的英美資本希望再從側門把牠引進的企圖，依然沒有成功。

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對一九二九年中俄紛爭的時候的態度，是非常注目的。美國及歐洲列強在這紛爭中，首先看爲是滿洲的國際干涉以及中東鐵路移歸外國管理的機會，雖然美國國務長官史汀生以有名的凱洛格條約的「記憶」組織國際的行動，但日本却頑強地拒絕參加這國際的行動。日本的這個態度，自然並不是對蘇聯同情而出的，而是專門

基于護衛自己的考慮。即是，因為恐怕美國及歐洲列強之向北滿及中東鐵路之進出，進而威脅日本今後在這地方進出之故。

列強在滿洲的投資

然而，其他列強在滿洲的利害關係事實上究深到怎樣的態度？根本上決定列強之態度的究是什麼？如果看起列強在滿洲投資的情形來，他們的利害關係並不特別顯著。英國資本投于京奉鐵路，而這鐵路是部分底地在英國管理之下，關於英國未還之債款負有莫大的義務。（註一）同時，根據和中國政府的條約建築葫蘆島的荷蘭公司也和英國資本有關係。（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總額六百四十萬美金的契約，其中京奉鐵路每月借給這公司三萬五千美金。）（註二）此外英國在滿洲其他地方的投資非常之少。在哈爾濱及遼寧的英國銀行支店，並沒有作什麼積極的活動。美國的投資也同樣。美國對中國全部的投資額約二億五千萬美元，而在滿洲的投資完全不是數的，在滿洲，不論英美，在與土著的資

產階級及地方政權之間並沒有鞏固的政治底，經濟底聯絡。而在現世紀的十年代高唱着扶植美國在滿洲的勢力及美國之積極政策的遠東遠大的計劃決不能實現的。

(註一)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一八九九年建設資本中未付的有百九萬二千五百磅，一九二一年增加

資本之未付數有五十萬磅及二百萬元。(參照康特羅維奇的中國的外國資本與鐵道)

(註二)這企業有說是與美國資本無關。

比起英美來稍為積極的，是法國。法國自古以來便與奉天軍閥間有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供給多量的飛機，且他方面不放棄其對中東鐵路的野心。在哈爾濱與英美銀行（日本自不消說得）的支店同樣，最近設立法亞銀行支店。這銀行是繼承在巴黎增加「改造」不久即告解散的舊俄亞銀行的業務。法國資本還以其管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修葛德工場為媒介而扶植其在滿勢力。這工場供給奉天兵工廠的材料，在松花江築造船塢且與奉天政府要人之間保持密接的關係。德國資本也對滿洲有關係，牠主要是供給武器于奉天。茲再把各國在滿洲貿易上的地位列表如下：

各國在滿洲貿易(單位千海關兩)

	一九〇八年		一九二九年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英國	五三五	三五六	九,六七二	二,六三六
香港	二,〇三六	八四六	一三,七三四	六,四四三
印度及其他 英國殖民地	二	五	二,八一三	七四〇
合計	二,五九四	一,二〇八	二六,二二八	二八,八三一
日本	一三五五三	一六,七六九	一三六,五〇九	一三五,二八六
朝鮮	一,一四二	四三三	一三,三四一	三三,五二二
合計	一四,六九二	一七,一九三	一三八,七五〇	一六八,八五九

蘇聯	七、四九〇	一〇、五〇〇	一五、七四八	四〇、二八二
美國	六、七七四	〇	二五、八九〇	一〇、二五八
菲列濱	一	〇	三三	一、九〇九
合計	六、七七五	〇	二五、九三二	一三、一六七
德國	一五二	〇	八、五三四	一、四三二
比利時	一五	一九	三三五	五、四五八
荷蘭	〇	〇	九五	二九、七一〇
荷領印度	二四四	〇	三五六	七、五六八

合計	二四四	0	1,908	37,275
其他各國		0	7,525	43,358
總計	三九,六五	二八,九一九	二三〇,〇六一	三三三,五〇八
中國本地	二一,二四七	一八,六六六	九九,五四三	九四一,一四三
總計	五三,二一九	四七,五八五	三三九,六〇四	四三五,六五一

(註) "Second Report on Progress of Manchuria", P. 140. 要重新注意的,是對這數字有加以適當訂正之必要。因為經過上海或日本的港口的美國及歐洲商品的輸入,表面上是看為從中國本土及日本的輸入;且在對蘇聯的輸出中,也包含經過蘇聯的商品的緣故。

然而,根本原因,自然不是在比較的微少的貿易額的數字,同時也不是關乎外國在滿

洲投資的現狀。滿洲是急速地殖民地化因而正急速發展，增大其爲逐年擷取的對象的價值。現在這價值事實上日本已驅逐其競爭者而完全獨佔了。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忍耐那樣的事態之永續，和不能完全放棄滿洲市場所有的龐大的可能性，是非常明白的。然而這也還不是解決問題的。帝國主義列強對滿洲的態度不僅由于他們在這地方的具體底利害關係而決定，寧可以說他們是把滿洲問題當作中國問題之一部，太平洋問題之一部來決定的。所以，滿洲問題首先便是世界政治的問題。

日本的特殊地位

太平洋之波濤衝激廣漠的亞細亞大陸和屬于此大陸的羣島，這地域擁有天然莫大的富饒，住有數億之人口。在那裏有英國（印度）法國（印度支那）荷蘭（東印度）美國（菲列濱）等國的重要的殖民地。在那裏，展開美帝國主義今後發展之道。跨入這東邊的世界便是日本。日本帝國主義握亞細亞大陸之門戶，威脅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最重要

的市場——中國。同時也從遠方威脅南美和中美的美國勢力。即是，對這些地方，日本已經感着正在這方向發展的移住有很大的利害關係。甚至也威脅英國在澳洲和紐絲蘭的支配權。爲日本帝國主義之特徵的歷史上經濟上以及地理上的一切條件，對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在亞細亞及太平洋上的從來的勢力關係之上所發生的狀態，是有利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己國不利的現狀的變更感着直接的利害，所以若有機會就用武力解決亦在所不辭。日本對其他帝國主義之危險，正好像饑餓的猛獸有逢着會來搶奪食物的其他猛獸的危險同樣。

然而日本如果要實現這威脅就會遭逢着重大的障害罷。帝國主義日本並沒有對太平洋『大戰』的必要的資力。日本最主要的原料燃料，甚至一部食料，都要全部或一部仰給海外。日本的財政力受着非常大的限制。光是以日本現有殖民地根據地爲基礎作足供備太平洋『大戰』的財政和軍事機關，是非常不夠的。日本必須首先擴張殖民地，而且確保殖民地的法外利潤之國內流入，而且爲其輸出商品必須獲得新市場計劃其財源之擴

大。同時，日本在亞細亞大陸上，有確保必要的材料和原料的供給，以及獲得足于在比較的狹小的日本領土內輸送大批的軍隊的根據地之必要。

滿洲事變的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把其所缺乏之一切求之于滿洲。這滿洲對日本之進出計劃有很大的作用，同時可為亞細亞大陸的練兵場，一旦太平洋發生戰事，可以把這地方完全置于日本海陸軍力的支配之下而為其原料糧食的資源之地。滿洲事變（與公然以合併形式進行，和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現存的獨佔的地位之事實上的強化而進行，是同樣的）即使並沒有完全完成日本對未來太平洋上的衝突之準備計劃，但畢竟是朝着這解決方向的一個飛躍的進展。滿洲事變使日本在中國及亞細亞沿岸的立場非常強固。滿洲事變是關開今後必然會發生的日本進出——日本的積極者們所預想着而夢寐以求的（註）——的第一步向中國本地進出之路。那是根本上變更太平洋及未來的太平洋戰的列國的勢力關

係。是故，滿洲事變成爲刺戟世界列強之利害而對在太平洋爭霸戰爲日本最大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作直接的威脅。日本于是特別尖銳地提出對其他列強的補償問題，瓜分中國的問題。然而，因爲帝國主義列強的利害相互錯綜，這種瓜分中國的問題不能以平和的手段實行，滿洲的占領遂使帝國主義列強在極東的利害關係呈空前未有之尖銳化。

（註）「我們的任務之一——雖然或許有人以爲過激——是經過滿蒙而改造歐亞大陸的文明。這是把滿蒙委諸我們的理由之一。」（日本政友會領袖之聲明）

日本對滿洲的侵佔，是激烈的資本主義世界恐慌之必然結果，是在起因于這恐慌的特別事情之下而發生的。

滿洲事變與日本之經濟情勢

現在因爲篇幅有限，不能詳細敘述限制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恐慌的特殊性。（這俟有機會時再加敘述。）日本的經濟恐慌，主要是發生于半封建的農業關係和落後的農業，

這和無產階級及勤勞大眾一般的非常低的生活水準相對等。（高稅金，高地租，低賃銀，苛酷的勞働條件）極端地制限狹小的國內市場，一般地對原來的資本主義，特殊地對帝國主義增大其發達的不平衡性。這構成的恐慌，使日本的工業及日本的資本主義努力于海外市場之獲得，這日本資本主義的動向，爲了國內食料之不足，特別是原料資源的缺乏，以及沒有廉價的燃料和重工業的薄弱等而益趨于激烈化。

這日本痼疾的恐慌，在世界恐慌的條件之下愈加深刻，（世界恐慌在日本發生病底作用）這件事，應該特別加以記述的。日本報知新聞年鑑記載着如下的話，『據歐洲統計學者的意見，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中，較之其他任何大商業國民，消費更多的比例的外國商品。』一九三〇年，日本全體貿易額連殖民地算在內，只減少三〇・六%，日本本土的貿易額比前年只低下三〇・九%，即是，輸出額較一九二九年從二十一億四千九百圓減少至十四億七千萬圓，輸入額從二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圓降低至十五億四千六百萬圓，翌年更顯示高度的減少。在一九三二年九個月間，即至滿洲事變發生以前，輸出額九億一千四百

萬圓，比之前年同期，減少一億二千九百萬圓，輸入額十三億百萬圓，同樣減少三億二千八百萬圓。其後數月間，日本貿易平衡的狀態更顯著的惡化了。根據一月九日日本報紙發表的財政部的統計，日本帝國全體（一九三一年度的殖民地的貿易也算入）的貿易額，顯示如次的數字。輸出額十一億七千九百萬圓（減少三億四千萬圓——二二%），輸入額十三億一千九百萬圓（減少三億六千萬圓——二一·五%），輸入超過一億四千萬圓。（一九三〇年入超一億六千二百萬圓。）

日本農業恐慌之激化，是世界恐慌的結果之一。根據日本報知新聞年鑑，一九三〇年繭收穫量比頭年（一九二九年）減少百分之五四，是充分的可以說明這件事實。即是一九二九年，繭收穫量比一九二八年只少百分之四。生絲的輸出額，一九三〇年減少百分之四六，從量上來說減少百分之一八。日本的經濟恐慌，當然增大人心之不安，增加罷工減租等勞資紛爭的數量，加重『內部革命』的威脅。這威脅，日本資產階級報紙作為『人口過剩』的結果來說明的。

這恐慌的激化，加強日本向中國特別向滿洲的進出，是勢所當然的。爲恐慌所逼的日本帝國主義，乃不能不決意併吞滿洲，以作最後的掙扎；這在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國主義還有點躊躇。日本之漸漸決意于滿洲吞併者，主要是因爲資本主義之世界恐慌自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以後開始作出對日本的攻擊計劃最有利的形勢之故。

滿洲事變與列國的立場

日本之進佔滿洲，在德國財政破綻後不久，而與英鎊瓦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二十一日）直接一致的時候實行，決非偶然的。所以，日本之進佔滿洲，是發生于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之空前未有的深刻化的情形之下；是世界恐慌已經走到了匯兌市場及信用恐慌的新的階級；是經濟情況非常惡化，失業與大衆貧困大量的增加，生產低下，商品販路縮小之時；同時又是信用更加「閉塞」，金貨鎔解盛行，匯兌市場紛亂之時。換言之，滿洲事變是發生于世界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一切俱受威脅之時。再方面，滿洲事變是發生于賠

款問題，戰債問題極其糾紛之際，「軍縮」會議——這會議是以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關係爲中心議題——的前夜；簡言之，是在國際對立的關係顯著的激化的時候。那條件的總體，拘束着失掉了霸權的英國的手足。同時，也不能不反映到日本的主要敵國——美帝國主義之立場。滿洲事變雖然重大，但對歐洲的投資的將來感着不安，而苦惱于二十億金之以上的虧損，差不多有一千萬的失業軍的美國資本家們，對日本帝國主義之侵佔滿洲，決然沒有馬上以太平洋戰爭來威脅的那樣的反攻的決心。自然美國也不是就甘于退讓的，不過多半主要是限以外交上的壓迫或作將來進出的口實（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通牒，與一九三二一月七日通牒）的「平和」手段，窺伺反攻的有利的機會而已。

歐洲的狀勢對日本是更加有利。雖然日英在中國的貿易戰非常激烈，但英帝國主義在現代的情形之下，比之美國尤其不敢在極東特別在滿洲作反日的政治行動。一方面，因恐慌之不均衡的發展和英國競爭的脆弱的結果而增大的法帝國主義，在滿洲事變發生不久之前，爲了極東的勢力的膨脹，以及軍縮會議——這會議，法國必須保守在歐洲的軍

事政治上的霸權——的外交上的準備，可以看出要與日本提攜的態度。

然而，這不過是問題之一面。世界恐慌之深刻化，不僅沒有拘束在帝國主義的陣營內的日本的對抗國之活動的自由，寧可以說是在動員帝國主義陣營內有勢力的要素。那是一般地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特別對中國，使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傾向顯著的尖銳化。中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的大市場。世界的資產階級企圖加強這市場的榨取而打開世界恐慌之道。因之，世界恐慌是使列國對中國的干涉主義的動向強烈化，同時加強列強分割中國和實行武力掠奪的決心。日本的進出因為展開了互中國全土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的明晰的圖景，所以纔能在世界資產階級的勢力旺盛的部分不能不加以容許，且事實也是可以容許的。

滿洲事變與蘇聯

最後，日本之滿洲政策，在日益深刻化的恐慌的條件之下，很巧妙地利用世界資產階

級的反蘇聯傾向之激化。只有這將趨沒落的資本主義與正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之間的矛盾的激化，才是現代主要的矛盾，也是今後主要的矛盾。結果，世界反動的最有力的部分自己站在日本方面，一方面歡迎在蘇聯與中國革命的坩堝之中有所謂日本的緩衝機出現，他方面在做着利用滿洲為反蘇聯之練兵場以圖武力消滅蘇聯之夢。

以上的事情作出對日本有利的狀態，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狀態，能夠不冒從來避免着的太平洋上的『大戰』的危險，而入手滿洲，並增加實現以前併吞滿洲的夢的決心。自然，日本之進佔滿洲，會逢着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斷然反對。然而國際聯盟對滿洲事變的『插嘴』，完全是壓抑中國，事實上是援助日本的行動。日本現在已經獲得戰勝品而強固己國的立場了。

然而，必須聲明的，以上的一切事情，以滿洲為中心的糾葛並未絲毫停止或緩和。最近的將來，其侵佔必然會席捲中國全土吧。

滿洲事變所投的波紋

反之，日本之進佔滿洲，使列國間利害的糾葛更顯著的尖銳化，使中國及太平洋上的日美衝突，以及與此有關係的帝國主義的矛盾的錯誤更大規模地重新尖銳地顯現出來。併吞滿洲的直接的結果，使極東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激烈化，這更直接孕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不論日本（時髦雜誌日本）或美國（米雪爾將軍的論文）都公然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所以，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想期待這個事變來霍除他們的病根，是不可能的。反之，日本之侵佔，是使日本特有的恐慌——滿洲事變是這恐慌之繼續——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更加深刻化的主要原因。這，如果看起滿洲事變給與國際資本主義的信用組織的打擊，便充分可以明瞭；這失掉國際間的信義，假如根據資本家本身及白里安似的政治預言家的意見，是使資本主義經濟釀成現在似的狀態的原因。

蘇聯之極東政策

最後，應該極力說明的，就是滿洲事變不能把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關係度外視之。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的對立是由于這兩者的根本的性質，所以，不論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變，——帝國主義政治的一切大事變，或蘇聯內發生的事件——都會產生根本上不同的立場。

蘇聯對滿洲事變的態度，其外交的一般方針，特別是其極東政策是與帝國主義列強的政策有鮮明的區別的。

和一切場合同樣，不論在中國及滿洲，蘇聯並不施行帝國主義政策，並沒有領土侵佔的慾望，不擄取勤勞大眾，不以資源為私有，不妨害生產力的發展，不強行自己的意志，不侵犯他國的主權。蘇聯願意放棄其帝俄時代遺下的不平等條約的特權。蘇聯特別把中東鐵路從沙皇的特權租界轉變為商務企業，只保留其財政及經營上的利害，由中俄兩國共同

管理。蘇聯固執地維持其一貫的和平政策，保守親善的鄰國的關係，尊重締結的條約。這平和政策最好的實例，是一九二九年由于中國軍閥之教唆及帝國主義之指使而發生的中俄衝突的歷史。如大家所知道的，這衝突，除現狀的恢復之外，締結從蘇聯方面並沒有任何提示的相互平等的協定。

然而，這蘇聯的政策，自然並不妨礙看其為帝國主義列強間在滿洲的糾葛的一關係。且這滿洲的糾葛，因日本占據滿洲的結果而尖銳化了。但蘇聯並不捲入于這滿洲的漩渦之中。蘇聯政策對滿洲事變仍是嚴守着最嚴密的中立。

蘇聯的勞働者農民的同情，不待說是灌注于中國勤苦大眾之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鬭爭上，老早不僅在滿洲，就在全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和鬥爭的尖銳化愈是激烈，這對立便愈是嚴重，這對立愈是嚴重，帝國主義列強便愈想以反蘇聯的政策，的協約為合作的唯一的理由，緩和帝國主義列強間的這對立，而滿洲的新的反蘇聯的威脅也帶着現實性了。美國及歐洲的外交和宣傳，公然大盡其挑撥的能事，一心一意想惹起日本與蘇聯間的

衝突，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所以，蘇聯決不插嘴于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之間，不作這卑賤的教唆的目的物，集中全力于不使世界的反動集團利用日本的進佔滿洲破壞社會主義之建設。

第十章 太平洋上帝國主義列強的海軍力

我們現在從太平洋上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經濟上的利害的對立，主要是從英美日三大帝國主義的海上政策的觀點來觀察太平洋舞臺罷。

英國的海軍力

英國在太平洋上有很大的政治經濟上的利害。英國的貿易的大部分，是採所謂大英帝國的交通大動脈的大洋的航路，從地中海經印度洋而至太平洋。太平洋上的英國海上貿易的潮流分爲二個河床，一向極東，一向太平洋南部已國的領土。

爲了擁護太平洋上的英帝國的海上貿易，以及守備接連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殖民地領土（印度）和太平洋上的英國屬地起見，英國有組織大英帝國艦隊可以威脅的地帶

和很快的可以在太平洋上的任何地方遊弋的。海軍根據地網之必要。大英帝國的二十六个海軍根據地中，有十七個屬於太平洋和連接太平洋的海軍要塞地帶。

扼自西入地中海的咽喉的直布羅陀，可以保證英國本部與地中海之交通。為英國地中海艦隊之根據地馬爾塔，可以保證其地中海內海的支配。為印度洋之入口，又是去東方的最便利的近道，連絡紅海與地中海的蘇彝士運河，英國又保證其支配權。

在紅海的內海，有蘇彝士和波薩特為英國艦隊之根據地。在紅海的南部配有波薩特和亞丁。在印度洋上，英國艦隊也有幾多的根據地和要港。印度西海岸有孟買，緬甸有蘭貢，錫蘭島有 Trincomalee 和可倫波。再在馬來半島的最南端有第一等的海軍根據地新嘉坡。新嘉坡在政治上和戰略上都有很大的意義。新嘉坡海峽握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咽喉，最重要的世界航空經過其地，而新嘉坡實是世界航路之中心點。所以新嘉坡根據地有絕大的意義，是非常明白的。同時，新嘉坡也是防止敵國艦隊侵入印度洋的障壁，也是英國艦隊在極東，且一般地在太平洋的西部活動的根據地。

極東的英國艦隊的第一等根據地，是香港。在太平洋的南部，在新西蘭和澳洲，英國也有許多要港。如新西蘭的奧克蘭，澳洲北海岸的達爾文港，東南海岸的悉德尼等等。

這樣，大英帝國在太平洋上有為英國海軍力的策源地的海軍根據地之組織。

一旦戰爭發生，這些根據地很容易可以使英國主力艦隊經紅海而到新嘉坡，而且在這些地點以東，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廣闊的海洋上，也可以使巡洋艦與潛水艇活躍。然而，英國在開始與日本戰爭的時候，特別是新嘉坡以東的英國艦隊的連絡，因受日本的巡洋艦和潛水艇以及飛行機的攻擊，頗不是安全的。

英國平時在太平洋上的根據地，特別在香港和新西蘭及澳洲的根據地配置有巡洋艦和潛水艇的有力的艦隊。這些艦隊如果一有戰爭，在英國的主力戰鬥艦隊到達之前可以作前衛而活動。而且這場合的根據地與新嘉坡是相同的。

根據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列強對太平洋上的軍備及海軍根據地有保守「現狀」之義務，這華盛頓條約對英國的打擊，較之美國少得多。經度一一〇度以西的一切領土，以

及澳洲，新西蘭和接連的羣島都在這條約的效力範圍之外。那樣，印度洋及大洋洲英國艦隊的支配地位，還是和原來一樣。

新嘉坡特別是在經度一一〇度以西之地，爲禁制地帶之外，所以一九二三年來努力擴張其防備。

一九二四年，新嘉坡根據地的建造，由於當時麥唐納的第一次勞働內閣的決議而中止了。這內閣看去好像是實行「和平主義」似的，中止了根據地的防備工業。然而，保守黨的政府一九二五年又再實行新嘉坡根據地的建造。現在在新嘉坡，建造了那怕是特別巨大的現代式的戰鬥艦也可以駛入的巨大的浮塢，且有適應那浮塢的陸上船塢的設備，有可以入多數的遊擊艦隊的水上飛機場，築有巨大的長距離的海岸砲臺，有燃料，特別是石油的貯藏所。那樣，新嘉坡在戰爭之際可以容納大英帝國艦隊之主力。

然而，華盛頓條約妨礙了英國改造其防備上沒有完全的香港的根據地。使太平洋的這部分的中國海和日本海的英國海軍力的地位發生暗雲，而中國海和日本海從政治問

題上看來是有極大的意義的。香港要塞是在華盛頓會議以前建築的，雖作巡洋艦隊和潛水艇艦隊的地方的根據地尙有意義，但爲戰鬥艦其設備則完全不充分了。

澳洲和新西蘭，獨立地實行加強其海上的防備力，特別是增加現有的根據地的政策。在華盛頓會議之前，澳洲和新西蘭只有一防禦根據地，在那裏有相當大的船塢，且這船塢可以建造頗有戰鬥力的艦隊。華盛頓會議以後，澳洲的北海岸達爾文港也建築有新的根據地。新嘉坡——達爾文港的航路，是太平洋南部的大英帝國戰略上的不可侵犯的城壁。在新西蘭，也同樣增築了奧克蘭的英國艦隊的根據地。

現在英國的海軍力，依然可以保證英國在其他海軍列國中的第一等的地位。英國的艦隊不論是各種艦隊的戰鬥力，或行使其命令，或其實戰經驗和傳統都是最有力的。其艦隊構成大體如次：戰鬥艦隊以十五艘的戰鬥艦組織而成，其中有「羅特納」、「納爾遜」二艘，是華盛頓會議以後建造的，爲世界無可比類的最有力的戰艦。這二艘戰艦噸數，一是三萬三千五百噸，一是三萬三千九百噸，各有十六吋砲九門和六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爲二

三·五海哩，在世界中是最耐砲擊的鐵甲戰艦。『伊利莎白女皇』和『梭巴林親王』式的十艘戰艦各各皆有從二萬九千五百噸到三萬一千百噸的排水量，皆有十五吋砲八門和六吋砲十二門，其速力自二三海哩至二五海哩，這也同樣可以抵抗砲擊和潛水艇之襲擊。巡洋艦三艘中，『福特』是世界最大的軍艦，有四萬二千百噸之排水量，備有十五吋砲八門和五·五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為三二海哩。此外的兩艘『里培斯』和『里那文』則有三萬二千噸，皆備有十五吋砲六門，四吋砲十五門，其速力為三二海哩。

總計英國艦隊的砲擊力，有十六吋砲十七門，十五吋砲一百門。

要了解英國戰鬥艦隊的絕大的砲擊力，不要忘記十六吋砲可以把重一噸的砲彈射至約三〇基羅密達的距離。從十五吋砲所發射的砲彈也有四八呎，可以射至二六至二七基羅密達的距離。此外，英國艦隊的航空母艦有可以發射最大的砲彈的大砲。

在倫敦會議之前，英國建造第四號航空母艦『亞隆·捷克』（二萬六千二百五十噸，一三·五吋砲十門）和巡洋艦『達加』號（二萬八千九百噸）。

關於英國艦隊的遊擊艦隊，英國有現在所謂「華盛頓式」的巡洋艦十五艘，那是在華盛頓軍縮會議所容許的最大的巡洋艦式。華盛頓會議把巡洋艦的噸數定為一萬噸，砲徑決定八吋。英國艦隊「華盛頓式」的巡洋艦中有十三艘為一萬噸，兩艘為八千四百噸。前者有八吋八門，其後二艘各各皆備有八吋砲六門，其速力為三二—三三海哩。

同時，英國還有許多比這稍為小點備有六吋砲的巡洋艦。特別有七千噸級的「A」型巡洋艦二艘，各有六吋砲七門，其速力為三二海哩。四千六百五十噸級的「D」型巡洋艦八艘，備有六吋砲六門，其速力為二九海哩，噸數三千七百五十噸至四千五百五十噸級的「X」型的巡洋艦約二十艘，皆有六吋砲六門，其速力為二九哩。

現在尚有六吋砲的巡洋艦七艘在建造中，其中六艘約有七千噸的噸數，各艘備有六吋砲八門，其速力最低為三五哩。英國今後每年預定建造三艘巡洋艦。

英國的航空母艦現有七艘，其中最大的航空母艦「伊格爾」號有二萬二千六百噸，最小的「海米斯」號也有九千九百五十噸，皆備有飛行機臺三個至八個（平均六個）。

一個飛行機臺有飛行機六架。

英國比較擁有多數的噸數的航空母艦，是其最大的優點。因為在艦隊內只有少數的航空母艦時，其艦隊非常容易受攻擊。例如，美國艦隊若有一艘航空母艦離開戰陣，其附屬飛機艦隊之半數即有損失之虞。

英國的水雷艇現約有百六十艘，潛水艇六十二艘，多半是有很大的噸數的。每年建造水雷艇一百隊（先導艇一艘，水雷艇八艘）和潛水艇三艘。

從以上的數字看來，很明白的，英國艦隊如果以英國海軍用語說起來「是很平均的艦隊」，即是在各艦隊間保有充分的均勢的艦隊。英國艦隊在帝國主義列強的艦隊中，從其海軍構成上看起來，是最平均的，各方面最整齊的艦隊。

說起英帝國艦隊的分紮來，在現在其主力戰鬥艦隊是分配于所謂大西洋艦隊與地中海艦隊之間。前者是以英國本部的要港為根據地，後者則以馬爾塔為根據地。這兩艦隊的中間根據地是直布羅陀。巡洋艦以及水雷艦和潛水艦的小艦隊，多半附屬于戰鬥艦的

艦隊，爲以上二大艦隊的分隊，而常常配置于遠隔的根據地，特別是太平洋上的根據地。在香港現屯有「華盛頓式」的英國巡洋艦五艘，和「B」「O」級的大噸數的最新潛水艦十二艘組織而成之有力的艦隊，且備有廣闊的活動地域的水上飛機，並附有多數的水雷艇，同時有特派于極東的二艘英國航空母艦爲這水上飛機的飛行場。

「華盛頓式」的二艘巡洋艦，附屬于澳洲艦隊；另在奧克蘭（新西蘭）有二艘英國巡洋艦，

萬一太平洋上發生戰事，如果分析起英國可以動員的海軍力來，因其海軍力之構成及海軍根據地之配置，可以斷言其担任防禦從任何敵國之對太平洋上英國領土的襲擊的任務，是在多少有利的條件之下進行的。英國的海軍根據地網，能夠使英國的主力艦隊繞地中海及大西洋急派赴太平洋上的海戰場。從馬爾塔到新嘉坡之間分佈有許多的根據地，在太平洋上發生戰事的時候，使英國主力艦隊有急速安全地移動的可能；同時也可以保證這主力艦隊能夠安全達到戰鬥狀態中的海戰場。再方面平時停泊于太平洋的遊

擊艦隊也可以保證能夠保守這些停泊所一直到主力艦隊之到達。

然而，如果是與日本開戰的話，英國艦隊要來保守英國在中國的主要利害，恐怕是很困難的吧。因為在中國的沿岸，特別在黃海和東海，日本帝國主義是在極其有利的地位的緣故，同時，英國戰鬥艦隊的行動，在這些海上，因為和新嘉坡第一等的海軍根據地不甚接近，所以活動也頗困難。無論如何日本的海軍力，在亞細亞大陸沿岸，比之英國是佔數倍的優勢。

說起在戰爭發生的時候英國艦隊的戰鬥力來，在亞細亞大陸沿岸，其能力是受着非常的限制。以新嘉坡和香港為根據地的英國艦隊，在和美國戰爭的時候，可以占領菲力濱羣島和關島，開始作最活潑的攻擊。如後面所見，美國艦隊防守菲力濱羣島和關島是在不可能的地位。從新嘉坡到菲力濱羣島的距離，是一千三百七十海哩，（海上一哩為一·八五基羅密達，）從香港到菲力濱羣島的距離，是六百三十海哩，而從美國距離最近的海軍根據地——夏威夷羣島至菲力濱羣島之距離，是四千七百六十二海哩。此外，英國在與美

國戰爭的時候，在大西洋的戰場上，對其敵國有許多可以發揮活潑的海軍戰鬥力的機會。英國在大西洋上的海軍根據地對美國爲九與五之比。英國可以以其遊擊艦隊對美國大西洋沿岸的中心地帶和巴拿馬運河加以強烈的攻擊。因此，美國主力艦隊在和英國戰爭的時候，必須注主力于大西洋；而英國艦隊自然可以占領菲力濱羣島和關島，在太平洋上任意活動。然而，同樣應該想到的，在太平洋上快要爆發的徒然延長歲月的戰爭，不論英國艦隊或日本艦隊斷絕了太平洋的貿易，並不能對美國加以什麼打擊。因爲戰爭如果停止了太平洋的貿易，美國不至于會受像日本或英國那樣的打擊，同時即使太平洋貿易完全停止了，對美國的軍事力和經濟力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吧。所以，要是發生戰爭，其戰略必轉進而爲經濟戰。

英國在與日本戰爭的時候，其情勢又完全不同。日本在最重要的舞臺——日本海和中國海——的勢力關係，對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地位。英國在日本海或中國海作殲滅敵人的主力艦隊的攻擊戰，是不可能的。同樣，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交通，即使會受從香港襲來的

英國巡洋艦及其他遊擊艦隊的攻擊，但日本艦隊大體可以維持這交通之不會為敵人破壞吧。不過，英國可以使日本和太平洋南部諸國的海上貿易停止，並可以太大的攪亂和連接太平洋的其他方面的各國特別是和美國的海上貿易，是事實。這是成為對日本海上封鎖，關於這，後面再加敘述。

大體上，太平洋上的英國的地位，從純戰略的立場上看起來，是可以保證的非常有力的地位。然而，所謂英帝國主義衰弱的一般周知的事實，也表現在海軍方面。困難的英國財政狀態，使英國政府不能不延長新嘉坡根據地建造的期限，縮少其防備的最初的計劃。去年（一九三二年）英國大西洋艦隊的騷動，證明艦隊構成員生活之日趨惡化。英國海軍力的狀態及其戰略的地位，不能與其本國政府之對外政策過程——即屬領諸國分離的傾向增大，以及一般地在東方，特別在中國印度的英國殖民地諸國之基礎之開始動搖——分離的。英國戰略上有利的地位不能防止這些有害的傾向。特別自太平洋沿岸英國殖民地領土所受的威脅，英國較之從可以稱為假想敵國所受的威脅更是重大。這些重大

要因的結果，使英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事實上比起接眼一看是如此還要衰弱得多。

在歐洲如果發生新的戰爭，這戰爭也同樣會禍及太平洋上的英國的地位。因為英國為這戰爭所牽動，不能不使其主力艦隊在歐洲沿岸活動，而給與它在太平洋上的戰鬥力以很大的損害。

再者，更確實點說，在日美戰爭中，英國如作為第三國參加，則為其所援助之國必可操勝算。因為美國在太平洋上幾乎沒有海軍根據地，而日本在遠離日本羣島之處也同樣沒有，所以在日美戰爭的時候，任何一國能夠利用英國的海軍根據地，對其雙方勝負便有決定的意義。

美國的海軍力

在太平洋上——更正確地說，太平洋西部——的美國的立場，一方面擁有龐大的資源，再方面沒有防備的地帶，表露比較底弱點。這主要的歷史底原因，是因為在美帝國主義

跨上世界外交舞臺的時候，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世界分割，事實上差不多已經完了的緣故。

同時，美國不像日本面臨亞細亞大陸在地理上佔着有利的地位。所以，美國在太平洋沿岸的膨脹，與其說是走領土占領（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戰爭的結果，佔領菲力濱羣島）之路，寧可以說是走經濟上政治上侵入之路而發展的。

太平洋上美國所領有的羣島，現在大體如次：在接近阿拉斯加沿岸，美國西北端，有阿留地安羣島，太平洋中部有夏威夷羣島（一名聖得維奇羣島），太平洋西部有關島和菲力濱羣島——距離太平洋遠離亞美利加大陸，而與日本羣島及英帝國在極東的殖民地相根據地直接相連的地方——最後，便是薩慕亞羣島。這些領土都是比較遲——主要是美西（西班牙）戰爭的結果而割讓于美國的。但菲力濱羣島，關島，和梭羅門羣島遠離美國本土，使太平洋西部的這些羣島與美國本國的交通感受極大的困難。所以，在華盛頓條約上，禁止各參加這會議的列強在太平洋羣島建築新的海軍根據地或要塞——這條約

從美國方面看來是一個重大的讓步。那是保證日本在亞洲沿岸的支配權，完全使美國陷于無力抵抗的狀態；美國海軍方面對這讓步至今仍有餘憾。再者，還不能不考慮的，那在離日本近而隔美國遠的關島和非力濱羣島建築第一等的要塞根據地，是否是徒勞無益的工作，還在許多專門家討論之中。

在這條約範圍之外，美國可以建設的，只有直接位于美國沿岸的羣島和巴拿馬連河及夏威夷羣島。結果，華盛頓條約以後，在非力濱不能設備任何海軍根據地，同時也不容許建築要塞。在非力濱東南的關島，和南方的薩慕亞羣島，以及太平洋北部的阿留地安羣島也同樣。企圖使太平洋的不安地位強固的美國，在華府會議之後，集中全力于夏威夷羣島的海軍根據地之建設。一九二四年以來，美國在夏威夷羣島建築防禦堅固設備完善的海軍根據地——珠港。(Pearl Harbor) 那裏有優秀的武器船塢和燃料坦克，現今成爲遊擊艦隊的根據地；一朝有事，可以作主力艦隊的根據地。然而，夏威夷羣島在戰略上的意義，現在主要是爲防禦從西方攻擊美國太平洋沿岸的有力的前哨陣地。如果作爲美國艦隊

在太平洋西部沿動的根據地，是只限于以夏威夷羣島爲止的意義。因爲從夏威夷羣島到美國領地距離很遠（已如上述，到菲力濱羣島的距離爲四千七百六十二海哩，到關島的距離爲三千三百三十海哩）。在戰爭的時候，美國艦隊決不能向日本羣島作積極的行動，同時，美國的主力艦隊也不能防禦菲力濱及關島之不爲日本（或英國）海軍占領。

是故，美國艦隊雖據有夏威夷之根據地，但在現在勢力關係之下，其企圖防害日本海上貿易和對日本通商加以最大的打擊的潛水艇和巡洋艦的小艦隊的活動，實際是被限定了的。然而在戰爭的時候，美國因有莫大的資力，其勢力關係急速地轉變爲有利，是不消加以證明的。

如果與日本戰爭的場合，美國能夠依或一時的條約使己國的海軍作戰可以利用極東的英國根據地，局面自對美國有利；然而，假如開戰後英美對立發展起來的時候，美國的戰略當不能仰賴同樣的預想。美國有鑒于己國在太平洋西部的現在地位之薄弱，遂急速在阿拉斯加的荷蘭港（Dutch Harbor）建築遊擊艦隊的根據地。這根據地建築成功之

後，即使太平洋上的美國海軍戰略地位在根本上無甚變化，但太平洋北部的美國地位可因之而強固不少。

美國雖然在極東的外交關係非常錯綜的時候，爲了作惹起注目的示威，仍不能把其艦隊的大部分輸送到極東的海上。

菲力濱和關島的根據地之不充分，以及夏威夷之遠離，防礙美國的大艦隊之向極東海上輸送。因爲菲力濱——馬尼刺和合唐夏——的設備非常不完全的碇泊所，不能作有力的戰爭策源地，只不過是潛水艇、水雷艇或巡洋艦寄足之地的緣故。這是從美國在滿洲事變上海事變發生的時候，不能輸送可以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所集中的日本的海軍力那樣的有力的艦隊的一件事上可以充分說明對破壞極東的美國利益和崩潰美國的勢力的日本在滿洲和上海的積極的軍事行動，美國所可能的答覆，是爲了海軍作戰演習而集中美國主力艦隊于夏威夷。然而，夏威夷羣島因爲有與太平洋西部的（萬一的）海戰地遠離的理由，這演習的威嚇，也沒有像美帝國主義所期待的那樣的效力。臨着現在發生的

事變的美國，爲了以共同壓迫日本，拚命想得英國的積極的協同的，也是因爲太平洋上美國的海軍根據地非常不充分的緣故。既如上述，因爲太平洋上英國海軍地位的強固的結果，極東的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日本不能不考慮英國的利害。美國艦隊如果可以用英國的海軍根據地，那在極東的現在政治上戰略上的地位，馬上會顯著地使美國轉變爲有利的地位吧。然而，極東的日英對立雖然激化，但英國爲了世界市場戰的最重大的競爭國決不至于『喜歡冒險』吧。

美國艦隊的構成，現在是如次：美國的戰鬥艦和英國同樣有十五艘，其中『馬利蘭』式的三艘，排水量有三萬二千六百噸，各有十六吋大砲八門和五吋砲十二門；『賓夕尼亞』、『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式的戰鬥艦七艘，自三萬二千噸至三萬二千六百噸，有十四吋砲十二門，五吋砲十二門；『紐約』和『納巴達』式的戰鬥艦四艘，自二萬七千噸至二萬八千九百噸，各有十四吋砲十門和五吋砲十六門；最後『亞干薩斯』式的戰鬥艦，有二萬六千噸，備有十二吋砲十二門和五吋砲十六門。那樣，美國戰鬥艦隊的巨

砲，大體是十六吋砲二十四門，十四吋砲白二十四門和十二吋二十門集合而成。

美國戰鬥艦的基本砲徑爲十四吋，比之英國戰鬥艦之基本砲徑十五吋稍爲劣點。

目下停泊中之三艘戰鬥艦（有十二吋砲）照倫敦條約列爲廢艦，但實際上還未破壞。

美國的戰鬥艦雖然皆有避彈鋼板，但其艦隊比較起英國艦隊（一部分的日本艦隊）來有非常多的缺點。美國戰鬥艦的速力皆是二〇—二一海哩以下。美國連一艘戰鬥巡洋艦也沒有。這事實和如前所述的美國極度不充分的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同時使美國的主力艦隊動員遭受很大的困難。

美國的巡洋艦隊，現在是由「華盛頓式」的巡洋艦「冰薩哥拉」和「哈斯頓」（一萬噸八吋砲十門，速力三二—三三海哩）八艘，與「奧馬哇」型的巡洋艦（七千五百噸，六吋砲十門，速力三三—三四海哩）十艘組織而成。

尚有「華盛頓式」的巡洋艦在建造中。同時，美國根據一九三〇年的倫敦軍縮會議

有建造那種型式的巡洋艦八艘的權利。

美國的航空母艦現有三艘，其中排水量三萬三千噸的『力克新格頓』和『沙拉特加』，是世界最大之航空母艦，各可以飛揚自七十架至八十架的飛行機；但同時因其艦體頗大，非常容易受敵人的攻擊，如果失掉一艘，屬於出動艦隊的水上飛機的大部分之活動陷于不可能。因之，美國的參謀本部對那種型式的航空母艦非常不滿足，想代替以多數的小的航空母艦。（四—五艘）屬於美國艦隊的第三艘航空母艦『蘭格拉』號，改爲航空輸送船，是價值很少的母艦。

美國現在最多水上飛機。（約一千架）然而，美國全部不過是三艘航空母艦，所以，這最新式的武器能夠有效地利用，是非常困難。而較之美國多二倍航空母艦的英國，其水上飛機的總數雖然比美國少，也依然是佔有利的地位。

美國艦隊的水雷艇（加上要列入廢艦的老朽船）現在有一百八十六艘，皆是在大戰時建造的，最近已超越了在倫敦條約所決定的增加率了吧。

最後，美國的潛水艇有八十一艘，目下建造中的有七艘，然而其大部分是小型的，比較的不適合于太平洋上的活動。

美國艦隊在補助艦隊方面非常薄弱，雖然在倫敦條約上英美兩艦隊之間決定了最小平度的『平準』，但美國在最近的將來仍有實行補助艦隊大建造之必要。議院內海軍委員會議長烏爾遜氏交付美國國會審議之計劃案，預定在今後九年間建造多數的新艦隊。航空母艦三艘，有六吋砲的巡洋艦九艘——間有飛機的設備——水雷艇八五艘，潛水艇二三艘，其計劃的總預算，是六億一千六百二十五萬金元。

美國的艦隊，現分爲戰鬥艦隊，偵察艦隊，潛水艇和食糧船隊。美國的戰鬥艦隊和附屬于這艦隊的遊擊艦隊同以太平洋港爲根據地。這艦隊以鄰近舊金山的亞蘭德，加利福尼亞州的聖的谷和聖辟洛爲兵站的根據地，而以美國艦隊太平洋唯一的根據地夏威夷羣島的珠港爲實戰的根據地。以巡洋艦組成的偵察艦隊，是以太西洋的港灣爲根據地。巴拿巴連河便是保證這兩種艦隊之連絡的。現在美國有在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建造第二條

運河的計劃，這運河，擬經過尼加拉圭的領土。美國在尼加拉圭的利害，以及這「獨立」共和國領土之事實上的占領，大部分是出于美國帝國主義之那樣的戰略上的必要。在太平洋上演習的時候，偵察艦隊與戰鬥艦隊一同參加，那樣，差不多可以說是美國全部海軍力都在太平洋上舉行演習，而這種演習，現在也還在繼續舉行。

從以上可以明白，日本在亞細亞沿岸的戰略上的地位，對抗美國是站在不變的極其有利的地位。所以，現在，美國的海軍力，是在劣等的條件之下表現于太平洋的舞臺。其活動的自由和範圍顯受着非常的制限。然而，那樣說，決不是就可以得到美國在太平洋上毫無力量的結論。反之，美國在物質上財政上的資力之非常豐富，決定了其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如果在華盛頓條約無效，或美國決意以菲力濱羣島和關島作第一等的根據地的情形之下，具體的局面會急速地轉變也未可知。同時，在日美戰爭進行中，局勢也必然會發生變化。假如日美戰爭終于發生而延長起來，美國可以建造許多有力的艦隊，以夏威夷羣島對日本施以可怕的攻擊的根據地，而這攻擊因從阿拉斯加的攻擊而加增其強力，那最重要

的是能夠顯著地縮短對日本空中的攻擊非常有利的『距離』。美國有力的飛行隊，依某美國的權威者（特別是前美國飛行隊指揮官米查爾將軍）的主張，阿拉斯加可以在世界上一掃日本艦隊，和對日本本土加以痛烈的打擊。這主張，自然多少帶點誇張的意味。關於未來戰的這種無責任的預言和預測，一般地有必須加以考察的必要。然而，美國拼命擴充其空軍，無疑義地是有很大的用途的。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的經驗，顯示戰爭遠出于平時的人們的意料之外。最後，在一切長時期的戰爭當中——永來的太平洋的『大戰爭』也將如此吧——美國的地位是最為有力而且是難以侵略的。因為這國的資力，一般地不論海路或海外貿易都第一不受支配的緣故。

日本的海軍力

日本由四島——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組織而成，南方接近亞細亞大陸，日本諸

島依日本海與亞細亞大陸相隔。（日本海的北方出口，是韃靼海峽。）日本海廣佈于日本諸島和俄國極東領土及日屬朝鮮之間。隔黃海和東海便是中國內地。日本在中國沿岸有位于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的有力的根據地。日本除日本諸島之外，在太平洋上，有位于西南的臺灣和琉球羣島，在臺灣與中國沿岸之間有澎湖羣島，其東北有千島羣島，最後在距離日本比較的遠在東南太平洋正中，屬於日本的小島，有小笠原羣島，馬利亞那羣島，麻紹耳羣島，加羅林羣島。這後列的三羣島，以前本為德屬，世界大戰的結果成為日本委任統治之地。

日本艦隊戰略上的基本任務，是通過日本海和黃海而維持日本諸島與亞細亞大陸之間的海上交通，同時防守日本主要諸島與太平洋上的各羣島之間的交通。

海上交通對日本實是非常重大，這從其國糧食品及最重要的工業原料大部分仰給海外供給方面看來，是非常明白的。即是，日本仰給自海外的——消費：米，百分之十五；砂糖，百分之九五；小麥，百分之五五；棉花消費額，百分之百；羊毛，百分之百；橡皮，百分之百；鐵，百分

之百，鉛百分之九五，錫百分之八〇。（這種工業原料品在軍事上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是完全明白的。）鋼鐵百分之五五，鐵百分之四五，精製機械百分之五五，等等；食糧品主要是從亞細亞大陸輸入，而亞細亞大陸之輸入額佔日本輸入總額約三分之一。同時，各種的工業原料品，一部分是來自英國的屬地，英領印度及荷屬東印度；一部分輸入自美國。倘若能夠實現日本的封鎖，日本會陷于非破滅不可的無可救藥的狀態；同樣，英國如果被封鎖也會陷于那樣的狀態。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其海軍力也和英國同樣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同時，其海軍力是日本帝國主義以侵略行動而獲得殖民地的支柱。

日本艦隊的實戰根據地，是日本諸島的第一等海軍根據地的有力的方形：本州島東南端接近橫濱的橫須賀，本州島西南端的吳，本州西北的舞鶴，及九州西北的佐世保。

橫須賀和吳，爲日本艦隊東南方面的主要的實戰根據地，使日本有支配各羣島的所在地的太平洋東南部之可能。舞鶴和佐世保的根據地，是保證日本海及黃海上的日本艦隊的支配，且成爲幫助經朝鮮滿洲而向亞洲大陸，向中國本土的日本積極的軍事行動的

要港。

雖然根據華盛頓條約，日本喪失在日本諸島之外建設新的海軍根據地和建築要塞的權利，然而，日本已經在華盛頓會議之前，在臺灣的北端基隆和澎湖島的馬公建築了海軍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在日本艦隊向西南活躍以及防止敵國艦隊衝入黃海和對抗敵國企圖遮斷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交通的襲擊上，可為優秀的根據地。在東南，日本雖沒有第一等的優秀的海軍根據地，但小笠原羣島，和以前是德國的屬地而現在為日本所統治的一羣島嶼，為遊擊艦隊和潛水艇，以及為監視太平洋的這地域，也可作優秀的根據地。

分析起太平洋上的日本戰略的地位來，不能不斷言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保證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交通，以及開始從朝鮮和滿洲方面或在中國本部作積極的攻擊是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同時，在與美國開戰的時候，日本在太平洋所限制的範圍內向西南或東南對美國攻擊都有可能。特別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日本艦隊要占領美國的非力濱羣島或關島都比較無甚困難。至少在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情勢之下，美國艦隊即使不是不可能，但也

非常困難。

日本人眼光中的重大的假想的敵艦隊，是有完成的海軍根據地的英國艦隊。英國艦隊據有其根據地，驅使巡洋艦和潛水艇，對日本主要的海上交通可以加以積極的防害。美國艦隊對日本的危險只有在如次的情形之下：即是，英國在極東的海軍根據地以及位于亞細亞大陸的某根據地供給美國艦隊的使用；自然，這種情形之下，說不定英國的某根據地為日本所占領也未可知。然而，美國的勢力對日本帝國主義依然是一個大的威脅。

日本的艦隊編制，現在如次：日本的戰鬥艦九艘，這是根據華盛頓海軍條約所決定的五·五·三之比率。日本的戰鬥艦中，『陸奧』和『長門』各有三萬二千七百噸，備有十六吋砲八門和五·五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為二三海哩。『富士』型的戰鬥艦四艘，自二萬九千三百噸至二萬九千九百噸，各有十四吋砲十二門和五·五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為二三海哩。『扶桑』型的戰鬥艦四艘，從二萬九千三百噸至二萬九千九百噸，備有一四吋砲十二門。五·五吋砲二十門，速力為二三海哩。最後是『金剛』級的戰鬥巡洋艦三艘，各有二

萬九千三百三十噸，備有十四吋砲八門，六吋砲十六門，速力二六海哩，第四隻戰鬥巡洋艦雖列爲廢艦，但實際不過是暫時沒有航駛罷了。

日本的戰鬥艦隊較美國戰鬥艦隊爲優的，是其速力較速。——日本的戰鬥艦比之美國的戰鬥艦速二海哩。此外，既如上述，日本有戰鬥巡洋艦，而美國則連一艘都沒有。

日本的航空母艦現有四艘，其中二艘「加賀」和「赤城」是二萬八千百噸的大型級，載有五十架飛機，其他二艘「鳳翔」和「野登呂」是小型級。

日本艦隊中「華盛頓式」的巡洋艦有十二艘，其中「妙高」和「高雄」級的八艘，各有一萬六千噸，備有八吋砲十門，速力三三海哩。還有「古鷹」級的四艘，各有七千百噸，八吋砲六門，速力三三哩。

同時，日本有許多小的遊擊巡洋艦，這點從數目上看起來，很優越地壓倒美國的艦隊。這些小型巡洋艦（三千二百二十噸至五千二百噸）在日本艦隊之中有十七艘，皆備有五·五吋砲，速力三三哩。

此外，日本尚有六艘老朽巡洋艦，這備有八吋砲及六吋砲，且還是充分的戰鬥力。

日本的水雷艇有六十七艘，此外尚有五十八艘小型水雷艇和七十二艘潛水艇。日本的巡洋艦，水雷艇，潛水艇皆是最新式的，大戰以後才建造的。

這新式的遊擊艦隊，使日本對其一切的假想敵國佔絕對的優勢。特別是日本的潛水艇在其噸數上絕對壓倒其他海軍國，且其活動範圍非常廣闊，在太平洋上活躍是無上的適當的。

日本艦隊的優秀的編成，大體可以說是適宜于担任這艦隊所負的戰略上的主要任務。加之，日本艦隊的人員構成和英國艦隊同樣，其實上是非常優秀的。這是因為日本與英國同是島國，其國民中容易養成優秀的海軍士官的緣故。反之，美國雖然其物質的資力非常大，但在這方面却處于不利的地位。現在的美國，如日本或英國似的海軍士官還沒有，同時其艦隊的人員的質的構成也不優良。美國艦隊的戰意遠劣于英國和日本的艦隊。從來，在美國的艦隊中便常有逃走及其他現象。這是由于其人員的構成的水準的低下之故，日

本和英國的艦隊則沒有這類的事件。

日本的造艦計劃，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計劃建造有六吋砲的八千六百噸級的巡洋艦四艘，水雷艇十二艘，潛水艇九艘及其他特務艦等。此外，計劃擴充水上飛機至三倍現在之數。（現不過只二百二十架。）這樣，可以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正拼命擴大其海軍力，着着準備其積極的作戰計劃。

日本艦隊現在的配置，是顯示日本帝國主義對其假想敵國準備積極的作戰計劃。以補助艦隊的戰鬥艦之主力，集中于東南的橫須賀根據地；戰鬥巡洋艦所率的巡洋艦隊主力，屯紮于佐世保；不論何時都可以向黃海或東海出動。

頻繁的海軍演習，以及造船所、軍事工廠工作之忙碌，更是顯示日本帝國主義正作快要到來的大戰的準備。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施行其積極政策的時候，日本的海軍力在滿洲、朝鮮以及中國本部，可保證日本陸軍之在亞洲大陸的活動自由，一旦告急，即可對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中在太平洋上的日本競爭國及其假想敵國加以破壞的打擊。

再方面，考察起日本的戰略地位來，在亞細亞，不僅海軍，就陸軍也可以動員；這點便宜，在太平洋上三大強國中只有日本能夠享受。

平時，日本的陸軍（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有步兵十七師團，騎兵五師團，野砲十七聯隊，航空砲四聯隊，重砲九聯隊，工兵十七中隊，坦克隊四隊，飛機八聯隊（飛行隊二四隊），鐵道兵十七大隊。現役兵員總數，據官報，有將校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名，下士官與兵卒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二名；另外還有戰時組織的警官五萬八千七百九十六名，加上義務兵役，在戰爭時，馬上可以動員的教育補助兵可以達到很大的數目。

大體上看起來，日本的陸軍，在戰爭時，可以很容易動員五百萬人，在國內的資力極度緊急的場合，可以動員到七—八百萬人。附屬於陸軍的日本飛機據日本官報，有一千三百十八架。這日本的陸軍及飛行隊主力，如果可以保证日本與亞細亞大陸的交通，便可以很快的任意向戰場上出動。

日本的海陸軍，相互合作而為日本對亞細亞大陸的積極政策的有效武器。只有這兩

者的協力，才能容許日本在所謂侵入大陸奧地的中心戰略的任務之下，夢想侵佔滿洲及上海地帶，再進而深入中國內地，甚至于如一部分所想的，侵略貝加爾湖以東的蘇聯遠東之地。

日本之侵入亞洲大陸，在抵觸美帝國主義的對抗力這點上，太平洋上的戰局勢必形成日美的衝突。兩國在其演習上亦必然預想着兩者未來的衝突。從以上可以明白，如果自海軍的見地看來，其衝突的發展，雖然因為交戰國雙方的距離遠隔，而有非常大的困難；但這關係對於攻擊目標接近的日本是絕對有利的。不過，現在保證亞細亞沿海的日本艦隊的優勢的地理關係，決不是什麼決定勝負的左券，因為這將會為海軍技術，特別是飛行技術所壓制吧。同時，因為美國有絕大的資力，這地理的原因，不論何時發生戰爭，在其戰爭的進行中也終歸無效吧。

附

錄

遠東戰爭與帝國主義列強之支配太平洋的爭鬥

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已經孕育了更大規模的世界戰爭；而現在，正在那與勃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導火線的塞爾維亞皇太子之槍殺事件同樣的情勢之中。在遠東戰爭中，是孕育着更大規模的世界新分割的世界大戰，特別是反蘇聯大戰。目前的情勢正是『砲彈要自己飛出的』、『無論甚麼地方假使有一點子動搖「平和關係的建築」就會搖震地崩潰的』(Stalin)、『從任何資本主義國的方面』或者從任何的對立點看『新戰爭都可以不意爆發的』(華爾克)情勢。新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炸彈多如山積，國際帝國主義正計算着時期，準備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魔火。(註一)

遠東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乘德意志金融恐慌，英吉利金本位停止，以及由此而生的全資本主義列強之混亂和動搖的時期，在其他帝國主義出乎不意莫知所措中，突然開始佔領滿洲，並且毫未碰到其他帝國主義的強力的積極的反抗，完全佔領了滿洲，更進而進攻上海。

日本之攻擊中國，不但沒有其他帝國主義國的積極反抗，反而在英法的支持下成功地進行了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中國分割之第一步的日本的滿洲佔領與上海攻擊，在中國之分割，與日益強有力的中國民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絞殺上，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共同利害所關的。

第二，日本的滿洲佔領是反蘇聯東部戰線的強化，在到反蘇聯武力干涉之更進一步這一點上，也是迎合帝國主義列強的共同利害的。

占有亞細亞大部份的中國與占有歐羅巴一半的蘇俄，形成無盡藏的原料寶庫與巨大的販賣市場，藉掠奪中國與蘇聯而企圖脫出激烈的世界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之共同利益，使日本對於中國的攻擊容易了。

但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利害的共同性之要因並立的，還有一個主要的而性質相反的要因，這就是分割中國中帝國主義列強的激烈的利害對立。『帝國主義列強對於日本攻擊中國，表面上裝作不關心的樣子，沒有積極的反對行動』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對立的相互作用非常強大，而中和了那對立，結果，在事實上那造成了對於日本進攻有利的情勢。』

（巴姆·達特）

這樣，表面上雖然是比較平穩，但是日本的對中國攻擊，却使環繞分割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對立更加激化。於是帝國主義為分割（形成那爭奪佔全世界殖民地之大部分的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地諸國的鬥爭之主要構成部分的）中國的對立，更激化更大規模的太平洋爭霸的帝國主義的對立，以至圍繞太平洋問題，現在，發生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武力衝突的直接危險了。

在此際應注意的事，不用說，是為獲得太平洋支配權的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係以世界規模上帝國主義陣營內的對立，及現代主要對立的全帝國主義陣營對蘇聯的對立為

基礎，而發展與複雜化的。

以帝國主義陣營內的對立為問題之際，假使暫時放下第二義的要因，那末，環繞太平洋問題的根本對立，是存在於日英美三指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下對於此種對立，稍稍詳細的來看一看。

英美的對立

帝國主義列強間主要的決定的對立，是英美間的對立。「無論在製造品輸出的領域或資本輸出的領域，主要的鬥爭是在英美間進行着……南美，中美，舊帝國主義國（英吉利）的殖民地及自治領——這些，成了鬥爭的主要舞台。這鬥爭上的優勢，而非常決定的優勢，是屬於亞美利加方面。」（Stalin 在蘇維埃同盟××黨第十六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但是，不用說，「英吉利的資產階級決不會不見一戰就退却，對於支配世界的技術最富有經驗的英國資產階級是不斷的在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戰線之種種方面，以各種成功在鬥

爭。』(馬魯意爾斯基在國際××黨第十一回總會的报告)以美國的攻擊與英國的反攻的形勢在全世界的各地都通行着的英美鬥爭，在太平洋沿岸諸國更加激化，其理由即因為英國在自己的競爭者——亞美利加地理上接近的太平洋沿岸，有稱爲「英吉利帝國王冕之珠」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爲首的主要殖民地及自治領。

在英吉利的自治領內的英美鬥爭，主要的在經濟方面進行；在太平洋沿岸的自治領，特別是在加拿大與澳大利亞，亞美利加的資本是收獲最大的勝利。試舉簡單的事實：如在一九二九年加拿大的輸入中，美國就佔全比例的百分之六八，英國只佔百分之一六·八；在澳大利亞英國的輸入，減少了百分之四三·四，美國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四·六。在新西蘭，由美國的輸入從一九一三年之百分之十，增到一九二九年之百分之十九了。

在南美，中美也發生了同樣的經濟鬥爭，這個鬥爭，發展爲由英美的代理人的土着封建分子與資產階級分子而起的所謂「顛覆政府」樹立「革命」政府的政治鬥爭。最近在南美的智利即其一例。我們再來看看在太平洋沿岸南美四國——智利，祕魯，厄瓜多爾，

哥倫比亞——的商業戰之激化的事實罷。一九二六年這些國家之輸入中，美國占的比例為百分之三二·六，百分之四六·二，百分之四二·四，百分之四六·六；英國則為百分之一七·二，百分之一五·六，百分之二二·六，百分之一六·二。

在墨西哥與中美諸國——巴拿馬，哥斯德利加，San Salvador, Nicaragua, Guatemala ——美帝國主義的優勢尤其明顯。中美諸國最近十年間幾完全轉化為亞美利加的咖啡與香蕉的栽培場。雖然如此，可是在中美的英美鬥爭還是繼續着。而因為這些國家，接近那對於太平洋沿岸美國的支配權更重大的巴拿馬運河，從領土的戰略的見地上看鬥爭是更加複雜化。

在亞細亞與太平洋沿岸的龐大的英吉利的殖民地——印度，錫蘭，緬甸，海峽殖民地，馬來羣島，婆羅洲，香港，更有名義上為荷蘭殖民地而事實上在英吉利支配下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等地，也有英美間的鬥爭。

在有橡皮的世界生產最大部份（印度尼西亞為三份之一）的馬來及印度尼西亞

等地，橡皮的主要消費者的亞美利加爲要奪取英吉利資本所壟斷的橡皮，也在進行鬥爭。在那些地方，又有油田，鐵礦的埋藏量（就只印度尼西亞已達日本的十倍，中國的四倍，）錫（荷屬東印度有世界生產總額的四分之一）等豐富的原料資源，亞美利加資本以這爲目標，以全精力作全線的競爭，侵入到馬來，印度尼西亞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正侵入到了印度。

375

最後在最重要鬥爭舞台的中國，美國資本在通商上一切重要領域和關於投資的一切對象都與英國資本競爭。特別激烈的競爭則爲棉花，煤油，機械市場，鐵道建築，發電所等。再則爲獲得重要原料資源（羊毛，皮革，植物性油等等）而鬥爭。但是事實上還不僅此，亞美利加資本，與日英資本對抗，使中國軍閥爲其傀儡，給與這些軍閥以軍事技術的及財政的援助（軍事指導者，顧問，軍需品，飛行機之供給等）想經過這些軍閥而獲得全國經濟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爲全國市場之王。世界戰爭的結果使英帝國主義經濟上政治上弱，在中國英吉利資本也遇着了亞美利加資本的壓力是只有退却，不得不在全線上採取

防禦的態度。

最近數年間在太平洋上英美的對立是非常激化，這對立，特別是現在日本侵略中國所發生的國際情勢之最決定的要因之一。而就是正爲這個對立，使日本的佔領滿洲，向中國內地的侵入，受了國際聯盟的援助等等才有可能。美國對日本不能採取積極的強硬的反對行動的是因爲沒有得着英國的支持，而英帝國主義之曖昧的消極的但一般的地對於日本方面有利的政策，不是表示日英在中國利益的共同，而是表現全世界的規模上的，尤其在中國的英美之對立（表面上史汀生向九國條約署名國發表的聲明書，事實上乃是向英國發的等等）他方面，則表現英吉利資產階級的反蘇聯與瓜分中國政策的積極。

日英的對立

太平洋沿岸上雖然有日美鬥爭的激烈發展，可是英國對於美國還是不能佈置強力的完全的統一戰線。爲甚麼呢？因爲在太平洋沿岸日英間也存有激烈的經濟上和政治上

的對立。

在東亞通商領域與海運業上，日英的競爭，最為激烈。就中環繞那無論對於日本與對於英國都是主要產業的纖維產業製造品的輸出，兩國間的鬥爭更特別尖銳化。在這鬥爭中，日本以其決定的攻勢，給英國以重大的打擊。關於纖維產業製造品的輸出狀態，列表如

日英美輸入中國的織物之比例

	日	英	美
一九一三年	一八·一	五六·三	七·八
一九二九年	六六·五	二一·八	〇·三

印度尼西亞第三季棉織物的輸入

(輸入單位百碼)

英 日

一九二九年	三五	七〇
一九三〇年	二一	七〇
一九三一年	一一	七二

一九三一年第三季比一九二九年的輸入總額要減少百分之二二。在其中英國的輸入減少了百分之七〇，而日本的輸入增加了百分之三。

英屬馬來第三季棉織物的輸入

(輸入單位百碼)

	由英	由日
一九二九年	二四・七	一二・七
一九三〇年	八・五	一五・四
一九三一年	四・三	一五・〇

一九三一年的第三季比一九二九年的輸入總額減少百分之五〇，在其中英國的輸

入減少百分之八二，而日本則增加了百分之一八。

印度棉織物輸入的每月平均額（單位百碼）

	由英	由日
一九二五年	一〇七	一八
一九二九年	一〇六	四五
一九三〇年	六六	三三
一九三一年（九個月的平均）	三三	二七

一九二五年日本對印度的輸出，不過英國的六分之一，到一九二九就增到英國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二九年的輸出，英國減少了百分之七〇，日本則不過減少了百分之四〇。

纖維及其他商品市場的情勢，在最近數月間漸漸對於英國有利。原因是英國的金本位停止與主要的反日排貨（Boycott）的結果，日本對中國干涉的必然結果的抵制日貨，

也向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馬來，緬甸等商業在中國人掌中的東亞市場擴大。

在這樣激烈的貿易戰之外，不僅在太平洋橫斷航路，亞細亞——歐羅巴航路，就是在沿海航路，中國內河航路等海運業上面，也有日英間的競爭。

更在對於中國與馬來羣島的投資戰上，主要的競爭者是日本與英國。在馬來羣島，印度尼西亞，日本的資本獲得鐵礦和油田。在中國英日兩國的投資額約達五十億圓。在纖維工業（在這裏工場經營二分之一以上在日本的掌握，而英國不過有四個大工場而已）鐵道建築，中國鐵道，港灣，金融之分野上，英國資本與日本資本在也互相鬥爭。

與以上的經濟的對立并行，自然也發生激烈的政治上的對立。我們只要看一看日本帝國主義遠大的殖民地帝國建設的綱領只有犧牲英國東亞殖民地才能完成的事實，就可充分的知道日英對立的深刻了。

事實上雖然有那種激烈的對立，可是英國在遠東戰爭上却給日本以部分的支持，並且日英有接近的傾向，這是什麼道理呢？

第一對於震撼世界最大殖民帝國的基礎的中國革命的恐怖，使老衰的英吉利不能不依賴潑辣(?)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以日本的武器和軍事上的耗費——自己毫無損失的——坐收絞殺中國革命之利的希望。第二，反亞美利加戰線的強化。第三，反蘇聯攻擊之根據地之直接的準備。第四，為收回由日本奪去的中國市場排日 *Worcester* 之利用。(據巴姆·達特)

但是，雖然是這樣，還是不能以為這就緩和了日英間在太平洋上的對立。隨日本殖民地擴張政策的前進，這對立更不能不因之尖銳化吧。

日美的紛爭

太平洋上的日美對立，是繼全世界對立中最基本的帝國主義陣營對蘇聯，與帝國主義陣營內主要對立的英美對立，占重要的地位。這個對立，遠東戰爭以來，極度緊張並且取了尖銳的形態，而已轉化為現在日美之紛爭。

這對立的本質與對立激化的原因，不是在商業上的競爭，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市場上的貿易，與其說與日本競爭，勿寧說是補足（美國貿易的）。例如美國向這些市場所輸出的大部分，是經日本的經紀人（一九三一年到百分之四）與日本銀行之手而進行的；他方面日本對中國輸出的大部分（特別是纖維工業品）乃是用的美國原料或半製品作成的商品。美國不僅對於日本本國，就是對於日本在中國的企業，也供給了不少的鋼鐵及機械，譬如據滿鐵統計，滿鐵從美國購入物資的總額，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比從日本購入總額一億九千三百萬圓多一億二千九百萬圓。日本在向殖民地市場及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如棉製物及廣汎消費對象的領域，美國的輸出是大不重要的，反之對於美國非常有利害關係的煙草，煤油，木材等輸出品，日本是沒有。又美國的商船在中國及東亞的運輸上，不佔重要的地位，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的投資也不能與英國日本相比較（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美國資本的投下數全部不過五億金元）而這也僅與中國鐵道有關，而與日本資本特別有重要關係的中國重工業及纖維工業全然沒有關係。

再美國與日本的貿易超過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好遠，也是應當注意的。

雖然如此，可是現在的太平洋幾完全成了日美公然紛爭的舞台。這理由，即東亞日美的衝突，係不滿足因領土的經濟的及政治的相互關係所複雜化了的現在勢力，而為擴大自己的支配範圍，積極地鬥爭着的兩帝國主義的衝突。

日本的殖民地擴張政策是非常龐大的。她第一先使滿洲在自己的支配下，再以此為根據向西北利亞和中國內地進展，最後則掌握東亞細亞全部與廣大太平洋沿岸羣島，造成一大殖民地帝國。此種日本殖民政策，在美國是一大威脅，同時不得不與已將英國自治領半置於自己支配下，扶植南美中美的勢力，企圖向東部亞細亞尤其是中國作全線進攻的美國殖民地擴張政策，發生激烈的對立。特別東亞細亞，尤其是中國，美國在前世紀（美西戰爭，從西班牙奪取菲律賓）已經就在渴想的，於是日美的太平洋爭霸鬥爭，表現為日本現在對於中國的奪取的激烈鬥爭。

「在日美之間爲了太平洋與其沿岸的領土，十數年前已經作堅決的鬥爭。而關於太

平洋及其沿岸的外交上經濟上商業上的歷史，充滿此種鬥爭之成長，而使日美戰爭不可避免的完全明白指示……」（列甯）

波伊勤基斯，岳爾克的論文「遠東事件與戰爭危機」（『布爾色維克』雜誌第五，六號）關於幾十年的長時期圍繞太平洋上的日美鬥爭史有如下述。

「自一九〇〇年以來，美帝國主義爲了獲得自己資本活動的根基，遂開始進行其對中國「門戶開放」的政策。日俄戰後日本事實上獲得了朝鮮與南滿時，美帝國主義努力想在滿洲的掠取上分一杯羹。在一九一〇年美國政府公然正式的向日本及帝俄提出滿洲鐵道國際化的提案。日本對於這個提案激烈反對，聲明那提案是與「朴茨茅斯條約」之精神及規定矛盾的，而那條約，是日本以戰勝的結果所根據以取得滿洲的。在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的時候，在日本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有名的二十一條中，有——滿洲及內蒙古有優先權即是滿蒙完全轉化爲日本殖民地。的要求，一九二二年初美帝國主義使日本人不得不參加華盛頓會議，退出在中國所獲之地位（如山東省，青島）更使其不能不

破棄互二十年之久的日英同盟。華盛頓會議前的一九二〇年莫爾根的代表者脫拉蒙攜那要在美國的指導下，作由一切帝國主義共同掠奪中國的銀行借款團的提案來中國時，日本已堅決反對在關於那問題的臨時條約中包含滿蒙。同樣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華盛頓會議中不使滿蒙問題提出討論也成了功。

以後，一九二七以來美帝國主義者以利用×××反×命的方法去擴大自己的影響，與其他帝國主義中，首先與日本發生鬥爭。亞美利加合衆國不辭企圖驅逐日本在滿勢力，一九三〇年張學良傾向南京政府的方向轉換與在滿洲地域內揭揚國民黨旗幟，都是表示亞美利加一定的政治上的勝利。在中國的亞美利加經濟的政治的地位的強化，更使日美的對立愈加深刻。」

更進華爾克在他的論文『站在戰爭與革命舞台上的日本』（『布爾色維克』雜誌四月十五號）一文內，從爲爭太平洋霸權的日美抗爭之觀點，明確的說明現在之遠東戰爭如下：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現在的強盜的戰爭，固有很多的目的，但戰略的槍尖，首先是向着美國的。對上海的攻擊，是對美戰爭的特殊形態。中國及東部西伯利亞的獲得，即成了全太平洋東部沿岸的支配者，藉以使東部沿岸脫離亞美利亞的支配，如果能夠，藉壓迫亞細亞大陸更擴大的部分之獨占殖民地，使自己更加強大。於是在公然戰爭形態上去打破亞美利加——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希望和一般的計劃。」

這樣，美日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的歷史上的對立，因日本的侵入中國愈加激化了。

（註二）

美國堅強地反對以日本為主角的中國瓜分，或基於日法同盟日英協定的中國分割，可是美國對於日本不能公然地積極地出以反對行動者，是什麼道理呢？

可以舉出這些原因，即美國一方面期望戰爭的結果使日本疲弱化，再則期望在反蘇聯戰爭中日本第一個先去冒險，同時對於日英法反亞美利亞戰線強化的恐怖等等。

太平洋上法國之地位

法國對於太平洋上的情勢，不是第一義的要素。因為她對於太平洋諸國的貿易及海運都很少，與前面所說指導地位的太平洋的列國的通商上的利害，真是不能比較。雖然如此，可是法國在太平洋也有重要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太平洋南方羣島和南部中國的很多利權。

法帝國主義曾為帝俄財政上的支柱向遠東進出（對於沙皇的東清中東鐵道投資等）。最近法國金融力的增大同時法國資本又積極的向遠東求發發之道。並且在求像帝俄時代一樣的，使法國資本向遠東侵入可能的代理人。現在法蘭西在日本身上看出他不但沒有商業上的對立，反而是反蘇維埃同盟戰線的主要同盟者了。最近布爾喬亞新聞載的法國對滿洲國的借款就是證明。

在日法關係上重要的不是此種經濟的接近，而是結成強固的政治同盟這一點。這是

在華盛頓會議已經表示過的。華盛頓會議中美國對日本攻擊，法國公然的給日本援助。又遠東戰爭以來，在直接與遠東問題有關的國際聯盟中及軍縮會議等中不斷的日法合作，都足以證明日法同盟的存在。

此種日法同盟的主要基礎當然首先是反蘇聯戰線同盟，其次可以說是遠東戰爭，賠償戰債等問題中對反美戰線的同盟。

特別要注意的，對於法國，遠東及太平洋依然是第二位的鬥爭舞台。主要的舞台在歐羅巴的領導權與反蘇俄西部戰綫的強化。

結 論

以上我們看清楚了沿太平洋帝國主義陣營內的對立了。這對立，是全世界規模上的對立，特別是蘇聯同盟對全帝國主義陣營的對立的一部，而在這對立的基礎上更趨激化。特別關於太平洋爭霸問題，即從蘇聯直接在遠東有廣大地域及中東鐵道等方面來看，而

沒有看見蘇聯與帝國主義陣營的關係，是不能給以充分說明的。這就是說：帝國主義自身衝突之劇烈，逼得他們不得不暫想在反蘇聯戰爭上尋求矛盾之解決。日本這東方憲兵，正利用這情勢向蘇聯挑戰，緩和與列強衝突（日本已不用什麼『俄國共黨破壞鐵道之舊計劃』之『舊式器』而公言白衛軍之援助西伯利亞獨立國之建立了）進行其侵略綱領。然而，日帝國主義者又不敢過于冒險；而蘇聯正用其和平政策，緩和反俄戰爭之危機。於是，在美俄復交的空氣高漲之後，日俄漁業協定也簽訂了。而最近熱河告急與上海挑釁，都說明日本反俄之躊躇。這一切，一方面說明反俄戰爭之可能與危機，同時說明帝國主義自身對立之依然嚴重。

遠東戰爭以可怕的力拖全世到第二次世界戰爭。遠東的戰爭與西方世界的對立匯合，只要這許多複雜對立所組成的一個暫時均衡局面某一部分一動搖，便是世界烽火之開始了。

最後，要指出在遠東事變分析上三個嚴重錯誤的傾向：即帝國主義一致反俄之悲觀

論，忽視反俄危機之帝國主義衝突之樂觀論，以及不知帝國主義對立與中國軍閥之連繫的庸俗論。

(註一)此文重譯自日本「產業勞動時報」本年七月號上所編譯蘇聯著名國際政論家關於遠東事變之觀測——即大部分根據特連且夫「太平洋岸國際對立與紛爭」(俄國版K. I. 誌八九號)並據巴姆達特之「帝國主義對立與遠東戰爭」(K. I. 誌十一十二號)華爾克「戰爭與革命舞台上的日本」(俄國「布爾塞維克」四月號)以及波伊勤斯基、岳爾克等之「遠東事件與戰爭危險」加以補足者——並稍加補充者。遠東事變發生後，經濟政治批判會之意見，即認此次事變之基本對立為日美，而含有充分反俄戰爭之危機。但仍有持反對論者。然國際的意見却與我們相同，故譯之于此。又讀書第六期瓦爾加一文與文化雜誌第一期巴姆達特一文與第二期E. C. I. 西歐局關於日本問題一章，俱極正確，請讀者參看。

(註二)最近僑日執教甚久之某美國教授發表一文，頗引起日人之憤慨，茲轉載于此，亦可見日美兩國之空氣。

「吾人今日應知日本之情形與日本人對美國之心理。日本對美感情之惡劣，已敲骨鎔髓，而其所以如此者，蓋當日俄大戰終局，羅斯福大總統出任調停後，日本不得奪取滿洲，又不得得

俄國之賠償，結果僅獲一樺太島南半，此爲日人恨美之始。其後美國加州頒布排日後，反對二十一條等，相繼而起，歐洲大戰時，美國對於日本西伯利亞出兵，阻止其向巴喀爾以東進出，去歲滿洲事變突發，美國又出而干涉，因此日本迭次受美國之掣肘，不能遂其所欲，日本人之憤恨美國，早知日美戰爭卒難幸免，不過時期之遠近而已。自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美國排斥亞細亞人法公布後，日本海軍，即準備戰鬥，當時日本戰意，極爲濃厚，不料關東大地震發生，戰鬥思想，因此消滅，此次滿洲問題起後，美國仍不變歷來政策，從中作梗，於是日本人腦中對美之印象，益認美國爲作梗者，曰「似是而非的紳士」，曰「冷血漢」，（如前此排斥亞細亞人種時，日本斥美國「似是而非的紳士」，阻止日本必然的領土膨脹，斥美國爲「冷血漢」，其他凡美國反對日本之行動，即處處予以難堪之名詞。）然日本主戰論者，原非軍部爲然，即好戰的國民全體，亦皆如是。彼好戰的國民，嘗激動軍部，與美開戰，例如在大阪有一將校之妻，發自自殺，以勸夫斷絕內顧之念，使夫決心奉公。此種事實，行之於國民，而爲政府及陸軍官長所稱頌。於是日本自以爲具此不屈之氣概，與尚武的精神，以及國民之團結力，與美戰爭，當可操必勝左券，且嘗謂日本之海軍力，在今日世界各國中，頗占優勢，抱如此誇大之念，以對美。平時論敵，首先指美，次及俄國。惟日本雖侈言可操勝算，但所憑者，爲美國之空軍，因此邇來日本大

都市，亟亟演習空中戰爭矣。奈日本之飛行術，頗爲幼稚，日本亦自知非美之敵，故在此次日內瓦軍縮會議，乃提議廢止航空母艦案，當時吾人聞日本提此案時，不禁失笑，蓋其恐怖之心，已公然暴露也。去歲九一八事件之發端，破壞滿鐵者，原係日本軍自身之所爲，蓋在田中奏摺中預定計劃，此文雖日政府公式的否認，但其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已顯無疑。侵略滿洲，即爲實現野心之前提。滿洲得後，可獲無盡藏之金煤森林等源富，不惟可以凌駕美國之上，並能增加美三倍以上之富力。其中最合吾人注意者，爲日法祕密協約。此協約，係締結於日英同盟廢棄之後，法國容許日本西伯利亞出兵，並承認奪取巴喀爾以東之地，而日本之所以敢奪取滿洲者，實有此協約爲其後盾也。故法國不啻爲一日本提燈引導者。此種見解亦爲世界各國所共知，固毋庸諱言者。（下略）……

帝國主義對立與遠東戰爭

遠東戰爭，使國際情勢的一切根本矛盾異常地激化了。

第一：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衆的衝突，在中國——帝國主義爭奪的主要而未得到最後決定的對象物——達到本格的戰爭標準。同時在印度，革命的潮流也在高漲。

第二：帝國主義列強間對立之銳化。這對立因長久的恐慌而更加緊張，而在關稅爭戰中，金本位制，借款及戰債的爭執中，更至于凡爾賽系統對立之爆發中表現出來。這些事件和遠東事件相關聯，并且和爲行將爆發的瓜分中國及全世界之新戰爭而有枕戈待命一觸即發之勢的事相關聯，得到直接的戰略性質。一切的問題——包含戰債，凡爾賽系統，軍備，國際聯盟，凱洛條約，軍備會議，蘇聯，以及反蘇聯等問題——都直接包含在遠東戰爭之內，而與遠東戰爭相維繫以改其面貌。

第三：帝國主義對蘇聯之戰爭準備，以創立隸屬日帝國主義下之滿洲國的形態，表現到表面上來了。這個國家，對於白衛軍的軍事組織，展開着廣大的活動範圍，和其中心在巴黎的白衛軍網，取了緊密的結合。遠東憲兵之反蘇干涉準備，是和歐洲的法國反蘇戰爭準備之強化（特別是羅馬尼亞及波蘭）一致的。

第四：反抗資本攻勢展開之勞動階級鬥爭的擴大，好多國內并且轉化為反戰鬥爭捷克斯拉夫最近的大罷工，以及由多數××黨領導之反戰鬥爭，是現在情勢的特別現象，而這表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昂揚。同時起着作用的這些推動力，復相互密接地起着反作用。情勢之複雜，正可以由這種交互作用來說明。我們爲了追尋一切事件和不斷變化的情勢……不能不時常正確地研究這種情勢。過分的單純化——即對於情勢的複雜及對立之一切過低評價（不考慮帝國主義的對立而集中注意於反蘇干涉準備；不注意帝國主義者間事實上同力合作的增大，而只肆說帝國主義的對立；不聯想到資本的進攻，而只注意於戰爭的危險）是有害的，那只不過削減我們基本的努力——對勞動者指示現實情

勢之特殊性的努力。我們由于集中我們的努力於展開勞動階級反對事實上一切帝國主義所參與的遠東戰爭之鬥爭，對於這次戰爭展開擴大的各種形勢所能表現的事情，不能不作一種準備。那戰爭形態的性質，還不能確實地加以規定。因為那性質是依從好多事件的。但是只有下面的事，可以用確信來說：一切都表示軍事行動範圍擴大之可能性，與遠東戰爭之長成到世界大戰。

現在政治情勢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帝國主義對立之現在的發展階段，對於有計劃的進攻蘇聯有怎樣的關係。我們的宣傳，表現有兩種傾向。其一是站在好像統一的反蘇集團已經結成似的基礎上，給與一種帝國主義戰鬥準備之單純的形態，而由這種見地出發，便將爲次要主因的帝國主義者間之對立置之腦後。第二種傾向，其特徵是作爲緩和帝國主義陣營內現在的對立，及緩和對蘇聯攻擊之激化的制動機。

這兩種傾向是錯誤而且危險的。無視顯明擺在眼前的激烈的帝國主義內部之對立，就是說給與我們以一面的在本質上對於蘇聯極其悲觀的印象。但這種印象，會不可避

免地作爲一而的東西而接受，那會減輕我們分析之正確性的信賴，減輕我們朋友的現實性。但是另一種傾向却更較危險。說帝國主義對立能防止或和緩進攻蘇聯的危險，高唱這種假定，事實上就是鼓勵被動性，並且減輕爲擁護蘇聯而鬥爭的勞動者之決心。

各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都想探求恐慌的出路，在世界恐慌異常激烈的時期，其自身也會引起戰爭的帝國主義之對立，決不會減少對反蘇戰爭的吸引力，而更加促進在資產階級作爲共同從恐慌打出一條活路之行動的戰爭準備。

現代世界一切根本矛盾的劇烈化，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之秋。在世界兩個不同的地方勃發而有決定意義的兩樁事件，就是它的開端。那一方是東方的日本之佔據瀋陽，他方是西方的英國金本位制之崩潰。

這兩件事幾乎可以說是在同一天內同時發生的。這樣的巧合，并非偶然事實，日本的出兵，是乘西歐帝國主義陣線內大呈混亂的瞬間而作的。事件的這樣的結合，完全明白地表示新時期開始的特徵。那特徵，一方是爲資本主義部分安定支柱之一的金本位制之崩潰，

他方可以由在全帝國主義所爭奪的對象物之地域上，一個強國直接開始軍事行動的事來規定。

這樣，便顯示遠東戰爭是以極密接的形態和一般世界情勢相結合的。我們不能像帝國主義的宣傳以及第二國際的宣傳，爲要抹煞遠東戰爭之意義所努力說明的，將遠東戰爭視爲世界一偶掠奪行動之『地方的』爆發；而必須並且能夠視爲世界恐慌之直接的發展階段，世界資本主義對世界戰爭及反蘇干涉方向之直接的前進……。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先，在近東已有兩次戰爭——一九一二到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這兩次戰爭就已經帶了帝國主義列強測驗勢力的性質。那只要想到世界帝國主義的情勢以及邁進的戰爭之威脅，便能理解。雖然不能亂事推測，但已經達到成熟的世界大戰之直接信號的遠東戰爭，却不能從有直接和那接合的地方意味的問題之觀點，而必須和世界帝國主義之一般情勢相接合的來看。

遠東戰爭直接地引起整個國際關係的問題。這裏我們看到恰似單獨地，沒有誰的同

意地，而且沒有什麼豫告地發動的日帝國主義之突然的決然的進攻，其他帝國主義對於日帝國主義之奪取豐富的獲物，表面上却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沒有積極地表示反對行動。日本人便得尺進步，派陸軍登岸，在日本利權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利權存在的區域內，展開軍事行動。然而日本仍然沒有遇到其他帝國主義之積極的干涉行動。

這裏就有了問題，日本這樣成功的侵略，是在帝國主義關係的如何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呢？國聯之強國集團，直到現在表面上還是共同一致的原因何在呢？美國之對敵，為什麼所抑制呢？日本的進攻，實引起有關於全世界帝國主義關係的問題。

兩個基本原因，可以明白地區別出來。第一是隱蔽日本侵略問題上帝國主義某種程度之利害共通性。中國民族革命的鬥爭，對於帝國主義者當然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在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之情勢下，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羣衆鬥爭之進攻，在這樣的意味上是投合全帝國主義共通利害之方向的。這事在例如（美國也在內）各帝國主義者要中國軍隊從上海撤退而為日軍開道的共同計劃中現出……。

爲達到這種目的，可以看到支持日軍進攻南京政府及中國民衆的英法及美帝國主義之聯合。

隨着大衆鬥爭之強化，這便成爲主要的動機，而驅使帝國主義者互相結合。

造成帝國主義者利害共通性的另一原因，是牠們對蘇聯的共同敵視，由是而生出對於能加強反蘇戰線的一切事件及方策之親密關係，以及特別要阻礙在中國猛進的蘇維埃和蘇聯之間的關係，而在滿洲造成一個在帝國主義者支配下爲作軍事活動的軍事根據地之任務……。

但這利害共通性，還不是容許日本長驅直入的唯一原因。反之，因爲日本的進攻，極劇烈的帝國主義衝突及對立的表面化，却更加明顯。這些對立以新的形勢得到更加一層的發達。那些對立之所以不會阻礙日本活動之展開者，是什麼原因呢？那原因顯明地是因爲這些對立的相互作用極其強大，而爲緩和其顯著的對立，其結果便造成事實上對日本之進攻爲有利的情勢。這事將我們引導表現於遠東戰爭之基礎上的世界情勢上的第二個

決定主因——因遠東事件所引起，而不過是帝國主義內部對立之破局底尖銳化，帝國主義戰爭之序曲的帝國主義內部勢力均衡的問題。

勢力均衡的問題，常與戰爭相接近而特別重要。無論那國，或者列國的集團在具有明顯的優越性的時期，直接捲進戰爭的比較很少；但要在有了和前者均衡力量的列國之另一集團出現時，便時常使用統制相互關係的其他不同的方法……。

現在最特徵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初期的美國之莫大的優越性……；更加增大，而將自己的場所讓給若干勢力的均衡，而那均衡是隨着作為其結果的美國霸權之脅威，而且作成向戰爭急激前進的基礎。這事只要看歐洲能否得到部分的安定，法國能否使佛郎穩定，并從美國的金融統治下解放等等使能明白。

戰後帝國主義列強所形成的集團，明明比戰前的聯盟更少鞏固性，而且沒有像戰前聯盟那樣明確顯現而確定的輪廓，雖然這樣，但還可以指出重要的英美對立周圍之更大的集合的傾向，以及英法，日英，日法間創設更緊密的交互關係體系的傾向。全歐洲問題上

雖有重大的意見之分裂——這意見不能評價過低，而且在現在繼續舉行的軍縮會議上也看到這個例子——但是英法聯合仍繼續存在，而最近更顯著地加強，日英的關係，雖然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形式上廢除了條約，而且對於太平洋問題有種種的纏繞，然而事實上却不絕地保持其親近底性質，最近更顯明地接近，最後日法的協力，多年以來便多少帶了明顯的聯合的性質（這事在華盛頓會議的山東問題上就已經顯明。華盛頓會議時公佈的文件，就暗示有祕密條約存在。這事在倫敦海軍會議上更加明顯，而特別當這次遠東戰爭時更外顯明。）

這樣，對美的英法，日GROUP之形成的傾向便加強了起來。最近世界恐慌的結果，更促進了這個過程。另一方面，世界恐慌的結果，與美國之優越性以打擊，并且暴露了這位巨人的脚是用泥製的。

同時，恐慌的結果，圍繞於戰債賠款問題的債務國與美國間的對立益趨尖銳化，而助長了一般戰線之形成的發展傾向——雖然有內部的分裂存在。

在這種情勢之下，最弱而且同時最爲經濟恐慌所惱的日帝國主義，爲了根據以前計劃的亞細亞大陸擴張政策之方針以準備新的攻擊，便利用了這種集團形式的存在，帝國主義異常緊張的對立和世界情勢之普遍的混亂，此際日帝國主義，確實得到了法國有力的支持，和英之國有條件的援助。

日本在亞細亞大陸上之暴力的進攻，自然不是什麼政策上新方針的表現，而只不過是準備了四十有餘年的政策之長鎖練之更進一步的一環……。

我們可以舉出日本侵略的這些階段，都和世界帝國主義相互關係極度緊張及混亂的時期相合，并且日本乘這機會利用了一定的時期帝國主義者政策上之基本的對立。現在日本爲了自己的進攻，便利用了帝國主義者與蘇聯間的對立，以及英美對立的存在。

日本在歐戰中及歐戰後所搶得的東西，遇着了美國的強硬的反對。不過因爲英法支持日本，在凡爾賽竟未奏功，而威爾遜對於山東問題的降服，在參議院也被否決了。但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竟得到了勝利。華盛頓會議是「無砲火的戰爭」，而在這會議之際，美國

用自己巨大的經濟優越和海軍軍備的威脅，給了英日以極有力的壓迫。當時日本已沒有想反抗的可能。英國當時正為新經濟恐慌之開始與大眾底失業所苦，所以也不能加入軍備問題之新競爭去作激烈的衝突。日本和英國，形式上是不能不放棄她們的聯盟了。英國不得不放棄海上霸權的野心，日本也不得不放開自己直接的獲得物了……。

這種情勢，現在是根本改變了。我們在前而說過，美國的優越性已經減少，且形成有對美的戰線。而這最初公然表現出來的，是一九二七年日內瓦的海軍軍縮會議。那時美國更進一步的海軍軍備限制之要求，是受到英國方面之無條件的拒絕了……其後諸事件上，英美對立的激化，是益加顯明地暴露出來了。這激化因世界經濟恐慌之結果，就是因為奪取益形狹小的市場之鬥爭，以及現在『舉國一致』的政府——但實質上是保守黨政府——所施行的關稅戰爭而愈趨尖銳。

倘以此故而以為美國政府於日本進攻中國後取華盛頓條約為後盾，為鞏固自己的地位開始向英國乞援，但這比之華盛頓會議當時之情勢，現在則表現着完全不同的光景。

一月七日的美國的外交覺書，送致一切簽名於華盛頓條約的國家。那覺書中，在和美國共同對日聲明的意味上，乃說有與英國協力的必要。英國政府却聲明她完全信賴日本政府，謂聲明為多餘之舉，加以正式的拒絕。

對這樣的拒絕而致手足失措的英國，乃在二月二十四日史汀生致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的信中，更前進了一步。那封信中所包括的內容在那一點呢？史汀生的信首先便以海軍實力之直接威脅做了內容……

這裏所謂威脅也者是很顯明的。那就是說：在九國公約被破壞時，美國對於建造新軍艦及增加太平洋之根據地的一層，將完全取自由行動……

關於華盛頓海軍條約的問題，在這裏便是主要的原由了。這是因為華盛頓條約是最後安全基礎之一，而由於這個條約，在日益強大的對立上，才能暫時保持了不能豫料的均衡之故。事件使凡爾賽基礎本身震撼，在歐洲問題上日益顯明。徵諸由遠東危機所生的目前的諸事件，當能明瞭現在太平洋沿岸的帝國主義者勢力關係已不能適合於華盛頓條

約的範圍，而瓜分中國的新鬥爭，亦已進到激烈的局面了。

美國的聲明，形式上是對日本發的。事實上真正的目標，却明明是英國。而英國，特別是海陸軍人，即刻便明白了問題的本質與其結果……遠東危機的背後，可以看出英美的對立。

這遠東危機上的英國政策的問題，引出許多的特殊問題，這和較廣泛的許多國際政治相關聯，才能得到解決。將這危機上的英國之政策及英國之利益和日本的視爲同一，或者以爲它是接近了像日法聯合中所表現的那樣的程度，明明是不對的。能恰恰相反，這裏有極大的利害衝突，而這就是目前情勢之主要的原由，也就是美國爲要使英國分離日法聯合所利用的地方。

遠東的日英之利害衝突，在經濟領域及政治領域上都表現出來。第一就有激烈的通商上的競爭……第二，無論在利權的部份或在金融的部門上一向在中國占支配獨占地位之英國，將武力侵略——驅逐英國的地位，并以由犧牲取得利權之事爲要挾的武力侵

略——視為不安，是當然的。

……但是目前日英間直接的利害衝突，在意識上還從屬於英國較廣泛的許多對外政策。這事實就是指明危機之極深刻重大的性質。

英國在現在的恐慌下，雖然有利害衝突，還在給日本以外交底支持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是關聯於中國民族革命鬥爭之昂揚與××主義之成功，從英國直接利害觀點看來為莫大的憂慮，并希望利用日本的武器來與以打擊，以免自己費力。

第二，為強化對美戰線，并在戰債軍備等問題上壓迫美國起見，有利用危機的可能性。

第三，直接準備進攻蘇聯之砲臺。

第四，……直接的商業上的利益，這不僅在軍事工業的興旺，并且在因抵制日貨而再度獲得中國市場之中表現出來……。

這些考慮直到現在，都以遠東危機上英國政策基本之方針，特別是對抗美國而支持日本的方針為條件……。

雖然，英國政策上的主要原因，還是爲了較廣泛的政治上的目的，爲了強化反美及反蘇戰線，才來利用遠東危機的。因爲在這樣的基礎上，所以才會有對日本之不斷的外交上的援助。英國政策之中心，可以歸着於這一點。

是初美國因爲和法國的金融競爭以及歐洲之停付戰債運動同時發展，考慮到孤立化的危險，而與英國堅取共同行動。正是因爲這樣，才盡全力的窺伺了對自己戰線的問題，一月七日之覺書的性質，就是這種東西。非正式地指示了關於償付戰債問題有與英國作特別交涉之可能性，以作同力協作的報酬……但特別交涉不會順利的實現，英國仍繼續支持日本。隨着反美共同戰線微候之日益明顯，美國國內的不安也日加增大……

這樣，作爲遠東危機之直接的結果，便生出了以日美關係之極度緊張爲特徵的情勢。但同時我們能看見英美的惶恐激化使問題極度地尖銳化。這種動搖是以什麼爲條件呢？

我們看到情勢愈趨於激烈的方向時，而同時可以看見對於最後衝突之毫無準備；

無論是在技術及戰略的意義上，或在政治上。這種無準備，從那一點可以看出呢？這可以指出許多的原因，並且包含有還未完備的戰略底準備之程度的問題。但這些原因的本身，並沒有決定的意義。前面曾說過的要因之一，就是惟恐在關於較重要的反蘇聯問題，未得到最後的決定之前，忽然失去了神志而墮入帝國主義紛爭的深淵。

以紅線貫繫着的帝國主義者一切的衝突及結合的這種要因，當遠東危機之前特別明瞭地表現出來了……

隨着情勢的發展，這個要素更加推進到前面，在其最初的階段上，這要因和其他的問題及帝國主義對立，作為併行的要素而繼續發展。但到事件發生以後，其傾於帝國主義鬥爭之由於反蘇犧牲之協定的傾向較為濃厚。

將各利害關係的地位加以分析，便能明瞭地看出情勢的這種評價為如何的正確。

一方，美國資產階級之最充滿反蘇空氣的部分，最努力驅使日本進到對美國僅有較少的利益的北滿，由此以挑撥起日俄間的戰爭，並由此擬報復中國內部威脅美國利益之

打擊，以破壞蘇聯社會主義之建設事業，并努力想滅弱紛爭上困難而且危險的敵人——日本。

再來看日本，日本也在困難的情勢之中。日本是在金融恐慌和深刻的經濟恐慌之中。日本從這次對中國的冒險，并不能得到她所豫期的那樣容易的成功。其他帝國主義者，更加用莫大的疑惑和敵意來看日本。在日本，除了繼續自己的進攻以外，也沒有脫出現狀的活路。在另一方面，鬥爭公然轉向反蘇戰爭時，即刻就可以得到帝國主義方面的幫助。

就英國而論，這樣的發展，和全世界反蘇戰爭準備之整個方針是一致的。同時這事是要從滿洲以外的中國撇開日本的注意，并且英國在反蘇準備未完備前，也將滅弱（英美的）紛爭之過於急速發展的直接威脅。

法國極關心於歐洲反蘇戰線之展開，而對於遠東事件的這樣的進展，也懷着不少的希望。

這樣，決算目前之情勢的是什麼呢？遠東危機之發展，異常加強了全帝國主義的對立，

并且激化了誘導新世界戰爭的傾向。但是隨着遠東危機一步一步地進展，世界情勢中心點的對立，也愈益整個地突進到頂點，而帶了決定底性質。中日問題是和英美的對立緊密地相結合着的。英美的對立，是現時代的根本對立，也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國與腐朽死滅之資本世界鬥爭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安定之終末。

世界站在戰爭與階級鬥爭之新時代的前夜。無產階級和××黨，不能爲事件的意外打擊而屈服。

本篇爲「達特」所著載俄文「」雜誌四月三十日號上。

再版增訂

驚心動魄的帝國主義共管
中國的陰謀！
國際聯盟本體之暴露！

讀書雜誌社合編
經濟政治批判會

內容一斑：

- (1) 插圖十餘幅
- (2) 編者序 王禮錫
- (3) 調查團報告書分析與批評 政經
- (4) 各國對報告書批評之分析 批判會
- (5) 報告書全文十章
- (6) 中國政府對報告書意見
- (7) 日本政府對報告書意見
- (8) 英美德法意蘇俄對報告書輿論
- (9) 國際聯盟規約，非戰公約，九國條約全文

日帝國主義在中國殺人奪地，國聯假裝在主持正義了！五個殖民地的劊子手的報告發表了！全世界的視聽都集中于所謂李頓報告書了！經政批判會及讀書雜誌社對國際政治之分析素極正確。茲特將該報告全文印書，并附批評。初版已經銷完，現在增印再版，新增最近發表的中日兩國對報告書之意見及各國對報告書之新的態度與輿論。

實價五角。本社讀書會會員購閱，僅收大洋四角。凡學校，公共機關，及文化團體訂購十本以上者，一律照碼九折。同業批發不在此例。

神州國光社刊行

上海·南京·北平·廣州·濟南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國聯中國調查團報告書全文並批判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五角 (假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蘇聯太平洋戰爭之見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原著者 蔡倫采夫

翻譯者 方天白 徐翔穆

發行者 曾獻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
廣州財廳前樓
濟南商埠緯二路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278
24022



1
1/2

